〖日本〗 大薮春彦著

情欲销魂



柳青 译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情 欲 销 魂

大 薮 春 彦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情　欲　销　魂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政编码：130021）

新华书店总店长春发行所　经销

吉林省第二印刷厂印刷

180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　7 印张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87-1160-0/I.1147 定价：10.80 元

内容提要

国际恐怖集团奇迹般的从联邦政府戒备森严的迈阿密监狱中。救走了如困兽般奄奄一息的伪钞专家——黑岛作健，茫然中这个东方男子从此踏上了一条生死追杀的崎岖血路……初获自由的黑岛，在东方女人温柔孱弱的抚慰中，冷漠多年的爱心朦胧复苏；在欧州女人高大、丰满的肉体吸吮中，他压抑已久的情欲勃勃迸发，两个女人融合的情欲使他意乱情迷，为了钟爱他和他钟爱的女人，他在血海中拼杀、在逃亡中数次遭劫难。而恐怖组织阴险、残暴利用和联帮调查局如网一样追捕，使他在销魂中失了两个心爱的女人，最终陷入了复仇还情的火拼中……

目录

1. 浑沌大逃亡……………………………… (1)
2. 黑色的诱惑……………………………… (4)
3. 父爱没有色彩 ………………………… (11)
4. 杀手的微笑 …………………………… (17)
5. 花都诱惑 ……………………………… (27)
6. 欲无止境 ……………………………… (38)
7. 香都黑网 ……………………………… (48)
8. 与合众国对擂 ………………………… (60)
9. 流放地和海盗 ………………………… (66)
10. 花都决死战…………………………… (78)
11. 活动炸弹……………………………… (95)
12. 电光骑士 …………………………… (102)

13. 与合众国对擂：第二回合 …… (109)
14. 支那热线 …… (127)
15. 燃烧的燕尾服 …… (134)
16. 枪口通地狱 …… (144)
17. 雄性之刃 …… (155)
18. 芳心荡漾 …… (167)
19. 情欲双失 …… (175)
20. 芳心虎威 …… (189)
21. 女人泪如血 …… (201)
22. 人生啊，真谛何在？ …… (208)

1、浑浊大逃亡

黑岛作健在合众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莱弗尔得监狱中，象头奄奄一息的野兽，被缧练在金属织起的网里。这样的日子里差不多已三年了。

监狱看守罗杰·尤里那皮肤粗糙不断散发着洋葱虐待狂的脸，已渐渐地被他熟悉了。有时罗杰·尤里会从铁栏杆后面向他发出和蔼的微笑，这是一种使他不寒而栗的微笑。

还有着头顶上那片雪白的天花板，到了晚上，黑岛作健象爷望天空那样呆呆地看着它，虽然太阳和星星并不在上面出现，然而他抱着这样的希望。自从一九八0年三月因伪造护照和诈骗罪被联邦法院判了五年徒刑以来，他一直期待着能真正看到天空。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星期一。

黑岛作健和其他囚犯一起，开始了饭后在院内的散步。罗杰·尤里和另外两狱警在旁边监视着。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星辰和新月悠闲地拴在夜幕之上。忽然一阵直升飞机的轰鸣声从黑岛作健的身后传来。三个狱警紧张地拨出手枪，环顾四周夜空，但显然什么也没看到———一座高高的废弃不用的塔楼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罗杰. 尤里没能注意到，一支 M16 步枪的枪口像幽灵似地从塔楼后面瞄准了自己，在轻轻的一声震响之后，罗杰·尤里仿佛被人朝背上打了一拳似的，悄然倒下。几乎同时，另外两个也被击倒了。随之，猛烈射来的枪弹堵住了警察向院子冲出的门口。

“黑岛作健！黑岛作健!”那个躲在破塔楼后面的家伙用扩音器大声喊着，但不时被打来的枪声中断，“请抓往飞机缆绳!”

黑岛作健慢慢地扬起脑袋，费力地运转起他那几乎麻痹了的大脑神经，以求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他迟缓地意识到，他将在一根缆绳的帮助下获得自由。

刺耳的报警声响彻监狱。黑岛作健知道，狱警是不会向直升机射击的，因为他们害怕在监狱上空的爆炸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

M16 自动步枪向警察发出了欢快的子弹。

那架身躯瘦弱的军绿色的贝尔 309 型直升飞机低垂着飞到黑岛作健的头顶。黑岛作健几乎可以感到了象手臂一样挥动的螺旋浆扫来的强烈气流。一根缆绳正在他眼前晃动，他马上牢牢地抓住了它。时间不容许他再思考什么了，他紧紧地抓着，被迅速地吊上了直升机，他看到囚犯勒洛埃·哈特同时奔过来，也想抓住缆绳，但晚了，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腿。他晃了晃，用绝望和愤怒的目光看着直升机钻入夜色———这是一个屡次越狱不成的重犯，由于这个原故，他从特伦顿监狱①，转到休尔威赞监狱②。最后关押在莱弗尔得。他老想摆脱那种吃不到新鲜蔬菜和炖金鱼的囚禁生活，然而一直失败。

黑岛作健看着勒洛埃·哈特跑着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随之在他心中漏出一般难以名状的古怪感觉。他已

① 美国新泽西川的一所监狱
② 美国加刑福尼亚州的一所监狱

习惯将莱费尔看着成自己的美洲大陆上临时搭建的家园，加然罗杰·尤里的微笑里常常隐藏着凶兆，但两年多米他早已适应了，并且会不由自主地欢迎的他的微笑——是乞求对堕落灵魂的惩罚以换取灵魂的那份重负的减轻么？也许是，也许不是，因为他时常不愿承认自己是堕落。他认为这是他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

旁边那个枪手正用奇怪的目光看着这位东方男子，他或许感到这位男子正在试图摆脱那些往日混合物在身上留下的烙印，他感到应该欣喜，因为他使他自由了。“你们打算怎么办？”他听列他自已蠕动着因紧张而显得枯干的嘴唇发出的话语。

“送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请放松一下吧，我们就要降落了。”枪手安详地笑了笑。“我叫比利[①]比利，黑岛作健先生。”

黑岛作健闭上眼睛，心想任他们去吧，虽然他极想知道这是一伙怎样的强盗，为什么动用直升飞机将他劫持出狱。想他又不愿去问这个比利。

片刻之后，直升机摇摇晃晃地降落了一条公路的旁边。小子比利拉着黑岛作健迅速地奔向停在灌木丛后的大众牌汽车。他们丢掉飞机，在汽车排出的废气中急驶而去，消失在迈阿密的高速公路上。

在第二天的早晨电视新闻中，出现象电影道具那样安静地躺在草坪上的贝尔 309 直升机：播音员用那种不带表情的声音读着手上的稿子。

监狱当局只能看着来自亚洲的伪版专家黑岛作健乘着飞机逃向自由的蓝天。三十五分钟后；迈阿密警方发现了越狱去在公路旁的那架直升机。警方只能判定逃犯为了逃避追捕，便换乘汽车，朝北方流窜。警方已加强了对所有公路及附近港口和机场的警戒。

黑岛作健发现自己可笑地成了西部警匪片中令人称羡的人物了。

---

① 小子比利是威廉—被反的绰号，他是美国西部智勇双全的强盗

2、黑色的诱惑

命运象梦魔那样紧紧地缠着黑岛作健；他有时怀疑自己是否学得太多了，也许无知才能避免倒霉。然而现在他却成了一个警察追捕的逃犯，现实真是一个美妙的故事。他不是一个易于退却和畏惧的人，他相信凭借自己的意志可以攫取到整个世界，这一点通过他父亲的身体力行证明了。父亲年轻时是个潦倒的人，但今日如此显赫，其中的原故他略知一二。父亲教给他的是谨小慎微，然而他七一年留学西德后，没有如期望的那样成为父亲同类型的人物。

按着这种方式演绎，黑岛作健也不会对自己的遭际感到有什么值得惊诧的。不过，他此时惊诧的的，那个几乎有是有些眼熟了的黑色别针象神话似地出现在他的视线中，这使他的疑惑加深了：为什么要救他？这只黑色别针优雅地缀在比利的土红色斜纹领带上，但他回忆不起来，如同一个精神病人欲寻答案而显得茫然——关于黑别针及其他，皆是他苦苦地努力去忘却的。那些东西是令他骇怕的。小子比利显然看到了他额头上淌下的汗珠。他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从壁橱里取出一瓶杜松子酒，倒在杯里递给他。他一饮而尽，似乎此刻浑身干燥得裂了开来。在阒寂的客厅里，黑岛作健感到

一种从未有过的惬意的字根表。这段无甚烦扰的时间够他思索一切问题，但他不愿，他必须享受一下。

哗的一声，窗帘被用力地拉开了。他的眼珠象受惊的兔子那般急忙逃逸到眼睑后面，强烈的来自东边初上的太阳光芒使他无法马上适应。

黑岛作健听到一阵脚步声从地毯上轻轻地移了过来。他直起身子，睁开困惑的双眼。

这是一个魁梧的身人，身高六尺左右，依他相貌而言，恐怕不能算壮年人了；但脸色显然保养得很好看。

"您好，黑岛作健，"他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微笑着，"如果先自我介绍，那会使您痛苦的——谁都不愿留恋那一段被剪去翅翼而失掉自己的日子的。我是西班牙人，移民的后代，是刺，老了！但看上去是老了些，也许还年轻着呢，喂，比利，给黑岛作健换葡萄酒，要法国红酒——我滴酒不沾，也没有吸尼古丁自戕的嗜好，相信我的灵魂和肉体都是健康的。"

黑岛作健默默地凝望着这个说话有些神经质的古怪的老人———他觉得他是"老人"。

"我不是清教徒，也不是禁酒团的后代，但我酷爱自由，当然，也爱财富，可我决不会成为一个惯偷或抢劫犯——方法不同，目的却是相同的。"您想告诉我什么?"黑岛作健有些不耐烦，他插了一句。他发现"老我"考究的领带上也有一枚黑色别针，他觉得有几分面熟。

"别急，黑岛作健先生，我决不会让您感到焦急的、虽然我现在的确让您焦急了，我的话就象一部充满血腥气和悬念的传说，虽然容易使人急躁，可毕竟是能让您安安静静地听完的。您一定看到了我领带上的黑色别针了吧?"他的口气令黑岛作健觉得他是个观察敏锐自信颇盛的人。

黑岛作健点点头。他心里暗笑，他确认是在跟着他那喋喋不休的话在走。

“哦，您注意到了——可是否因此而想到什么？”

黑岛作健摇摇脑袋。与其说他没有想，不如说是不愿去回想。

“记得您曾跟我说起过您的年轻漂亮的妻子，也许她现在已经成了母亲，”“老人”慢慢他说着，眼光仿佛在空气中捕捉着什么。“不过她已经离开了您。”“那是在莱弗尔得监狱！”黑岛作健几乎要站了起来。“老人”的话使他记忆深处的积淀重又泛了上来。

“对，对，不错，我就是J·M，朱利安·莫姆。很遗憾，您对黑色别针的印象太差了！黑岛作健先生后来我被保释了出去——我是一个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总之，莫姆决非罪犯。我曾说过辛努海是如何被国王封力伊马古[①]的故事，您记得吗？国王说，辛努海！您老了！朕让您入葬时有了仪仗，有祭坛，有白石砌成的金字塔！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得到的荣誉！”

“我想起来了，”黑岛作健平静他说。那是在他初来莱费尔得监狱见到的第一个犯人，这个自称历史学家的人消除了他最初的失去的自由的恐惧和不安。对，就是眼前这个人，这个相貌平平常常的美国人，不，应该说是西班牙人。

“当则我很快就注意上您了，黑岛作健先生，我才不管什么中国人、日本人呢。喂，比利，拉上窗帘，我要让黑岛作健先生回到一九七九年的迈阿密！”

黑岛作健不知莫姆想搞什么名堂，只是不动声色默默地看着“小子比利”扯上窗帘，遮盖了最后一丝光线。比利打开了电视机。黑岛作健注意到了那个警车窜来窜去的场面。

“请了解一下PQ吧，这个以法兰西下级军官团的黑别[②]作为等志的团体，这旨如何在一九七九年被合众国所扼杀

① 伊马古，古代埃及的臣下或宠超特指，有特权的国戚皇帝及朝臣百官

② 1815至1816年，法国一些下级军官组织秘密团体，谋叛法法旁王朝，他们每人在领结上佩戴一枚黑色别针，作为标记

的。”莫姆用暗哑的嗓音说道，“看吧，这个国家是多么残忍和无情。这就是美国。当我们在可怜地以某种方式觅食时，它象鬣狗那样恶狠狠地扑上来，毫不留情地咬噬着我们。”电视新闻录像放出了解说词。

“七月十一日早晚十一时，警方秘密地突击搜摧了PQ总部大楼及PQ首脑，摧毁了国际犯罪集团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基地。核集团首要分子威廉。罗斯伯和特雷·西蒙兹已当场被抓获，另一首要分子多米尼克·马罗礼目前正在追缉………”

“马罗礼死了，我的罗马礼，他就为父亲而死的。”莫姆喃喃自语。黑岛作健在微弱的光亮中瞧见朱利安·莫姆时眼中似乎含着眼泪。真是个古怪的家伙！他想。

“我害怕失去，”莫姆仿佛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沮丧和胆小的孩子，“黑岛作健先生，您得帮我，这用不着化您多大的气力。”

“什么意见？”黑岛作健面对明净的窗口，眯起了眼睛。

“三天以后我会告诉您的，您究竟需要干些什么。”

“好吧。”黑岛作健点点头，他不会叫自己去干掉什么冤家的吧，不是这块料，郐子手的有是。

“PQ需要重振雄风。”莫姆象打了一针似的又变得和先前一样亢奋，“我们打算占领整个岛①的玩具和体育用品零售市场，日前蓝衣帮、占领了市场的百分之六十七，几乎可以垄断了，我得鼓足干劲那些旅游者统统到佛罗里达富有性感的海滩上来，他们可以使用美国旅游支票购买海上运动器材，注意，黑岛作健先生，这些玩意儿要比蓝衣帮卖得便宜多了。”

“但愿我能使您成功，”黑岛作健脑中始终存在着这个疑问，难道莫姆先生遴选不出更合适的人了么？”

“莫姆望着他，点点着，他似乎不愿再说什么解释的话了。

① 指佛罗里达岛

他慢慢地踊到书桌边，从抽屉里取出一份中文报纸。

"当然，把您从莱弗尔得监狱里劫出来决非仅仅为了我，我也精通东方文明史，在那里，父亲是象征，如同原始时期的图腾那样受人崇拜，皇帝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父亲，到处都是父亲的影子！请听这段消息，"他轻声地读了起来，"本报四月二十九日落桑电，前黑岛雄一因患动脉硬化，目前正在此间冶治，据主任医生称，这位显赫人物健康状况已刻了令人绝望的境地，估计不久人世。黑岛在日本及加拿大之亲属已抵落桑探望。据消息灵通人士说，黑岛次子黑岛作健现正在美国的佛州某监狱服刑……"

莫姆读完，抬着瞥了一眼黑岛作健。黑岛作健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抢过报纸——一与其说是父亲不幸的消息使他悲戚，毋宁说这仅仅是他出狱后第一次闻见亲人的情况，而无论这消息令他悲戚还是欣喜。然而千真万确，第一次竟是不幸的，他呆呆地竣坐在沙发上。他曾经恨过他的父亲，因为父亲培养了一个腕弱、胆怯，毫无冒险精神的儿子；因为父亲曾经狠狠地打过他的屁股——他还记得很清楚，直到现在，他吃饭时下意识地双膝并拢，脚移都不移，相反，父亲要比他结实得多，高大得多，而他却是羸弱的，胆怯的，从来不是一个英雄。在孩童时代，他的眼里，父亲等于暴君；父亲的影子恐怖地掩盖着一切，尤其母亲死后，父亲变得孤僻了，象一只失爱者的猛兽，以暴怒的吼声来加深爱的记忆，他曾经诅咒父亲，今天倒被自己咒着了———一个孤零零的老人正在异乡度过他人生最后的几天。

"今天晚上您飞瑞士洛桑去见您父亲，"莫姆富有变幻的语调打破了黑岛作健脑中一片麻木的空白，"我也是一个父亲，可以理解做父亲的最后的愿望和心情———让他安然地离开吧，象一个茕茕的散步者，毫无场息，心满意足地走进天堂之门。"

莫姆带着一种古怪味儿轻轻池说着。

作健此时已不再惧怕这个千里以外处于弥留之际的父亲，虽然他对三年前由父亲包办的婚姻一直耿耿于怀———一个他所不爱的女人嫁给了他，因为她是海军少将的女儿；于是，那另一个女人离开了他，也许这个女人并不爱他———痛苦的是他清楚地知道她为什么不爱他！他要诅咒父亲。这个女人是德国人卡拉·梅维乌斯。

这是个高大、丰满而性感的女人，细若凝脂的白色皮肤，布满了被情欲燃烧的红晕，作爱时喜欢坐在男人身上疯狂的扭动着臀部，而后使劲地揉着乳房，嘴里发出“噢咿呀呀”的声音……现在回想起来，黑岛作健脑海里涌出的是一幅奇异的画面，————一个高大丰满的欧洲女人骑在瘦小的亚洲男人身边，疯狂的发泄情欲，然而对作健来说，这个女人以这种欧洲式的情爱给予他无限的欢畅，无比的享受，使他近乎忘却了在东京银座夜总会里那些娇小却毫无刺激的日本女人。

不久，这段爱情被无情的斩断了……

甚至可是说，他父亲夺走了儿子的幸福。然而这个令他窒息的时刻，冲走了往昔的大部分的怨恨。他意识到他应该去理解自己的父亲。他决定去洛桑——也许父辛正因为没最后一次见到他而不愿阖上眼睛。

朱利安．莫姆仿佛察沉了他那翻动不安的波澜的内心世世。同样，对于作健，莫姆也怀着一种古怪的心理，就象面对尖耳大眼的外星人。

“那就不再改变了，黑岛作健先生。但请记住，我不愿和您说什么代价之类的字眼儿，您三天以后，必须听从比利的安排。您看来不会明白，我为什么会在您服刑期以前恢复您的自由，以后会知道的。”莫姆抚摸了一下领给黑色的别针，脸转向窗外———一切都象编制好了程序那样转动了起来。“喂，查理，别这样玩狗，不许虐待它！”

室外有些泛黄的草坪上，一个漂亮的男孩子正捆着小狗

的四脚正捆着小狗的四脚拖它。听到父亲的喊着，查理无可奈何地替小狗松了绑，他脸上显出了不乐意的神情，似乎很反对父亲的干涉。

“我的个儿子，”他转过身去，对作健笑着说，“他母亲把他宠坏了。”作健沉吟不语，他在想他那个妻子，也许自己的儿子已经会学着走路了，也许这个小小的万物的灵长正在试图说出人类的声音。他要找到儿子———儿子长得会象谁呢？

3、父爱没有色彩

每一天这个世界都在悄悄地改变着自己的面貌，作健也不例外。他感到多少有些荒唐。一九八三十月十三日晚上，他由乔·化利和西·马文陪着，坐上了穿越大西洋的波音747客机；一种不安全的阴影笼罩着他的心身。过了没多久，沉沉的天空忽然下起雨来——他真想跳下飞机在机场上走一圈，但他发现机桥旁的那个魁梧的警察正在用和蔼目光扫视着他，他觉得警察在掩饰着什么。他低着脑袋，不动声色地走了过去。

安排得十分好——他们没有直接从迈阿密机场乘机，而是来到了距迈阿密两百多公里以外的奥兰多。作健的护照姓名是蒂莫西·周，一位供职于加拿大多伦多丁顿橡胶制品公司的调研员。

进入机舱时，他们又在金属探测器前接受了一次检查；当确定他们上并无武器时，警察温文尔雅地请他们签票上机。作健显然很紧张，不时地用手绢擦着额头。那些警察如果不是带着客气的微笑的话，他一定会将他们误认为躺在莱弗尔得潮湿的地上罗杰·尤里那张死人般的、虐待狂的脸。这些联想使他不由得颤栗起来。

秋雨渐渐地象疲惫不堪的老人那样微弱了。波音飞机发动机疯狂地叫着，随之机翼轻轻地抖动了一下，机身慢慢向迷茫的夜空滑行。

机舱内还有许多空位。作健摘下墨镜，舒了口气——在数小时内，再也不会有警察来引起他那种恐怖的联想了。

马文看了看四周，从口袋里取出乔治·西默农①的袖珍本侦探小说，心不在焉地翻阅着。比利则神情紧张地不时环顾机舱———他害怕有人会认出这位逃犯。

然而，作健一瞥，却瞥到了一位中年男子的脸上，但很快他的眼光又缩了回去。他有点儿怀疑。那个男人正在闭目养神，可作健看见他老是盯着他，他不知道是否自己的感官出了毛病。

在这位男子由盥洗室返回时，碰落了马文手中的侦探个说——作健看得出这显然是故意的。他捡起了小说，抱歉地说了一句，而后扫视了马文和比利一眼，对于作健的目光却是古怪的难以测摸，仿佛竭力想找出记忆中的这张东方人的脸。作健不由一惊，比利也变得有些神经质地不安了。

然后这个男人照旧不露任何声色地在他的座位上坐下。

“梅格雷警长②生平一次毛骨悚然的经历，情杀在埃及进行。哦，莫姆先生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以至我对古埃及女王阿马西和阿蒙拉的那段罗曼史感到极大的兴趣。”马文合上书，对作健说，“您认识那位先生？”

“不，从来没见过。”黑岛作健摇摇头，情杀在埃及么？”

“在赛克迈特圣殿附近。”马文重新打开书。

“收起你那本该死的小说吧！你永远成不了情杀的凶手！”比利轻轻骂道。

“我担心这家伙是联帮调查局的密探。”作健对马文说。马

---

① 乔治·西默农、比利时多产的侦探小说家
② 乔治．西默农侦探小说中的主人公

文不以为然地摇摇脑袋。

“这太罗曼蒂克了!蒂莫西.周先生,我们和他并不缘分。”马文说。

比利默默地沉思片刻，“看来我们不得不在英国换换空气，您认为如何，黑岛先生?”

“不反对。”作健不耐烦地说，他移了移身子，试图在大西洋上空坐得更舒适些。

四小时又二十分钟以后，三人在普利茅斯乘上了英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将那个男于甩在波音 747 客机上。

“让他一个到巴黎去吧。”马文得意地说道。

在飞往维也纳的飞机上，作健把脑袋压得低低的，好象自已脸上有着明显的罪犯标记似的。他害怕旅客中有人看过昨天清晨的电视新闻节目而将他认出来,”这样他会更倒楣，或许再加上三年徒刑，重新去闻那股子潮湿霉烂的味儿。

幸好还没有什么使他不安的事件发生,时间飞快地去了。十四日凌晨近三点左右，作健三人在秋天微冷的风中哆嗦着走下了舷梯。

比利要求他考虑一下则稍事休息一下呢，还是直接就去医院。作健表示立即就去；他那离别了多年的父亲面容对他来说大约已经变得陌生了，还有自己的孩子——他连是男孩女孩都不知道。他必须立刻去担负做儿子的道义和做父亲的要职。自已一定很难过对孩子启口的，虽然孩于也许什么都不懂。他还要去见见那个并不爱的妻子。

在医院医廊上谁也没去注意过他们，好象他们也是临死被抛弃的人。

立即要看到父亲了——一还是那个身材高大穷凶极恶的暴君的父亲吗?他会对儿子说什么，是愧疚是厌恶?

几个记者正坐在沙发上打着瞌睡，想必他们是采访报道这位国民党官员潦倒和孤寂的最后挣扎的,他们意料不到,这位官员的罪犯儿子悄悄地来到了洛桑。

马文见几个记者守在门口，便招呼一个护士，问她是否有另一扇门可进去？护士神情异样地看了他们一眼，又盯着作健的背影。她要他们跟着她走。

四个人的脚步声在死一样的静谧的过道中回响。作健心慌意乱，喉咙口感到有一团烈火在灼痛着，他脚步似乎也僵硬起来。

“您怎么啦?”比利惊讶地问着他。

“不，”作健故作镇静地摇了下头，他真想冲上去给他一拳。

病房里单调地呈示着一种气氛，任何东西都是白色的。在他的视线里出现他父亲的面容，这样清瘦，蜡黄，犹如一堵残垣断壁，只消轻微的风，这堵衰败的墙壁就会毫无支撑地颓倒下来。熟悉的脸庞，未曾经岁月风霜的磨难而变得陌生难认。

父亲的嘴唇嗫嚅着。他的眼光带着矛盾，他想见到儿子，但又不愿见到一个为世人唾弃的罪犯的儿子。他欲说什么，然而已经没有力量了。

这个年近七十的古怪老头眼光呆滞地凝望着伫立的作健。象任何一个父亲那样，父爱同样牢牢地在他心中根植了三十多年。他喜欢这个儿子，因为儿子在七岁时就说过要象父亲那样一个制造钞票的工程师，后来他果然送儿子到德国留学专攻制版技术。——这些他觉得付出的爱是有价值的。然而此刻，他的目光里又隐隐透出那份将要带到坟中去的仇恨。

作健看到他父亲带着这种目光吃力地转过头去。他真想快地洗刷这过去以重新取得父亲的爱。

他跪在床边，紧抓住父亲渐渐冰凉的手，发现父亲茫然的眼神中含有一种满足——这是溶着爱情的灵魂在离去，从此一切都无法体味和感觉。

“他若有力量，也许会杀了我。”他这样神经质地想着。

“先生仙逝了！”一个枯哑的声音在房中响起。

他看着他，因没气被他宽宥而恨他。命运是无法改变的，尤其当死亡面临时，你是多么微不足道！

他进入另一个房间里，瘫坐在椅子上。随之从门缝里传出阵阵按动照相机的咔嚓声。

一个老人阴沉着脸走了进来，他看了看马文和比利，然后在作健身边坐下。

“没想到你会来。”老人说：“你父亲心满意足地去了。”

作健摇头不语。

“阿恰和我的孩子呢？”他抬头问老人，“她没来么？”

“孩子的事我过几天再告诉你。”美马一郎说：“阿伦在三年前失踪了，当听到你被判决后的第三天失踪了，我不知道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作健又是一阵恍惚。“那么孩子呢，你没必要等到几天后告诉我！”他一下子吼了起来。他感到厌恶，似乎父亲的朋友们都习惯于冷眼看待别人的苦痛。

“别激动，作健，可以告诉你。阿恰失踪一段日子后，她忽来家中送上襁褓中的男孩，随后又不知去向。你父亲不想让她见到犯罪的爸爸，他感情上无法接受。”

“那么就是说我不能见到自己的儿子了！”他又嚷了起来，“哦，我的父亲，他搞什么荒唐事！”

“或许是这样，不过——”

“不过什么！”他打断美马一郎的话，不可抑制地站了起来，“我要见到儿子！这是我的儿子！”

“你安静些。我理解你，而你也应该理解你父亲。”

马一郎不动声色。

“那我父亲又理解我什么！”作健声音越来越响，使马文和比利命名颈按着他坐下。

“你父亲允许你儿子在接受教育以后才见你。”

“他在哪里？”

“不，我不知道。几年以后自然会有人告诉你。”

作健听了冷笑一声。

“杀了你，也知道么？”

“作健，你不看看什么时候，你太放肆。”美马一郎同样以可怕的笑容和语气回答他。“记者会来的，也许警察也会来的，若非念你父亲手足之谊，你不可能在洛桑自由地呆上五个小时。”

“好吧，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天小的听您长辈一句。”他的话隐约地露着杀机。

美马一郎点上一只烟，安详地看着天花板。

“你父亲说，如果你承认是他的骨肉，那么在他合眼之后，立刻返回东京去。”

“看来不太可能，我还有事要办，美马你能告诉我儿子详细一点的情况么？”

“我无能为力，”美马直起身子，含蓄地看了他一眼走房间，“你还想见见其他冯？”

作健摇摇头，他讨厌这些人。

“好吧，现在该轮到我们的了。”比利整了整衣冠对他说，“走吧，警察会认出您的，黑岛。”

作健茫然若失地站起身。在刹那间，那种几乎消泯了的对父亲的仇恨心理重又萌动起来——他的儿子被父亲夺走了，这是一种报复，他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天涯何处？然而他感到父亲也是可怜的，碌碌一生竟连儿子的爱都未曾获取，他觉得他可怜。

他要寻找自己的儿子，也寻找那个将军的女儿——他想感谢她，虽然并不爱她，然而她尽了一个母亲的责任。除此之外，他更希望在某一天那个德国姑娘会不期而至，象他熟悉了的那样吧吧叩他的门，让他幸福地在她怀中睡一会儿。

然而，现在他是孤独的，是浓云遮掩的天空中吃力地从缝隙中散发出一点微弱光亮的星星，一颗流浪不定的星星。

这颗伶俐的星星在为他的儿子和爱情祈祷。

4、杀手的微笑

朱利安·莫姆的安排是很紧凑的，几乎不让作健有喘息的机会。在洛桑短暂地见了父亲，之后又一直睡到中午，显然比利和马文十分疲劳。

下午两点左右，三人昏昏沉沉地驾车出了洛桑。马文开着车，比利则紧张地注视着窗外。作健虽然一副惺松的样子，但大脑却在不停地思索如何不惊动警察地想法脱身，因为到了莫姆那儿，只有老路一条！甚至他究竟将做什么也一无所知。大众牌汽车飞速向机场驶去。

“喂，到飞机上睡吧！”比利推醒了他。

“回迈阿密？”

“不，去巴黎，那儿您休息两天。嘿，虽说是休息，可莫姆交给了您差事，也许到那时候想睡也没法睡呢！”

作健微微一惊，如何改变了方向？

“我们七点二十九分到奥机场，十分钟后莫姆先生派人来接我们。”比利说。“哦。”他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他想身无分文，人生地不熟，一下子也难办，还是到巴黎再说。

到法国的班机是宁静的，没有什么令他出一身汗的意外。这位[illegible]儿子/妻子和情人的人，简直象流浪汉那样跟

着到处奔波。

到达巴黎奥利机场的时间分秒不差：七点二十九分。在机场酒吧喝了杯白兰地后，作健觉得舒坦得多了———数小时的飞行使他如坐针毡，口干舌燥，十分难受。他双手抽在风衣口袋里，目光透过墨镜扫视着来来往往的旅客以及背着冲锋枪的治安警察，不知怎么，他此时竟然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他看见一个陌生的青年人向他们桌子走来，马文和比利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青年。等他走近，他们清楚地看到了他整洁的领带上的一枚黑别针。

"先生们好！"他坐了下来，开口说道，他的英语十分流利。"受莫姆先生之托，特来接黑岛先生和你们二位。由于事先我看过黑岛先生的照片，所以马上就认出来了，我叫达尼埃尔·莱伊。"

作健微笑地点点头。

"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吧！"他最后问了一句，"那好，走吧。"

雷诺小汽车加速了，溶进公路的汽车行列。它一辆接一辆地超着，几乎接近七十公里的速度限制。

"一到十六区①了，先生们，我得注意骑警队，他们会冷不防窜上来呢。"莱伊说。

数分钟后，雷诺车在一幢六层楼前停了下来。这是一幢外表极为平常的老式住宅，枯黄的藤蔓还缠着四周墙壁的窗户。

达尼埃尔·来伊在前头走着。他上前敲了敲门，过了片刻，门自动地打开了，然后又在他们身后悄悄关上。房间里铺着地毯，三人随着进去，在轻微的震动和马达响声中上升到五楼。

---

① 巴黎市区分二十区，十七区是富人宅区

又是一条铺着地毯的长长的过道，走到过道尽头，莱伊又按响门铃；一个高大的男人走了出来开了门，他脸色淡漠地看了看他们，然后返身，一句话也不问地打开了另一扇门。房间铺满了地毯，壁灯发出着柔和悦目的光线。高个子要作健坐下，随后和达尼埃尔，莱伊一同走进另一道门里。不消片刻，莫姆从里走出，看上去的确有几分潇洒。

“喂，比利，干得不赖呀，先去睡一觉吧。”他把头转向坐着的作健，“怎么样，黑岛先生，看见了父亲？”

“是的，”他站了起来，“我很感谢您，莫姆先生——”

“我需要您具体地表示您的感谢。请到我办公室去吧。”

作健跟他走进办公室。他不免吃了一惊，因为在地板上正放着一尊埃及法老拉美斯第二的小金像，拉美斯拘谨地坐在御座上，右手放在胸前，双眼正视前方。墙上悬着法老塞纽受特一世和他的非式拥吻的浮雕，办公桌一角则放着青铜小鹰，眸光宛若利剑。

“先生好象到了法老墓室，是么”莫姆笑着说，“除了和刺小鹰，其他都是赝品，看到这一行字么？”

他指了指小鹰底座刻着的象形文字。

这是说，‘和刺桑敏锐双目监视着天下万物’所以小鹰是不能有赝品的，法老会诅咒的，可拉美斯二世不同，他不过是个人，一个君临一切之上的人，而绝非神。这样的雕像即使是赝品，法老亦不会动怒的，他可管不了这些。当然，尽管是赝品，他们也很值钱。”莫姆停顿了一下，目光柔和地留在作健脸上，“因为，因为他们几乎可以乱真。懂吗？”

作健费力地猜测最后一句话的含义，但最终没有结果。莫姆显然注意到了作健难以掩饰的迷茫，便坐到桌子边，打开抽屉。

“还记得前几天给您看的录像吗？”

“当然。”作健拣了把椅子坐了下来，“那是您的组织。”

“不错，是我的组织。可是如今它就象日渐破败的法老的

墓室，什么珍奇宝贝的，总之一切，都被盗墓者洗劫一空。现在是PQ集团历史上最艰难和耻辱的时期，我不夸大事实，成的几家商号已经无力进货了，职员们会饿肚子、会失业，会扛着标语揣着手枪向我示威的！对了，我给您看一件真正的艺术品，它可不是伪造的。"他把一件东西从抽屉里取了出来。

拆开红绸包铂，一张泛黄的纸币出现在作健面前，他轻轻旋了一下转椅。

"马克。"

"对，是德国马克，一九二七由国家银行发行流通，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莫姆说着，把这张马克递给作健。

"的确是艺术品。"

"可我觉得您在不动声色地欺骗我，黑岛作键先生。这张马克还有一些破绽，对，应该有，可我不知道在那里。"他狡黠地望着他。

"我不懂您的意爽莫姆先生。"作健双手一摊。

"你懂，但不愿说，是么？儿子身上总有一些父亲遗传的因子。"

作健沉默了一下。"我不会使客人为难的。"

"你想说明什么呢？"

"您看得出，您那份加拿大蒂莫西．周先生的护照伪造很拙劣，这您一眼就可以察觉；我感到丢丑了。"他很愉快地露出雪白的牙齿，微笑起来。

在作健对内幕一切了解之后，他也会报之以微笑。

"我并不想搞这方面的工作了，莫姆先生，我不找儿子和妻子，一切都这样不可逆料——我想安静无事地度过余生，我

① 和刺斯，神的称呼。古埃及对鹰尤为崇拜，象形文字中的"神"字，即作鹤栖。

已经近四十岁了。”

“不，您太悲观了，”莫姆抚摸着和剌斯小鹰的雕像，如同一个巫婆在向人们展示自己的法术，“古埃及的神最先是光神与天神，但它们太抽象了，只是无生命的没有灵气的神祇。他们又崇拜小鹰，因为它有翅膀，可以离开地面；它美丽，飞行在普照万物的阳光之中，发出动人的光芒，它勇敢，无所畏惧，为什么只有人非要畏畏缩缩！多可怜啊，多不可思议。”

作健不耐烦地打断了这个喋喋不休的怪老头子的话：他从转椅上站了起来。“您真象神父在说教。这太冒险了！莫姆先生，您我都不具备制造这种可以乱真的钞票的条件，如果您觉得这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那么不出三天，我们都得回到莱弗尔得监狱去！”“当然，我不会去冒险，我可不是在做巧克力！”莫姆也站了起来，“希望您不要拒绝我，黑岛先生！”

虽然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却依然表现出个种魅力，这种魅力使你不可抗拒，使你感到恐惧。黑岛作健不能不听出这种带威胁的口吻。

“说真的，如果有条件我倒并不想立刻拒绝。”他渡着小步。“所以，我决定你给一周考虑的时间，我们做人笔交易吧，你会感激我的，PQ 也会感激您。”

“也许是吧。”

莫姆按了按桌上的电铃，那个高个子和莱伊走了进来。

“有何指标？莫姆先生？”

“把黑岛先生送到医院去。那儿可要比旅馆舒适得多了。您可以尽情喝法国白兰地和红酒。”

“什么医院？”黑岛作健迷惑地问。

“圣索菲匀医院。在德朗布大街，哦，您从奥利机场出来应该经过那儿。是隔离病区，一个苍蝇也飞不进去的地方。”

作健知道这句话就是“一个苍蝇也飞不出来的地方”的意思。

“放心吧，黑岛先生，您是自由自在的。”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会利用这一周时间考虑的。”他点点头，然后跟着高个子出去了。

莫姆小心翼翼地包好钞票，放人抽屉。”

“黑岛会不会溜之大吉?”莱伊说，这个东方人很鬼，话不多，可肚肠多弯子。”

“哦，亲爱的达尼埃尔，如果您这样就认为大错特错了，也逃吧，不出十分钟就会被人抓住交给警察，这样的话，他又会坐上四年班房，他才不干呢，我熟悉这号人，一根稻草他决不会随手丢掉，因为他想到可能靠它来救命，是吗，达尼埃尔，小伙子?”

“您真会让人觉得不好意思英姆先生。”

“是这样的吗?”莫姆弯下腰，盯着地上拉芙斯二世。座落在德朗布热大街上的圣索菲尔医院，是一栋新建造的白色大楼，隔离病区属于E区。从隔离病区到医院的大门，大约要走十分钟左右。

作健由比利和高儿弗朗西斯陪着，走进儒瓦耶博士的办公室。博士是个身材清瘦、满头银发的小老头，轻巧的近视眼镜后面有一双猫那样闪闪发光的小眼睛，两片薄薄的嘴唇象要拼命说服共和国公民似地上下翻飞着。

“从现在起我是您的医生，年轻人。会法语吗，哦，那无所谓的，”他背着手，来回走动，“思想是不用法语的。请问你的大脑有什么损伤吗?”

作健摇头表示否定。

“嗯。我从您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安心休息一周吧，一切都会安然过去的，别产生什么妄想，没有人会杀死您，连警察都无法来这儿看您一眼。请吧。”说完，他脱下眼镜呵了口气，使劲擦着，而后拎起了话筒。“喂，接泡伊松大夫。请立刻到儒瓦耶这儿来，泡伊松，有个短期病人. 观察一周。”

隔离病区使他感到如同回到莱弗尔得监狱，相异的只不

过是这里种植了一大片花卉；这儿有栅栏，但有铁丝网。他换上了条纹大褂，坐在床沿上，看着表情冷淡的泡伊松大夫。

“我是值班的，从下午到四点到晚上十点，如果您需要，可以找护士小姐或者我本人。”

“也许不用。”

“不，当然，随您的便先生。从现在起，您的活动范围是整个病区，不要擅自犯了本病区的规则，您不能走出病区，也不能高声唱歌，”他象一个中学生在背诵语文课文，“不能攀折花草。厕所在走廊右侧尽头，晚餐准五点半，在此以前，你得忍受。”

“反正只有一星期。”作健耸耸肩。

“不，这我管不着。从现在开始您是病人，不能出去，我得听儒瓦那博西的意见。”说完，板着脸转身离开。仿佛想起什么，他又折了回来，“请别脸朝窗外，这对您不好。哦，值班室主二楼。”

“多谢。”

第一夜作健睡得很香——他必须真正养一养身子。他强迫自己什么也不去想。第二大他开始计划一个摆脱莫姆的行动；必须成功，否则也许会永远被羁押在这个隔离病区内。

他试着打开里间的房门，站到了窗前。他看到的是蒙特帕纳斯大街和不远处的一九四0年六月十八日广场①以及在晴空下骄傲地矗立着的埃菲尔铁塔。他并不明白泡伊松为什么对站在窗前这样敏感。

整个白天他装着样子在草坪和碎右路上散步，但不时遇到别人投来的惊讶和好奇的目光，这种不正常的目光几乎令他恼羞成怒———他简直成了樊笼中的供人观赏或实验的动物。虽然安全？警察永远也找不到他，他没有必要产生任何恐惧，如同儒瓦博士所说，他应该感到象生活在蜘蛛网或鸡

① 巴黎市的一个广场

蛋壳中一样。

然而五天以后，他不得不去进行新的犯罪活动，他对此已经觉得厌恶了。他感到自己并不具备犯罪的因子和素质，所以会犯罪，完全是因为身怀绝技的他有着强烈的“试一试”的愿望。如果他不具备这些惹人注目的手艺，或许根本就不会去犯罪。

他甚至想到去投案自首。可能吗？说不定他会延长失去自由的时间。现在自己孤身一人，唯一应该去做的是去寻找自己的儿子和情人。

十六日上午九点左右，当他经过值班室门口时，一阵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他停住脚步听着，发现值班室内确实无人。这次偶然使他想打个电话试试，或许在电话簿工会找到一两个熟人，或许干脆找警察。然而他有些犹豫。这了片刻，他推开门，飞快地翻着电话簿。忽然，他看到了巴黎警察厅的地址及电话：凯德索尔费弗大街 36 号，底尔比戈 9200 局 357，865”。照着这个电话号码拨了一下，他意知到自己这样做会产生怎样后果，他感到自己的手在颤抖。“吧，警察厅，请说话先生。”投线员小组纤细轻柔的声音传了过来，他勉强听懂了这句话。

但他猛地又挂断了。此刻一种矛盾的情绪侵蚀着他的大脑：自己多么希望巴黎的警察们突然变成一个个老好人，把他从这儿救出去，然后蒙着眼睛离开！

他重新鼓起勇气，第二次拨了电话，那声音复又在他耳际响着。但他第二次挂断了。

他只得麻木茫然地拉开房门。

泡伊松那张死人一样的脸出现他面前，他吓了一跳，竭力掩饰着可能无意流露出来的惊慌。

“我和勒娄大夫换了个班，请问您有事找我？”他仿佛拼命在学着亲切可爱的微笑，但没有一线笑意，只有嘴角不听使唤难看地歪着。

"噢不，我碰巧路过，听到了电话声，但里面没有。"

"您听了电话?"

"不，对方挂了。"

"请进，我想您决不会撒谎，这里的肝火或阿米巴痢疾患者从来不撒谎，他们有的已不愿离开此地了。"说着，他取下桌子下面的窃听器，"瞧，勒娄大夫和我打赌说，他敢担保两个小时内决不会有一个病人擅自进入值班室偷偷向老婆打电话。看来我赢了。"

他按下按键，接线员的声音响了两次。

"混账!"作健心里恶狠狠地骂了他一句，如果手里有一把匕首，他会毫不犹豫冲上去宰了他的。

"警察厅?"泡伊松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噢，您妻子在警察厅?看来长期隔离的确会使人的情绪变得恶劣。"

"我该跟您说声再见了，泡伊松先生。"

"好，再见，但愿您早日恢复健康，先生。看来勒娄今晚得请喝两大杯白兰地了。"

他看见泡伊松仍站在电话机旁，一边试图露出牙齿微笑，一边自言自语。

作健意识到不借助别人，即使出去了，在陌生的巴黎街头也会在几分钟内被警察或宪兵逮捕。他知道得很清楚：巴黎警察肯定在他逃离莱弗尔得的几天内接到了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发出逮捕衡的红卡①每个街头巡查的国家宪兵赃警对自己的对方人面孔的每一处折皱和特征都可能背得滚瓜烂熟。

他改变了主意，他不愿意在漫长的时间中受罪，象西西弗斯②一样。他忽然对每一秒、每一分、每一小时都产生了恐惧心理，仿佛身负重轭，赎着前世永无休止的罪孽。他需要

---

① 国际刑警组织向各国中心局发附有形犯特征的逮捕通告，因其角为红色，故称为红卡

② 西西弗斯，希腊神话中的君暴，埃俄罗斯之子，被罚在冥土中永远推石上山，及顶石复落下，如此往复无止

改变自已的生活。

这天一大早，他便去值班室找泡伊松大夫。但泡伊松大夫不在，他只得请求勒娄大夫转靠儒瓦那博士，按照他的情况，己无继续留在这儿的必要了。"

"好吧，我答应您，黑岛先生，看来您的确不错。"儒瓦那博士笑嗜嘻地转动着。

儒瓦那把作健的妥协的消息告诉了莫姆，莫姆显得很兴奋，于是在十月十九日，他派弗朗西斯把作健送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您做了个聪明的抉择，我为我们的合作感到愉快，看来我不得不破例喝一杯香摈酒了！"莫姆象个小孩子般说。

作健微笑不语，举起了杯子。

"我有一个条件，作健说，莫姆先生能否在我工作期间派人查找一下我儿子的线索？"

"当然可以。这算不了什么。"莫姆说"这是协议书您过目一下。您可以获取百分之二十的酬金，如果您同意，就签一字吧。"

只是关于支付酬金时间的问题有些分歧，但几分钟以后，作健爽快地同意了。莫姆的确破例地喝了口香摈酒。他看着作健，内心十分得意：他已经被自己控制在PQ的庞大的机器上了，如今就象报到了一个支点，只消轻轻一动，地球就能让自己举起来。

5、花都诱惑

"作健的工作室在这栋房屋的地下，设备一应齐全：一叠叠的凹印纸是从加拿大进口的，由莫姆从一个中间商那里购来。黑岛作健对凹印油墨似乎不太满意，因为它放置的时间太长，其中成份稍稍挥发掉了一些，但尚可使用。他好象回到了东京熟悉的工作室，一切设备、工具如同久别的朋友。他的心渐渐地静了下来。莫姆取出了两张目前正在流通的旅行支票，一张是五百美元票面，另一张则是一千美元。按照莫姆的计划，作健必须在两个月内制成这两种旅行支票的伪版。这种工作对作健来说，除了需要时间，其他是驾轻就熟的。甚至可以得到丰厚的资产。现在他要用美金旅行支票来施展自己的非凡的技能。

工作室在地下室潮湿沉寂的环境中进行着，几个彪形大汉怀里揣着上了膛的手枪，每时都象木偶似地坐在地下室的门口，保持着警觉以防突然发生的意外。虽然可以说，莫姆不再对黑岛作健抱有戒心了，当他不时看到作健手中那块板渐渐变成一千美元的版子时，心头抑制不住一阵狂喜。在作健的艺术品正趋于成功的时候，有一个人对帕勒芒梯也大街

五十三号这幢楼房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他是美国人亚当·施瓦布。从十二月二十日到十一月二十四日这段时间内，他差不多每隔一天就坐到五十三号对面的孔夫郎桥[①]咖啡馆里捕捉灵感。象对螳郎和胸有成竹的黄雀一样，他眯起眼睛，仔细搜寻着进出这扇灰色大门的每个人的脸庞。当然，这栋楼房地下室绝密的阴谋，亚当·施瓦布是一无所知的。他另有目的。

亚当·施瓦布铂这位来自马里兰州陆军情报学校[②]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越来越感到无法摆脱这个职业给他带来的诱惑。他曾在追捕围剿PQ泊活动中文下了汗马功劳。他的同事确信PQ领袖多米尼克马·罗礼已在一次枪战个被仇敌击毙，但他不这样认为，他隐约感到马罗礼还活着，此刻散藏在地球的某一角落。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的眼线在迈阿密被杀的缘故，是由于马罗礼还活着——当时只有马罗礼一人认识他的眼线，而这眼线正是他派去核实马罗的真正下落的。

在他的直觉中，多米尼克。马罗礼是个带有特殊色彩的人物。他从没见到过他的照片，即使在档案局里也没有——不如说，据他所知，多米尼克·马罗对于照相术怀着深深的恐惧。那些素措画家按照PQ成员所述，画了一幅特征肖像，亚当·施瓦布不久在一份佛罗星达南部一个小镇出版的小报纸上找到了这张脸孔。这人正在当地出席一个酒会。大规模搜捕PQ在迈阿密的总部时，这位酷似马罗的家伙巧妙地溜走了，于亚当·施瓦布派出他的眼线。在传说（一个开设妓院的老板）突然被人用鲁格—14型233口径高速微型来复枪打得胸口一串窟窿。

亚当·施瓦布感到了多米尼克·马罗礼富有引力的挑战。

---

① 孔夫朗桥，巴黎方内跨越塞纳河的一座桥梁，酒吧以此命名

② 陆军情报学校，美国一所培养军队谍报人员的学校，坐落在华励顿特区、里兰州的霍拉伯德要塞

这一天他要了一杯，安然坐在临街玻璃窗边。他看到一个亚洲人从五十三号走出，向咖啡馆而来。他认出了是那个在飞机上遇到的东方人。他举起报纸，挡住了自己的脸。作健显得十分疲劳地走进咖啡馆，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他决不会想到亚当。施瓦布连着几天端坐在这儿，此刻正在他身边。他没看见他，他不知道亚当·施瓦布是为了比利和马文而非为他来到巴黎。他眯起眼睛，喝了一口维希矿泉水。亚当·施瓦布端着酒杯，走到他身边坐下。

“您先生是初到巴黎吗？”施瓦布突然开口说道。作健盯着他看了几秒钟，心头不免暗暗吃惊。他记起了他的那张脸，但不知道这个外国人的确是他所猜测的联邦调查局的密探。

“怪不得面熟！”施瓦市客气地微笑着。

作健也以同样的神态点点头，他不愿夺他面前流露出惊慌不安。他惊讶自己偶然出来散心会遇到这人。

“我也是刚到的巴黎，介绍一下，”他向作健伸出了右手，“我是美国人亚当·施瓦布咱们交个朋友吧。”

黑岛作健索性爽快地同他友好地握了握手，“蒂莫西·周，”他掏出一张名片，多伦多奥尔丁顿橡胶制品公司的调研员。

“哦，专和汽车轮子打交道啊！”他笑着说。

“有些对了，但不是全部。”

“我住在蒙马特饭店，在勒皮克街。我到巴黎来找一个出版商谈生意。”

“真是个好地方。是那个画肖蒙马特高地？”

“对极了，您真应该去看，花上两百个法郎叫他一幅肖像，可象了！”

“您这么一说，我倒想去试试了。”

“您是一个人来的，还是和妻子？”施瓦布试探地问。

“不，也许那天您没留意，是我一个人来的，老婆在旧金山。”哦，的确，能记住一个人就够不错了，谁还顾旁人啊。

现在您住住在什么地方？巴黎开销可大了。”

“临时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可这儿东西还不算太贵。”

作健举杯喝完，站起身，“我该告辞了，施瓦布先生，也许我们会再见到的。”

“也许是吧，认识您很高兴，周先生。”他依然微微笑着，而且笑得十分自然和亲切。

作健对这个短暂而意外的相遇到非常恼怒，他肯定此人所说的话，至少有一半是编的。他意识到巴黎决非安全的地方，虽然他曾经打算找法国警察；但一旦听到“美国”这个字眼，就不免心惊肉跳和感到刺耳。

在以后的几天里，他加紧干完了制版工作。他没有将孔夫郎桥咖啡馆的奇遇告诉莫姆。他要求莫姆让他到香港去休息一下然后就在那儿制第二块即五百美元那只版子。

莫姆似乎有些犹豫，但终于还是同意了。“我理解您，黑岛先生。不过我得让比利和您一起去香港。”

“好吧，”他掩盖着内心的不悦，“不过，我和情人幽会他可别盯着啊。”

“当然，他不过是在保护您，你应该明白您的身份和处境。”

莫姆转身从保险箱内取出一张支票，交给作健。

“这是您的报酬，黑岛先生，五万美元。第二块版子完成后我会再支付您十万的。”

作健颤抖着手拿过支票，心想这下行了，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了。

“黑岛先生，”他笑笑，“我只能给您一个月时间。希望您能准时来巴黎。”“您让我带着版子来巴黎？”

“当然不是，我会派人取的，至于版子是否要秘密带到巴黎，我看这您不用关心。”

“我是想说，”他点燃一只香烟，坐到沙发上，“您的做法不好，我是指您印刷这些东西。建议您就去香港印刷吧，否

则油墨不行，我父亲的办法是用菲律客的油墨，那种好，而且离香港近，也容易弄到。”

“这您就放心，我会考虑的。如果豫您说的那样去做，我会再通知您的。”

突然，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莫姆听着，脸色变得很古怪难看，随后，他眼中流露着疑惑的神色，将话筒递给黑岛作健。作健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喂，是谁？”

“亚当。施瓦布。”对方简洁而有力地说了一句。这使作健觉得突兀，他沉默了片刻后，很快接了上去，“您好，施瓦布先生，有什么事吗？”他不愿在莫姆面前问他是如何听到这个电话的。

“您今晚上八点整到我这儿来，就是蒙马特旅馆，一定得来，懂吗？我让您看一个人。”

作健略微思索了一下。

“这个人和我有关吗？”

“当然罗。否则我不会费那些劲儿来查电话号码薄的。

“好吧。”他搁下电话，看到了莫姆依然如故的神色，他不知道他又在动什么主意了。

“是您的朋友，黑岛先生。”

作健摇摇头。

“那他是谁，他怎么会知道您在这儿的？”

“您搞错了，莫姆先生，他是我留德念书时的美国同学。电话是我告诉他的，我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他妻子是法国人。”他撒了串谎。“哦。”莫姆皱着眉头，“可我还得提醒你一下，这会关系到PQ的，我不喜迎您这样做。”

作健很讨厌他这样说话。虽然他有时竟讲不出理由下意识地去敬他——抑或他是个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作健盯着桌上那尊小鹰像，感到自己仿佛也成了一尊没有生气任人摆布的雕像。

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八点整，作健疾步跨入蒙马特旅馆华丽的入门，径直走到柜台边。

“我找前两天来的亚当。施瓦布先生。”

“好吧，我得看一看旅各登记簿，”侍者翻查着，“美国客人亚当·施瓦布在六0三号房间，我先挂个电话问一声吧。”

侍者拎起桌旁话筒。

“接六0三客房。”

“从电话里传来了延续不断的铃声。他看着没有对话筒说话的侍者，感到茫然不解。

“施瓦布先生不在他的房间里?”

“是啊，铃声响了半天没人接。”侍者放下了话筒。

作健猜测着可能会发生对自己不利的事。他毅然奔向即将关门的电梯，决心找到亚当·施瓦布。他想知道任如一种结局。

电梯在轻轻的声响中上升，服务员以好奇的眼光细细打量着他，仿佛要挑出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来。

“几楼？先生。”

作健从恍惚中醒来，看了眼服务员充满疑虑的脸。

“六楼。”他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句。

六0三房间的门关着。他上前按着电铃。许久也没人来开门。他用手一推，门居然没有上锁。他伸手打开灯，显然空无二人。

作健小心翼翼地踩着地毯，向客厅走去。他被眼前的可怕情景吓呆，他双腿麻木地站着，不知所措。

亚当·施瓦布斜躺在过道门边，腰部流出的鲜血染红了雪白的腈纶衫。他轻轻跑到他身边。使他吁了一口气的是亚当，施瓦布没有死，从亚当的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呻吟。

作健手忙脚乱地用自己的手帕后着他腰部的伤口。

他看见他渐渐醒过来，嘴唇在嗫嚅着。

“谢谢您救之我。”他用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艰难地

说。

“我去叫医生，”作健站起身来，过去拎起话筒，接通了医院。

没过几分钟，一个警察推门走进六0三房间，作健不由吃惊了一下，他低着头，尽量不让他看到自己的面庞，他害怕这个警察知道他。

“喂，先生，”警察开口说道，“是您第一个看到他这副样子？”

“是的，”他始终不敢抬起头来，“如果我不来，他会失血而死的。”医生马上就到，请您别离开，以后请随时准备到警察分局去。”

“不，我什么都不明白，事情就是这样。”作健说。

警察弯腰察看了施瓦布的伤口。

“不要紧的，这点枪伤很快会好的。”

作健很讨厌这个察警；他嘟嘟哝哝地使作健感到恼怒。

几个穿白褂的医生抬着担架走上楼，抬起了亚当·施瓦布。施瓦布痉地呻吟着，他招呼看作健，轻声地告诉他，要他取走放在沙发上的黑色皮包。

“看看那个人的照片，然后打电话告诉我他是谁。”

作健看着那个皮包，点点头。那警察走过来，拍拍作健的肩膀，示意他跟他们走。他只得跟着，一边在心中计划着逃离现场，他是决不会上警察局的，即使他们不知道他是逃犯，在感情上他也不会的。

当警察随着担架走进电梯时，他故意说忘了自己那只黑色皮包，要他们先下。“担架先下吧。”警察狡黠地凝视着他，“我和您一起去。”

作健心中暗暗叫苦。他只得悻悻地走回六o三房间，从沙发上取走包，让警察再跟在后面。当他看见另一架电梯里走出几位旅客时，一个箭步冲了进去，按动电钮，把这个装模作样的警察关在了电梯外。他只听贝这家伙用拳头猛敲着。

迅速下降到了底层，门一开，他拔腿就跑。他看到两个医生正在抬亚当·施瓦布车，就嚷了起来，“快，快！”一边窜到驾驶室，跳了上去，发动引擎开动了救护车。两个被丢下的医生无舒奈何的挥手乱骂。

他脸上微微露出了一种胜利后的微笑，他觉得自己还是和以前一样有足够的办法来对付警察。

救护车驶到维克多·雨果林荫大道一边停了下来，作健舒了口气戴上墨镜，跳下救护车，拉开了后车门。亚当·施瓦布面色苍白地躺在担架上，嘴唇蠕动着，喉结在上下翻滚。

作健打开抽屉，找到了几瓶可乐汽水，赶紧送到他嘴边。他有气无力地喝着，几滴咖啡色的汽水顺着他的嘴角淌了下来。

他指了指作健手中的皮包，作健点点头。

“谢谢您救了我，乔莫西，赶快走吧，要不您会当作嫌疑犯被抓起来的。”他换了口气，“希望您能再次帮助我———凶手是个比我高明得多的人……”

“明白了。”作健盯着眼前这个脸色苍白精疲力尽的人，觉得自己还算不坏，救了人一命。

他紧紧抱着皮包，跳下救护车，关上车门，然后若无其事地沿着雨果林荫大街走去。

作健不能立刻同警方取得联系，猜测，自己手中的东西会引起暴露的猜疑，他在街边找了个石凳坐下，打开皮包，里面有封厚厚的大信封。他把信封拆了开来。一张报纸，这是份美国的《南方海洋邮报》，在佛罗里达的劳伦斯维尔小镇上每两天出版一期，是一份销路很小的地方小镇报纸。作健看到第五版的左下角用红笔圈着。那幅照片显然使他大吃一惊，J·M·莫姆身着白色晚礼服，向周围的人们微笑着。这篇新闻的标题是“J·M·莫姆：一个活跃英雄。”

作健感到惘然，施瓦布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又为什么要交给自己？也许他在那次航班上的可疑举动是因为莫姆的

缘故？作健意识到这些可能性都存在，而自己在这两个人中间则会起到一种微妙的作用。忽然，他又意识到自己正再一次再一次卷入某种旋涡之中，他觉得害怕。他不愿卷入，他必须搞好伪版，带一笔钱远远离开这个杂乱倒霉的世界。这使他坐在冰冷的石板上，想起自己留学时代的情人，渴念着自己未曾见过面的儿子——儿子在什么地方这还是谜。他感到自己是在一个圈内行走，居然试图摆脱，但终究还是陷在圆圈内。

维克多，雨果林荫道上，凉风从不远处那个面色蜡黄、形单影只的老头那边吹过来，使作健不由打了个寒噤——他愈来愈感受到即将来临衰老和死亡。如果自己在这么年纪，一个人坐在这儿悄悄地回忆往事，会发出怎样的慨叹？人生是一阵烟，一阵云，自己离这个年迈病衰的老人，仅有几步之隔呀。人生应当无悔，人生应当无悔……他在心中默念着。

他决心不去找亚当·施瓦铂这和他无关，他要忘了这件事。

于是，他在觉得自己的精力已经恢复，大脑思维已经清醒之后，站起身向帕勒芒梯也大街方向走去。

虽然渐入深夜的风吹拂着他的面庞和头发令他清醒了一些，但身后一辆缓缓行驶的雷诺跑车，他却没有察觉。过了几秒钟，雷诺车悄声地开了上去，停在他身过，车里的那熟悉的面孔不由得让他浑身哆嗦了一下，这是那个在圣索菲尔医院的象死人一般苍白的脸庞：泡伊松大夫。

泡伊松用力找开车门，两眼象电光似地瞪着他，活象一头愤怒压抑的公狼。

“进来吧，黑岛先生，”他还是那种冷冰冰的高傲的口气，仿佛正做作地装出一种威慑，“晚上在巴黎逛大街太过分了吧？我知您在巴黎并没有逛街这个日程。”作健暗责怪自己为什么竟如何胆怯，见了这张脸就要哆嗦。很快，他恢复了原来的镇静。

"光伊松大夫，我突然感到有必要加进这个日程，我不是一个能容忍一切的人。"他知道这个泡伊松决不会对自己怎么样，所以用同样坚决的口气回敬了他。随后，钻进雷诺车，在他身边坐下。小汽车又重新在寂静的带有寒意的街道上奔驰起来。

"您能告诉我您手中的皮包内有些什么东西吗?"泡伊松说。

作健心头微微紧张了一下，但他克制住了。

"那是我在巴黎一个朋友的东西。"他从容不迫地说。

"他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了您!你一定看出了什么名堂吧?"他阴阳怪气地自言自语，看也没看作健一眼。

"我不懂您的意思。"

"以马上您就会明白的。"他略略停顿了一下，""各人有各人的工作，谁都不喜欢干涉。如果您想改变 PQ 的命运，那可大错特错了。总之，您别干涉，因为您正在做损害我们的大事。"

"您必须解释清楚，大夫，您好象在出谜语。"

"谁知道呢？也许您已经知道底了。"

雷诺车驶到了圣索非尔医院大门口，这下作健真正感到吃惊了：那辆救护车正停在前面的空地上!

"是您们想杀死他的吗？大夫?"作健问泡伊松道。

"无可奉告。"他耸耸肩，双手一摊，"不过，您的嫌疑最大，我们得保护您。因为您第一个在现场，同时也逃离了那儿。您得去香港休息几天，这是您说的。"

几个人下了车，朝医院走去。

到了三楼间手术室，里面放着一具担架，伤员全身覆盖着白布。

泡伊松走上前去，掀起了白布。作健看到了那张苍白的病容，这是亚当·施瓦布。他只听到身边泡伊松大夫粗犷的呼呼声和输血包挂皮管里滴血滴咯声。此时，他有一种自己

的血液也被凝固了的感觉。

“我们正在挽救他的生命。”泡伊松冷冷他说。

作健看见亚当·施瓦布眼中流露出绝望和乞缓的神情。

他想自己也许应该救他，但既然施瓦布这样的高手也不免遭人暗算，那自己又能帮助他什么？尽管他有些不安，因为他尚无法告诉他在剪报上看到的绅士就是PQ集团的头脑J·M·莫姆。

亚当·施瓦布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寻找莫姆，是何等人对他腰部开了一枪、为什么？当作健跨出手术室的同时，这些疑问在他脑中形成了。

6、欲无止境

在巴黎，作健把五万美元支票兑成现钞，坐上班机向远东飞去，这一次他是自由地单独旅行，没有小子比利和马文，也没有那个高个子。坐在飞机上，他感自己象空气那样自由自在——除了隐约地觉得“P”字[①]在自己的背后深深地铭刻，彷佛他已经属于这个世界了。

他深沉地吸了一口巴黎金色秋天的清爽空气。虽然他是自由的，但又是孤独的。当班机停靠上曼谷时，他心中抑制不住一阵狂喜；下一站就是香港了，他又能看见黄皮肤黑头发的同胞了。在欧美多年，就象被抛弃了似的。

不到半个小时，飞机呼啸叫着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四周灯火点点，天空中星斗在向人间散发出光亮。他觉得空气都变得容易使自己激动了。他拎起提包，脚步有些忙乱地低着头走出机场。该去哪儿呢？

他走到一家酒吧边，迟疑了片刻，但仍然走了进去。他此时如同一个外乡人或者是一孩子，腼腆地来到是并不陌生的地方。

---

① 美国监狱以“部”印于囚衣上，表示在押犯

一个姑娘盈盈地走近他的身边。“来一杯威士忌峰，今晚喝威士忌。”他心里作了这样一个决定。然后取下墨镜找了个稍稍晦暗的角落坐下，要侍女端来一杯威士忌。

也许是靠近国际机场的缘故，这个酒吧居然优雅地反复放送着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和莫扎特的《G 大调第三个提琴协奏曲》。在东京这也许算不了什么，可这是在香港，他不免觉得难能可贵。音乐确实好，每个音符仿佛跳跃着组成了他的钟爱的人的膀庞，他也象看到了那双眼睛。

一个个人影在他眼前晃动，他又觉得酒是苦涩的，很难喝下去。这酒渐渐地变得鲜红，宛如情人的血液——他用力地将酒杯往上一砸，“砰”的一声，使旁边的人们不禁朝他看了，这眼光如同是给一头怪物的。对，他想，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并没有喝醉。才喝了这几口，他又是何等地易醉啊。他意识到干了傻事，也许准会认出他这张囚犯的面孔来。他重新戴上墨镜，逃避着人们的好奇和惊讶的注视。

侍女的身影再一次飘到自己眼前，她无雅地微笑着——这种女人的微笑对自己来说已经是很陌生了。倘若有，那也只存留在那些记忆的残余中。他掏出钱，交给了侍女，然后上眼光透过镜片、久久地凝视着她。

低低的领口里半露着丰满的胸，深深的乳沟仿佛深不可探，令人神往。他使劲用鼻子嗅了嗅，想嗅到侍女的体香，继而想象成为一股卧房里的味道。他又顺着侍女的胸部往下望去，短裙下一双直挺修长的大腿……他感到自己的下体一般潮热，坚挺起来。

“这个杯子我来赔。”他呐呐他说。

“谢谢。”她很有礼貌地微笑着。

此刻，他隐约地有一种渴望，想和眼前这个少女谈谈。他真想说些什么。然而她的身影又远去了，他只得拎起皮包，悻悻地走出了这家酒吧。《月光奏鸣曲》依然舒缓地在钢琴声中回响着它的旋律。

他鼓起勇气，走向电话亭，拨通了梅氏兄弟印刷公司香港分公司的电话。公司经理是德国人冈特。梅维乌斯，他便是作健三年前的情人卡多·梅维乌斯的叔叔．梅维乌斯家族绝大多数人都是印刷、制版工程师。他猜测着他将听到什么样的话——是问候，抑或责骂和怒斥？他一片惘然。他又不由恨起父亲来，是他夺走了自己的幸福，是他利用儿子对父亲的敬爱和畏惧的感情赶走了自己的恋人卡拉·梅维乌斯。

他听到经理室的电话在响，可没人来接。他犹豫着，然而不愿放下。三年前，也许拎起电话的就是卡拉．梅维乌斯。现在不是了。

“喂，这是梅氏公司，您找谁？”一个女人的声音突然出现。

“我，我要梅维乌斯先生听电话。”

“十分抱歉，他也许休息了吧，您明天再打来吧。”那女人客气地说。

黑岛作健呆然地握着话筒，不知该如何说，他将听到那喀嚓挂断的一声，他在等着。

不料，那女人似乎想起了什么，又开了腔。

“不过，这个时候您来电话，也许有什么急事吧。”

“呃，呃，是的。”

“那我给您转过去吧。”

“太谢谢了！作健连声道谢。他之所以要不顾一切地打电话给冈特·梅维乌斯．是要想知道卡拉如今在哪儿，他渴望见到她，在这种孤独和困厄的境地，爱情——特别是曾经燃烧过而今又复燃起的情愫，更能增加他的力量。一个人的挣扎毕竟是无力的。

片刻之后，那一端响起了他所熟悉的中年人沉厚而生硬的粤语。

“是我，我是作健。”他停顿了一下，努力克制着自己的不安。“您好，好长时间了，三年了。”

对方一阵沉默。看来，一个罪犯的不速之访，既使梅维乌斯吃惊，也会使他恼怒；也许，他同时也感到难湛。

"我已经没有亲人了，"还是作健打破了令人难捱的缄默，"父亲也死了。"我这早知道，黑岛先生——不，作健，"海维乌斯显然有些忙乱，"孩子，你来我这儿吧，一切都好说，我不会忘记过去的，我不怪你。"

听了这话，他几乎激动得要掉眼泪了——"孩子，"他父亲从未这样称呼过自己——孤独者不忘的就是母爱、父爱和情人之爱；这个字眼犹如蜡烛，照亮了他的心。他感到了温情，感到卡拉·梅维乌斯正坐在她叔叔的身边听着他的问候。他急急忙忙地挂上话筒，拦下一辆出租汽车，向荃湾驶去。他想象着梅维乌斯的办公室和客厅也许和三年前一样摆设，那时卡拉也住在这儿。改变了么？他不敢猜测，因为景物最是易于勾起几乎忘却了的旧日，而那旧日又是易于命名人愁肠寸断的。

冈特·梅维乌斯无语地端详作健几秒钟。作健也望着他，离愁别恨，万般千种，真不知从何说起。梅维乌斯将他引入客厅，斟了杯咖啡，吩咐秘书关上大门。

"你从哪儿来，孩子？"他用德语问道。

"巴黎。"

"为什么不直接回来？"

"我有一个朋友住在巴黎。我想发生了这种事，还是缓一下回来好。"他犹豫了一下，喃喃说："卡拉好吗？"

"你为什么不问你妻子好吗？卡拉也许已经把你忘了——梅维乌斯家是纯洁的，历来如此——也许我不该这么说。"他柔和的目光突然变得尖锐起来了。"喝一口咖啡吧。"

作健心头掠过一丝怅惘的阴云。梅维乌斯这样说他是能够理解的———谁会欢迎一个罪犯呢？

他眼光在一个自己谙熟的角落停住了，卡拉·梅维乌斯的照片还在那儿，保持着原样。她在微笑。虽然她要比他小

六岁，但那一份爱却无任何衰减和异样。本来他是可以和她在一起厮守永远，但父亲的所作所为使她有了借口离开了他——尽管没有抛弃这种字眼的程度那么深。有一点是微妙的：他们初次性交时，在他饱尝这个女人鲜美的肉体时，他发觉她已不是处女了;然而他不愿去考虑这样有什么不好,他懒得去想；于是，卡拉．梅维乌斯象一只猫那样钻到他的身边。在她离开后的半年内，他几乎想杀死她！因为他不会再将自己的爱奉献给第二个女人了,所以即使阿怡是爱他的,而且花了大力去爱她，但他却不为之行动。当他被关人莱弗尔得监狱后，阿怡带着这份徒劳付出的爱，悲哀地失踪了。作为生活的报复，他的不足两岁的儿子也销声匿迹了。

他明白，冈特·梅维乌斯让他来自己的家，差不多仅是出于对礼貌而已。他意识到不能呆得太长，如果乞求他的帮助，或许是桩难事，况且身上有钱，也不一定要他帮助不可。

“那么，梅维乌斯先生”，他换了一种口气，“卡拉已经回西柏林了吗?”

“是的，她早该把你忘了。”梅维乌斯毫无表情他说着。“你今晚在这儿住一夜吧。”

“不，不添麻烦了。”作健放下咖啡杯子，直起身来，“我马上就走。如果您能见到卡拉，代我向她问好。”

“一定代为转达。”

作健刚要拎起皮包，忽然门铃响了起来。梅维乌斯看了他一眼，走出客厅。作健赶紧把墨镜戴上。他听到了梅维乌斯吸拉着拖徙走下梯子的声音，他蹑手蹑脚地跟着走到楼梯边。往下一看，不由得大力吃惊：警察！一定是梅维乌斯在他来之前报告了警察。他转身就向客厅奔去，一把拎起包，窜进卫生间，紧紧地关上门。这个将自己称作孩子的人，原来是想杀死自己，好让他的家庭声誉保持纯洁！作健几乎想冲出去杀死他。他喘息片刻，开始动手打开单扇的玻璃窗。他爬上火池超下一看，发现园外面停着几辆警车。然而什么也

不顾了，作健用尽气力，向花园草丛中中跳来。

穿便衣和制服的警察纷纷涌上楼来，冲向客厅，然后又细细地搜查卧室、浴室和盥洗室，显然一无所获。

“程帮办！没有发现犯罪？”几个警察嚷着。

被称为程帮办的警察看见盥洗室的窗开着，离花园不高，他一定从这儿逃了！下楼吧。”

作健跳到花园之后，向右拐角悄悄低着身子躲去。就在他揭入楼房后侧时，他的嘴突然被一双手紧紧地捂住了。那人二话不说拉着他的手就朝后门奔去。在黯淡的光亮中，他发现此人身也紧身甲克，头戴摩托车头盔，但他的脸竟无法看清。他也无暇去问他究竟是谁，径直跟着跌跌绊绊地奔向后门。

这人示意他站在原地，自己从大车库里推出一辆摩托车，骑上去启动起来。作健明白了这怎么回事，便一步跨了上去。摩托车颤抖了一下，猛地冲进了黑夜之中。作健听到身后警笛声大作，显明警察已经发现了他们的的逃循并发动警车绕了个弯子追了上来。

毕竟摩托车灵活得多，三拐两拐，居然招脱了警察的追击，在一个小巷里停了下来。

“您是什么人，为什么救我？”他感到自己是在一种安排中生活，安然之后有危险，而危险之下又有人来救助他。

摩托车骑手使劲摇摇头。

“好吧，我不勉强您，但愿以后能再见！”

骑手又点点头，他向他伸出了手，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透过皮手套，他感到骑手的手那么柔软，几乎还隐约地透出了温暖———他第一次，几年来第一次这样怀着真诚的感激之情与人握手；他忽然意识到，世上还有好人，尽管风毛麟角。

他呆呆地站在那儿，心中不名又生起了疑惑。昏暗的街灯在晃动，海风丝丝地掠过他的面颊。

摩托车手掏出钢纸，拉过作健的手，在他手心上写了几行英文："前面有一家小旅社，安全。"他感激地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目送着他急驰而去。

几分钟以后，他找到了这家小小的旅社。店主对这位美金支付却居住在这种破烂小店的旅客理所当然表示出惊讶和迷惑不解。他们给他了在这儿称得上最豪华的招待：一杯冰镇白兰地———这是香港人喜欢喝的酒、炖鳗鱼，美国风味小牛肉，由于是冰冻牛肉，所以他感到不怎么样，以及两个螃蟹。骑蟹他多年未吃了，在这儿能吃到，好歹是幸运的事。

吃饱喝足，他便带着连日的倦意入睡了。当然，他已经习惯半清醒地睡着，他不敢太大意，唯恐一觉醒来看见满屋子的警察。他略略闭下了眼睛。

然而不知不觉他睡死了过去。大约两个多小时之后处被从门缝里轻轻漏出的电话铃声惊醒了，便一骨碌地直起身子，悄悄穿上鞋子———这种旅店的安全系数几乎等于零。

他小心翼翼地走到门边，仔细地听着外面的动静。但老板嘟嘟哝哝什么也听不清楚，忽然见他转身朝他房间走来，便隐身躲在房门后面。老板推开门，轻轻地叫着：黑岛先生！；黑岛先生："一边向他床铺摸去。

他从后门出来，拍拍老板肩膀，老板不由吓了一跳，顿时张口结舌说不出一句来。

"你怎么知道我黑岛？"他厉声问道。

"是，是您的电话，他说，说您叫黑岛。"老板瞪大了眼睛。

"他没告诉是谁？"他厉声问道。

"是，是您的电话，他说，说您叫黑岛。"老板瞪大了眼睛。

"他没告诉是谁？"他缓了缓语气。

老板莫名奇妙地摇了摇头。作健心想自己住在这里只有那个摩托车手知道，旁人肯定是不清楚的，难道是那个年轻

人车手？他疑惑重重走到柜台边，拎起话筒。

“喂，是谁？”

“我是冈特！”

居然是那个报告了警察的冈特·梅维乌斯！他不禁恶向心头起，怒从胆边生，象换了个人似地狠狠地对着话筒。

“啊，梅维乌斯先生！您好啊，也许现在旅店外面警察正包围我呢！你这个坏蛋！卑鄙的家伙！”他压着嗓子骂道。

“你误会了，孩子，不，作健，那不是我去报告的，我正想说明———”

“见你的鬼去吧！”作健怒气冲冲地摔下话筒。

他觉得世人之心叵测，觉得所有的人都在为他设下陷井——当阵阵敲门声传来时，他便感到如此。

门被打开了，一群彪形大汉闯了进来，为首一个恶狠狠地咽了口唾味。

“喂，阿坤！这个家伙吗？”

老板象长了胆量似的，朝着作健嘿嘿冷笑着，和刚才那副猫见老鼠的子完全不同。

“不错，不错，正是这位先生，他身上恐怕有好几万呢！”老板点头哈腰地回答。

作健明白了这是怎什回事———真是祸不单行，转眼间又冒出一批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好汉。

“喂，我说这位先生，是你自己送上来呢？还是叫我们动拳头？”这为首的不可一世地说，“等不及你叫警察，就得完蛋！”作健朝后退几步。

“他也许不敢叫警察呢。”老板阴沉地说。

“是这样啊。太妙了。”他一步朝前逼。

“慢点，先生们，动手之前你们不能先问问我是谁呢？”健用客气的口吻说。

“在这儿我可不管你不谁！”

“那好吧。”我脱下了外套。他的强有力的拳头和肌肉都

在迈阿密练出来的，他具备这样优良的品质，必须归功于美国的监狱生活。他不动声色地盯着为首的家伙。

外面一片静谧，偶有几声夜行车的鸣响。

三四个家伙一起恶狠狠地扑了上来。作健不忙不乱。他左右挥拳，将他们击倒在地上。只有一分钟不到时间，他就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他靠门上喘了口气，望着躺在地上的几个家伙，心中不免有些得意。

作健悠然地脱下外衣，微微一笑。

“喂，这代价付得太大啦!”他嘲讽地说。他已转向老板，“老板，谢谢了，我得赶快离开，这里他妈的简直成了强盗窝了。”

他一把揪住老板的衬衫，象丢小鸡似地把他推在一边，然后拎起皮包，朝外面走去。天似乎已接近凌晨了，倦意悄悄地从他身上消失了。两天以后，他将去鸭巴町[1]和莫姆手下人员接头，以便选择地点制作另一块伪版。

不管如何讲，这次在个旅店与好汉们的拳脚相见一场，起初作用是微妙的，而后却几乎改变了他的命运。虽然他并不相信命运，认为那仅是巧合而已，偶然而已——生活的结局并非在必然中决定；他每一次都在拼命挣扎，向必然作出挑战的姿态。

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三十日，这天是星期天——当地在荔园剧场附近的一家中式餐厅里吃晚餐时，又见到那几外挨揍的汉子吞吞走进来。他们扫视了餐厅的每一个角落，显然，他们注意到了昨晚令他们饱尝老拳的人正衣冠楚楚地坐在那儿进餐。他们很耐心地从他身边走过，一边睨视了他一下，随后拣了四个座位的桌子坐下，要了四杯加冰块的白兰地，依然慢条斯理地啜饮着，当然，他们的祖母仍然不进朝

① 鸭巴町，阿拉伯之译音，为香港一海滨地区，有豪华的水上饭店，当地称海上皇宫。香港人又将阿伯丁之译为香港仔

作健这边扫来。作健明白，倘若现在餐厅里闹起来，对他是不利的，意味着他会被警察发现而认出来。他要做的是默默无闻，谁也不去惹他、注意他。

他看到其中一个穿白西服的年轻人突然起身走到柜台边，拨了电话。他摸不透他究竟要干什么。幸好他对这一带街区是熟悉的，即使他们存心报复叫警察来，他也稳可以溜走。他下决心看看他们打算干什么。"反正也是无聊，消磨时间吧。"

于是他象开幕前的观众那样略带好奇的心情静静等待着。

7、香都黑网

他在灯光下还戴着墨镜，不免使人感到滑稽可笑。不过，最初那个流露着悲剧主角所特有的神经质和忧郁的眼神的人并没有记起他究竟是谁，这人象欣赏一副肖像那般盯着他；几分钟后，此人似乎变得有些激动起来———作健心中暗暗诧异。这个脸色苍白的家伙对旁边的年轻人嘀咕了几句，年轻人便起身朝他这里走来。“黑岛先生能过来喝一杯么？”

他弯下腰轻轻地说了一句。

“能告诉我那人是谁？”作健嘴角挂着一丝微笑。

“他是我们老板，王老板。”

作健拎起包，跟着他走向那个人。他也觉得他面熟，但又记不起他是谁。

“黑岛先生，请坐吧。”这个男人双眼闪烁着兴奋的光亮，朝作健作了个手势。

“阿镇！来杯威士忌！”

“我不认识您，先生。”黑岛作健冷冷地说。“黑岛先生，说到王弘这人，您大概不会不认识吧？我就是王弘啊。”

“哦，”黑岛作健心里明白，但不便流露。“好象忘了。”

“是啊，”王弘感慨地看着他，已经有七、八年不曾见了，

我们都老了。哎，不过，现在说老了也话有点可笑。看来，您对在念中学和生活的一段时间忘得太快了些。”

黑岛作健暗想，正是沧桑多变，岁月居然将那时生龙活虎的小伙子消磨成这个样子，自己简直认不出这个老同学，老朋友来了。

“不，没忘，谁都会有难忘却的日子，”他依然漠无表情，“那段日子现在清清楚楚地记起来了。”

“我们正该好好地喝几杯。作健。”他说，“在香港遇见你我毫不意外，不过，当初我对你居然能逃出莱弗尔监狱感致难以置信，因为您太不象了！”

“生活可以改变一个人，”他淡淡一笑，其中仿佛还含有几分酸苦和自嘲，“这是谁也想象不到的、我表示歉意，因为我昨晚失手了。”

“没什么，没什么，”王弘笑了笑，“这些小兄弟不过贪财而已。”

“是啊：”旁边那个青年接口道，“早知道黑岛先生是如此的人物，我们也不会无礼了。”

“好，言归正传吧，作健，以后你打算找什么出路呢？”王弘说，“象你这样的人，找公开的工作怕是不行的罗！”

“唔，一切只得再说了。人到了这一地步还能干些什么哪。哦，知道我妻子么？”

“知道。。她是在你入狱后失踪的。”

“她带着我的儿子，他也失踪了。”作健低垂着头，他不愿让王弘看到自己这副颓丧的样子。

“这我们不知道。令尊大人临逝前没说么？”王弘问道。

“别提了！你知道我个时候起就对父亲充满敬畏和仇恨。”他说。“父亲没有告诉我什么，我得自己去找。”

“如果你需要我帮忙的话，可以找我。”

“也许香港，只能靠你了，没办法，丧家之犬呢。”他苦笑着说，一个念头在他说话之间疾速形成了：他或许的确可

以依靠王弘的力量，摆脱PQ和莫姆的控制，当然，如果不改变，那么自己制五百元那块版子交上去后即何隐逸起来，可是他感到这不公平，他需要报复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对他太无情了，象凶兽那般夺去了他的爱情，他的正常生活，以至使他如一条丧家之犬：

王弘给了他地址和电话号码之后，他便从这个餐厅里消失了，去寻找栖身之处了。他不能在某个地方呆得时间太长，因为他毕竟是罪犯。

数天在飘忽不定中度过。当他看见身边和那晚穿戴一般摩托骑手疾驰而过时，他心中顿时涌起某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他几乎无法判断，这个世界究竟是不是一个？或者事先安排好的故事？他倒是希望再遇见这个年轻人。从小旅店的电括来看，此人与冈特·梅维乌斯肯定有关系，否则他怎会知道自己在冈特．梅维乌斯肯定有关系，否则他怎么问的答知道自己在冈特家中？冈特又怎能给他打电话？至于这些疑案，他未及去思凯一十二月一日了，下午一点以后他必须去会PQ的人。

他的孤零零，和鸭巴町的热闹喧嚣相比，显得极不谐和。他又想起在巴黎大街上见到的踽踽行的老头。

那些在广泛广阔的胸怀中飞翔的海鸥，再次令他对自由深深地感到艳羡。他下意识地觉得，总有些眼睛在盯着自己的脊背。

一点四十五分，的确有一双眼睛悄悄地从人群中寻视着他，当地偶然回过头来时，便与这种眼光碰在一起，意外！他没想是他！

“儒瓦耶博士？”他猜不透怎么又见着了这个小眼睛、精力充沛、头脑灵活的老头子。

“我想我的看法是对的，莫姆先生这镒又输了！他跟我打赌说，您见到博士断不会惊讶，可您惊讶了，黑岛先生：”他满头银发在晃动。

"莫姆先生没有弄错吧?"

"不，不会的。我是到香港来参加精神病学的研究年会的，我想告诉人们大脑损伤引起的精神分裂症，还有就是痴呆症的痊愈率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痴呆呆患者的幻觉中总是有一个第三者在和自己娓娓交谈，有时他们说的字句竟然互相同"正象魔鬼作怪。我和莫姆就是这种患者，我是精神病学家，而他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但我们有共同的语言，他说到这里，做了个鬼脸，"至于什么东西相同，您以后会知道的。我们可不是一群头脑简单的直立行走动物，"对于这种怪声怪气的喋喋不休，作健倒感到很有趣。

他想，如果博士也狂热地加入到这个犯罪的行列中来，那的确是魔鬼的诱惑——老糊涂总是固执而又不知不觉，也许到临死尚未觉悟呢。

儒瓦耶说，莫姆要带的东西已经安然到了香港。莫姆认为作健是对的，"艺术品的加工确实应该在香港进行。"博士说。"我要做的就这些。其他的我一概不懂。"

作健又猜想到，儒瓦耶恐怕只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对于制伪假的事，他可能是不清楚的。他点点头。

"他没费许多力气就接近我，他真是个聪明人，如果不是因为我和他一样讨厌和痛恨美国佬。也许不愿帮他的忙的。"

这话一时勾引起作健的兴趣。

"怎么说博士也痛恨美国佬?"

"是啊，他的父亲是被美国人逼得自杀的，我呢，只不过对于美国佬嘲笑法国感到愤怒而已。哦，那时候您还兜着尿布呢。都怪该死的马奇诺[1]，让美国佬笑了一下。"

博士的话仿佛要让人们相信他是个坚定的爱国者，正在为维护法兰西的荣誉而不倦斗争。不过这种斗争简直象发生

---

① 马奇诺是法国的一位元帅，这里指马奇防线

喜剧、闹剧中的一个情节———滑稽可笑。

“记住，黑岛先生，明天晚谁七点有一个人话去取放在启德机场小件行李寄存处的那只皮箱。您必须提前十分钟到达那儿。待那人拿了皮箱，您就跟着这人，跟他坐上汽车，什么都不要说，懂吗？我不知道这人的长相如何，只是要记住时间和我的那个带银色线条、褐色的手提箱就可以了，是从巴黎班机上下来的。其他么，我看的确是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跟他到哪儿？”

“我不知道，”他耸耸了肩，“莫姆没告诉我，我想就没必要去问了。不过，我也感到这里有点鬼。我该走拉，今天的我请客。”

虽然作健觉得这样做好点画蛇添足，而且说不准有麻烦——他并不认识那个取皮箱的人，如果那是警察？不过，不干是不行的，无论有多大的风险，他还得乖乖地跟着那人走。

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二日的晚上，他提前来到小件寄存处。他几乎要骂人了，因这里连个椅子都没有，他必须来回走，要么站着。幸好旁边有一排电话间，他便侧身隐了进去，一边作作样样地拎起活筒，一边透过玻璃向处窥视着。七点，这个人终于站到了窗口的一侧，从窗口取下那只褐色的皮箱。对，应该是他了。作健扶了扶墨镜，跟着那人穿过候机厅，向机场大门走去。

那人钻进自己的铃木小货车，发动起来，然后然后关上了车门。作健心想奇怪，怎么把车门也关了，就在他站他那儿盯着铃木车时，铃木车忽然倒了一下，掉过朝这里慢慢驰来。他迎了上去。只见那人朝他点点头，又把车门打开，他便疾步过去钻进了驾驶室。

他默默地朝他看了一眼，这是个脸色沉峻的中年人，他忽然发现，他的领带也别着一枚黑色的别针。他明白了，此人不会是警察之类，万无一失。

“我李朱全，美髯公朱全，一百零八将中一话，黑岛先生，

那块版子制作的地方我已经租到了，在湾仔的度假村。油墨和纸张我已派人去日本找饭守组。"①他一边驶车一边说，"他们答应设法为PQ进口日本制造的凹版纸。看来您的确是权威啊。"

"能者多劳啊。"作健微微一笑，"而且身不由己。"

"唔。"朱全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黑岛先生是大坂人？不，东京人。您呢。"

"哦，我是江苏南京。"他很有兴趣他说："我父亲是国民党员，他现在还住在曼谷，五十年代曾在九十三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时，以李弥为首的国民党残部逃入中泰缅边境苟延残喘。国民党军七0九团改一九三师，二七八团改九十三师，专在这一边境地区从事鸦片生产和走私，至七十年代均被遣散。

彭师长手下干过。我当然不同了，在大坂五年，后来我自己一人回香港。

"您父亲为什么不回台湾？"

"他已经老得连路也走不动了。"

铃木没花多少时间就在湾仔假村停下，一排排小巧玲珑白色楼房幽静地躺在星光之下。除了海浪翻动的声音，大都市特有的喧嚣和骚动在这儿显然减弱多了，"真安静呀。"

他不由赞叹了一句，"简直象又来到了迈阿密。"

"哦，你去过迈阿密？"，"有这么象？"

"啊，啊，"他意识到说漏了嘴，"去过一次，是很象。字根表的海洋，激动的海洋。"

"您也象个诗人了，是吧。"朱全嘲讽的评价。

两人走进一栋两层楼房。

看来也他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光线充足，设备齐全。五百元伪版将在这里开始制作。当然，和在帕勒芒梯也大街五

① 日本一黑社会组织，"饭中组"守饭守帮

一三号一样，这里也布置了一道秘密的警戒线，之所以莫姆选择海仔这一处的度假村作为制版地点，是因为PQ处在兴旺强盛时期曾向度假村的建造作了一部分投资PQ将那些通过贩毒品等获得非法利润转为合对的投资；而且，其中几栋楼房的内部结构完全按照PQ的要求所设计。所以，既舒适，又安全。

"就是这儿。您需要的东西都在皮箱里。"宋全说，"从现在起，我必须对您的安全负责。如果您想出去，请别忘了告诉我一声，干我们这种事随时都有危险。"

说着，他打开卧室和浴室的门。

"洗个澡，休息吧，睡个好觉，我该走了。"

门关上了，一片幽静。作健环视着这儿间舒适的房间歆，心中不免生几分感慨、心想自己如果有成功，也要买一套这样的住房，远离喧嚣和不安的都市，安安静静地过隐逸的生活，他对四处飘流和受人摆布的日子已腻烦透了。

半小时后，床旁的电话铃声将他从甜美的梦境中惊醒过来。他懒洋洋地拎过话筒。忽然传来了德语，他明白又是冈将·梅维乌斯。

"对不起，先生，您打错了！"他脑怒地用汉语回答，随后挂断了吧话。但几秒钟后，铃声又急促地响了起来，这使得他没有时间去考虑冈特．梅维乌斯怎么如此迅速地知道他到了这儿。

"对不起，作健，请你赶快打开电视！"梅维乌斯的口吻好象显示了某种事件的严重性。

这次他没立刻挂断电话，而是满怀疑惑地移动身子打开了电视。

"儒那瓦博士此次来港是参加在本港举行第七届精神病学年会的，"播音员用流畅的粤飞快地叙述着，"他是巴黎地区颇著名望的精神病专家和权威。他的被害，引起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同行们的悲哀。不过，据警方发言人说，此案是否

属于抢劫杀人案，还有待调查，虽他随身所带的财物已被洗劫一空。本港警察目前正在对一些现场的目击者进行询问……"

作健几乎有些惊呆了，就是那个满头白发的小眼睛老头，昨天下午他还告诉他仇恨美国，现在却已躺在血泊之中，凶手在他打开房门时向腹部捅了几刀。

他的下意识提醒自己———这决不是抢劫杀人，但是谁杀了他？他不敢想这样一个判断：PQ 集团的杀手。如果牵涉不多的博士都难免一死：那么自己，作为局内人、知情者，而且单枪匹马，不象王弘那样有点势力均衡，难道不会被莫姆如同杀死一条狗一样杀死？他不敢想下去。等他听到话筒"喂喂"地叫着，才发现陷入了恍惚之中。

"谢谢，梅维乌斯先生。"

"不必客气，作健。我想说明上次是你误会了我，并非是我报告了警察。"

"那么你怎么知道我的行踪的了"

"这不便说，暗，不便说，"梅架乌斯支支吾吾地回答。"是那个在你家花园救了我的青年人告诉你的吧？""唔，你好这样认为的？当然，也只有这样。"

"他是谁？"

"这我无可奉告，"他突然口气强硬起来，仿佛受到了别人的侵犯。

"那随你便，梅维乌斯先生。"

"请不要弄错，他是来帮助你的。"

"那代我谢谢他，再见了。"

挂上电话，他蓦地又想到，冈特·梅维乌斯怎么知道精神病学家之死和自己有关？博士那一对不动的小眼睛似乎又象活着一般在地面前隐约地闪烁。

他觉得是一个谜：在他制完五百万那块铜版之后，他会不会象博士那样凄惨地走完人生之路？虽然对他而言，这路

要比儒瓦那博士长得多。

他感到自己是危险的——一别说钱到不了手，就连自己的儿子忆将永远没有父爱——父亲没有给他父爱，他要加千倍地赋予儿子；何况儿子一面都未见。虽说自己的人生之路不漫长，然而这路上到处荆棘泥坑，生活是何等残酷。

不能束手待毙，无论PQ是否想干掉自己。连着几天，他一边工作，一边酝酿站道脱利刃的威胁的计划，时间一天一天逼近，他手上那块铜版也渐渐精细了，完美了，简直真假难分。

脸色沉郁的朱全每天差不多要来两次，看看进展如何；作健明白，他来的目的并非如此。

十二月十七日，这天正好是周末，海上万里晴空，蔚蓝的天和蔚蓝的海象双胞胎那般谁也无法分辨。他独自一人驾着小汽车，无聊地在闹区兜风。在街边的一个电话亭旁，他把车停了下来，投了儿枚硬市，向王弘挂了电话。

“嘿，作健啊，这几天你到哪儿去拉！真够胆大的，小心警察啊——我可真以为你被警察抓住了呢！”

“不，阿弘，没有危急的事我决不会来找你的。”他神色紧张地朝街四周望着，怕被PQ的人盯梢。

“请别这样说，作健。我也时常有危险的感觉，但我很容易对付这种感觉。到我这儿来吧，记住，般含道三十一号地库！”

作健听到了他的声音，内心宽慰了许多。无论如何，自己决不是单枪匹马了！他急急忙忙地跳上车，朝般含道急驶而去。

他没注意到，他身后同时也有人正盯着他。直到车子在般含道三十一号门口停下，他才从反光镜中发觉，那辆引人注目的桔红色汽车也跟着停下了，但并不见人出来。他决，定先下车到对面去。当他打开了车门走向街对面时，只见那车里的人也打开了车门——他意料之外的景象发生了：一辆魄

的摩托飞驶而来，刹那间他只听见一种金属与金属以及肉体相碰撞发出的声响，随后是“噢哟”惨叫，他清清楚楚地看到半个身子钻出车外的家伙重重地倒在了地上。那位骑摩托的人和那个晚上救他的腕手穿着一模一样，他心里不由一惊：也许就是他！随后他再扭头看倒在地上淌着鲜血的司机，发现此人竟是朱全——一这倒并不使自己吃惊，因为盯梢自己的，也只有朱全了。

“骑手也同样在盯着他，”他这样想到，“肯定也明白对我干什么。”

然而他又感到骑手在帮倒忙，不免莽撞——一莫姆反而会怀疑自己搞什么鬼！他进了商店，从橱窗里向对面观察着，骑手会是谁呢？出于什么目的要救自己，他参找不出答案。

等救护车鸣叫着将倒霉的朱全送往院医后，作健戴好墨镜，深深吸了口气，推开商店玻璃门向三十一号走去。

他上了车重新发动起来，朝三十一号地库缓缓开去。这是个中等大小的地下停车场。几辆车稀疏地停着，他拣了较大的空档靠了进去，静静地等了一会，随会子揿了两声喇叭。只见左边角落的跑车里走出一个人来。

“喂，您是黑岛先生吗？”他扒着车窗问道。“我是小计，王先生等您哪。”

“那好，咱们这就去吧。”他打车门，拍拍小计的肩膀。

拐过一个弯。王弘正靠着自己的雪铁龙小汽车抽烟。彼此罗嗦了几句亲热话，便一同坐进雪铁龙。

“刚才是怎么回事”王弘问道。

“他想盯我的梢，但是被人撞了。”“唔。言归正传吧。你要我怎么干。”作健略略沉吟，然后将为莫姆做伪版的事告诉他，又和盘托出了自己摆脱莫姆的计划。

“这也许不难，，王弘想了想，“版子完成了在哪一天？”

“估计按这样的速度，一周以后可以完成了。只是今天这事会不会有影响。“你是说被摩托车撞的那家伙？”王弘思索

片刻。"谁都会认为只是桩普通的交通事故，肇事者逃跑了。"

"但愿如此"

"那好，按我们的计划去办吧，到时请你看看我的贝雷帽突击队！"说完，他轻声地笑了。

作健觉得万事俱备，只等着制完铜版了。

驾车回到度假村，在门口等候他的已是另外一个人了，他不禁在内心发出一丝愉快的微笑。

一周以后，五百美元的旅行支票已告竣工，他开始等莫姆的指标。

十二月二十五日，小子比利和马文两人来到香港。他们将护送铜版到法国。"莫姆觉得还是在巴黎印刷好，虽然您的意见不错，在香港印刷方便，不过，日本的版守组已经没法将纸张运到巴黎了，看来不得不运去，我给您带来了十万元的支票，您真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财。"

"莫姆先生还在研究他的古埃及文字？"

"是啊，他对此着了迷。"

"知道亚当·施瓦德吗？那个受伤的美国人。"

"哦，想起来了，这个美国佬已经列经在医院里了。"

作健听了，内心一阵歉疚，他本来可以救他的！然而这个美国佬已经死了，这个准是莫姆和海伊松杀死了他。施瓦德的[illegible]可他无法告诉他么。人就是PQ的首要人物！[illegible]莫姆。

对于[illegible]决定改变运送方法：原来他还打算在香港就地[illegible]日本纸张和新加坡的油墨较便利。可是临时[illegible]闹哄哄的巴黎印刷——也许他觉得巴黎更安全[illegible]，版子海运送到巴黎去，日期是在第三天的[illegible]星期三上午九时。

"怎么个[illegible]？"作健嘲笑地说。

"不，这与您已[illegible]，黑岛先生，没法告诉你。"马文狡黠地说，"您已经拿到十万元。"

作健蓦地心乱了起来，不知道如何运输，意味着他的计划将大折，他的希望将化为泡影。

十二月十八日，铜版放在马文拎着的皮包内。比利和马文各带着手枪，默默地钻进小汽车。

车子载着三人向码头奔驰而去。

阳光明朗地照耀着。

行驶了几分钟后，车子开入一条海边的公路。突然，比利从反光镜里发现后面三辆摩托车正在紧追不舍，他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那些骑手戴着头盔，正加大马力赶上来，比利渐渐靠边，打算让他们先过去，然而他没料到，与小汽车并驾齐驱的骑手挥动着手势，示意他停车。车上放着可以象魔术那样变出金钱的铜版，他岂敢停下车来！于是，比利得踩足油门，向前飞跑，拐过一个弯，眼见可以摆脱后面三辆摩托车的纠缠了，然而前方又出现了停着的一辆摩托车，两个骑手各持一卡宾枪站着，比利、马文不敢怠慢，也掏出手枪。说时迟，那时快，卡宾枪已经向他们迎面射来一梭子，打得挡风玻璃大块破碎下来，比利显然受伤了，脱缰野马似的小汽车戛然而止。那两个持枪的青年一起奔了过来，马文挥枪便打，撂倒了一个，另一个赶紧伏下。后面三辆亦己风驰电掣般赶到，冲锋枪子弹打得车皮直响，马文不住，被打得脸上一串枪眼。作健趴在底下，安然无事，等他抬头时，只见骑手伸进手臂，夺过皮包，随即掉头离去。一分钟多点，便断送了两人的性命。

作健赶紧侧身出来，打开车门拖出比利。满脸淌血的比利无力地睁眼睛，久久地盯着他。

“也…也许我当初不该在莱弗尔监狱救你的命。你真……真行，你战胜了……PQ。可你跑不了，你……你，你的儿子和妻子，在莫姆手里……”断断续续地说完，死了。

作健原先激动的心情忽然被一种烦扰所代替，他没料到，莫姆比他技高一筹，找到了自己妻儿并不告诉自己。不过后来一想，铜版到手了，就是一桩好事；如果逼到不得不用钢版去换儿子和妻子，那也值得。

然而那个妻子，他似乎连印象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8、与众合国对擂

“这位就是金至河先生。”大学生模样的达尼埃尔·莱伊一边朝墙上打着幻灯一边对J·M·莫姆说。“南朝鲜釜山的珍珠走私商，是个不错的人选。目前也在巴黎寻找合作者。

莱伊又换了另一个头豫，“这位是韩之农，绰号‘前夫’属于釜山帮的重要人物，而且在金融界也有影响。此人的其他详细资料暂没有。”

“李光庸，釜山帮的人称他‘大尉’。他在特种部队干过两年，后来成为釜山帮的职业杀手。”

莫姆手指敲着和刺斯鹰像，无语地思索片刻，两眼闪闪发光，突然站了起来。

“好吧，如果他有诚意，就让他干吧。”

“他和釜山帮关系不错，那些昂贵的珍珠就是由釜山帮走私到美国和法国的。”

“对，可以让他们把伪票抛出去，低于美元与韩市比价百分之十。”

“这在黑市上是很富有诱惑力的。”莱伊说，“他们会抢都来不及呢。”

“谢谢你，亲爱的达尼埃尔，你高潮和金先生谈谈，倘若

他愿意，可以先给他七十五万美元。

用一千元版子印刷出来的票面已达一百七十五万美元，莫姆对一个月内变出来的财富表示极大的满意，如果伪造的旅行支票能如愿地在市面上流通，那么美元的面孔上会给他弄上小小的一条伤痕——美元还未从贬值的泥坑中爬出来，在不久前美元甚至跌到了一盎司黄金八百美元。对昆。莫姆心头木由暗喜：他将要成功了，这是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报 L复。

当 J·M·莫姆知道了金至河这个珍珠走私商之后，便迫不及待地要有他达成协议，以便趁华盛顿元气未恢复① 之机，狠狠地搅乱它的金融市场。

此时金至河正住巴黎离法兰银行不远的胜利大街五号。他从南朝鲜带来的嗜好是几乎每隔一天都要去国家剧院听可拉丁区②的咖啡馆听歌，无论什么歌，他的耳朵都乐意接受。在一个微带寒意的上午，莫姆终于和这位整日沉缅于欢歌哀声中的金至河面对地坐了下来，由德尼圣岛上的圣母院谈到古埃及及法及墓室的诅咒，最后很自然地谈到抛集伪造旅行支票的话题上。

金至河对此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和热情。

“我可以给釜山的观光旅行社，然后口笼韩币，再去汉城兑换成美元，当然，大部分韩币必须带到香港兑换。”

“好，成交吧。看来我不得不破例喝一杯香槟酒了。”

莫姆的这句话曾经对作健也说过。

至于比价问题，莫姆听从了金至河的建议，从百分之十降到百分之二点二，使得这种旅行支票更便宜了。第二天，金至河通知釜山帮来法国秘密运出七十五万元。

这部分伪票在一周之后出现于南朝鲜釜山的美元黑市

① 指美元。美元印有乔治·华盛顿头像。
② 巴黎市二十个区之一，为著名的文化区

中，一些来到朝鲜半岛旅游的欧洲人和亚洲人，也在使用这些假支票。

莫姆和 PQ 的款子随后陆续地汇到瑞士银行，被秘密地储存了起来。

将近两周内，伪造的支票在南朝鲜各地尤其是在釜山被悄无声息地使用着，谁也没发现这些支票竟是一个四十不到的台湾制版工程师美仑美奂的手续。

二月十九日，南朝鲜信托银行釜山分行一位微不足道的出纳白载善和往常一样，准八时半从银行后门进行上班。九点五十分左右，白载善偶然感到有几张美元旅行支票的手某异样。但是他很快地否定了，也许是心情好坏有联系吧！因为持这种支票来银行兑韩币已不止几次了，难道偏偏今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感觉。

几分钟以后，这种感觉又出现了。白载善不得不起身走进副经理办公室。他对自己的行动很满意，因为自己并没有惊讶得大声嚷嚷。

"你肯定吗？"副经理轻轻咳了声，他觉得白载善应该有肯定的判断。

白载善摇摇头，作出经理意料之外的回答。

"那好，我们校验一下吧。"副经理挥动着手中的支票。"这件事现在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很正常，如果这种事传出去，银行就要倒霉。

过了半小时，这张旅行支票放到了验钞室的工作台上，检验员双手拿着铅笔来回不停地在荧光屏上比划着。

"我看不出有什么破绽，一模一样。瞧，这是我们的样币。"检验员迷茫地看着副经理。

"从来没有过这种事，也许白载善的感觉有些过敏罢。"

"说不准，也许他的直觉有道理，他干了十四年了。"

检验员关上荧光屏，取下样品和这张支票。"需要分析化验一下这种票子的纸张成份，只有此之后，我才能发表正常的意见。"

不到二十分钟，事实使副经理目瞪口呆：旅行支票所使用的那张并没有含麻的成份，而真正的纸币或支票的纸张却

相反。这是很难仿造的。当然，检验水平只到这一步，检验员还无法得知这些纸张的产地。另外，虽然通过对油墨成份——配方经常改变——分析也能鉴别真伪，但是配方只有美国人知道。

对于纸张中是否有麻的成份，作健曾经想提出疑问，然而即使提出了，这种含麻高级菲林纸也是根本无法找到的。

十二月一九日下午三时，釜山分行重要人物在紧急会议决定，此案除向保安局通告外不得外传，以免对信托银很不利。银行尽力在短期收进伪支票予以销毁。看来只能如此了，银行将损失数十万美元。

釜山帮悄悄抛售出的三十万元支票统统象垃圾一样塞进了信托银行的钱袋。而且，金至河与韩之农都清楚，银行必然是哑子吃黄连，连说个"苦"字都未必敢。就在两周前伪票进入黑市的同时，釜山帮领袖韩之农坐着戴姆勒——奔驰小汽车气派十足地走进日本富士观光社驻汉城办事处，告诉该处主任水原施朗，愿意以优惠的汇价给富士观光社面值三十万美元的旅行支票。水源史朗对这笔买卖当然感兴趣。拿着平均旅行支票来南朝鲜旅游，对于日本和东南亚的游客无疑具和很大的吸引力—— 这意味着更舒适和愉快的旅游。虽然八三年美元下跌很厉害，但并不妨碍一般人对手持美元旅行的奢望。"

"好吧，我们可以用日元吃进，但必须在本观光社咨询了贵公司的信誉之后才有这样做。"水原史朗显然使韩之农感到有些不妙。"真是抱歉的很，不过这也是国际惯例呀，请原谅。"

韩之农只得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富士观光社，反正他对日本人从来不抱有好感。

水原史朗虽然意识到这是一笔千载难逢倒贴交易，但出于习惯做法，他不敢立刻拍板。

十二月十五日，美国国家银行给了水原史朗一个吃惊不小的答复：美国银行从未发行过这些编号的美元旅行支票。这是最明了不过了：所有这些支票均是伪造的。

水原史朗读着答复文件，额头却冒出了汗，他赶紧打开一扇窗，以使自己激动不安的情绪在寒风上能趋于镇静。不过无论如何，终究有三十万之巨啊。

正在釜山调查的南朝鲜保安局的几名负责人员及信托银行釜山分行代表匆匆地赶到汉城，经过分析，断定这些伪票是同一个集团印制的，而且也知道了这种支票纸张是从日本进口的。侦破小组决定通知警方严格检查飞往日本的所有班机，他们希望能找到一个可疑者。

也许可以说是幸运女神的失误，持有日本护照的韩之衣和李光廉分别化名为村濑真之助和三宅德卫在于七日下午两点三十二分，坐上表国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发动机的吼叫，飞向旧金山；而非如调查小组所希望和猜测的样飞往日本。

至于那些伪票，南朝鲜银行默默吃进了二十万元，另外还损失三十多万。当水原史朗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暗自庆幸。

在这案件中，唯一受益的是釜山分行的白载善。总经理奖给他一笔小小的款子，因为尽管受了数十万的损失，可声誉还是保住了，如果不是银行而是那些吵吵嚷嚷的家伙发现了假支票，引起市民恐慌并予挤兑,① 那银行就得关门大吉了。白载善虽然受了奖金默作声，可心里却十分激动，他想，单位该对自己刮目相看了吧。

不过，以后也没有使小人物的地位有过一丝变化。然而国际刑事警察并没有缄默，圣克卢②派出了最优秀的鉴别伪钞专家温·李斯上校。这是一位面貌酷似贾莱·古柏③的们比利时人，一九五四年获得鲁汉天主教大学④。

法学硕士学位，由于偶然的原因，在他与一位奥地利姑娘热恋的时候，突然对法学毫不相干的伪炒鉴别这门手艺感到了莫大的兴趣，这样，将近三十年，这位文约绘的“西部牛仔”一直是伪钞假护照等制造者的劲敌。

他跟他奥顾利妻子说一句“我得去远东了”之后就再没有回到布鲁塞尔来。上校开始他的行动，立即乘飞机风尘仆

① 挤兑是银行卷持有看争向银行兑换现钞。
② 圣克卢，法国巴黎市效一处地名，系国际刑警组织国总部所在地
③ 贾莱。古柏（1901－－1961），美国著名电影赏，以演西部片中的牛仔而著称
④ 鲁汶天主教大学，比利时一所著名老牌大学。创办于1420年

仆地赶到釜山的信托银行进行取证——在三万五千英尺上空，他感到在这个时候度过五十岁生日再有意义不过了。

当然，任何时候并非都有意义。南朝鲜银行的闭口不言伪票，使这个比利时老头气得脸色发白："看来是有人在带一个五十岁的老家伙跳进日本海！"

9、流放地和海盗

一九八三年最后的一天即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六。

作健拨了电话到王弘处，铃拿声响了半天，就是没人接。此时，他心中忽然涌出了一种奇怪而可怕的想象，那块版子会夜长梦多么？也许会“遗失”，也许会被警察发现。他又不敢往可怕的地方想。

唯一的办法是去找王弘。于是他租了一辆计程车，朝般含道驶去；一路上，他暗暗祈愿，翼盼着快些见到这块版子——这不仅是——一块铜版，而且也是艺术品。

十五分钟后，那个中外男子粗暴地朝他嚷着，“滚开！我已经跟你说了，这里没有王弘！”

他感到这是老天在恶作剧。他拿出了王弘亲笔写下的地址。

“不用多说，谁会相信这个。滚吧，再不滚我可要叫警察了。”说着，男子拿起了门旁的电话。

若不是他心中默默地命令自己冷静，准会被气得晕倒。他没有任务回答，只是用自己冒着愤怒的眼光紧盯着送个恶声恶气的男人。这个家伙见他站着不动，便动手拨起号码来。作健左手飞快地按断了电话，右手出人意料地向他脸上握拳打

却，随后是“哎哟”和话筒落下碰着桌角的声音。没等这男子缓过来，他又是狠狠的一拳，直打得这看似强壮的家伙眼冒金星，软软地蹲了下去。他紧紧地伙住了他的头发。

“你喉咙太响，真对不起啊。说吧，该你说实话了，王弘在哪儿？”他一边厉声喝道，一边从那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双刃小刀，“如果你是死也不开口，我就让你死。”

刀的尖端抵着他的胸口；作健一下子变得非常平静。

“说吧。”

“我不知道。”他哼哼地说。

“再重复一遍，我可没听清楚。”作健嘴角掠过一丝近乎残忍冷酷的微笑。

就在他第二次说这四个字中前面三个字时，作健手心里的小刀已深深刺入他的胸口——噗的一声，象一个纸袋吹足了气放在脚下被踩时发出那般——这个一分钟前还傲然不可一世的男人，迅速地死去了。

作健放开小刀，毕竟是第一次杀人——虽然是个罪犯——他仍然免不了那种呕吐的感觉，但他克制住了。他凝视着他的脸上渗血的伤口，心情反而是安宁的。他开始象欣赏自己的艺术品状般望着这人死去的模样。

出现了可以称得上真正死一般的静谧。

当他用手帕揩着自己的手转过身来时，蓦地有个西装革履的家伙毫无表情地站在门外。

“你杀死了人，我们得处置”他露出一丝刽子手般的冷笑，“当然用我们的方法。请进吧，你是来找王弘的，是吗？”

“告诉我，他在哪儿？”

“我会找到他的，请跟我来。”他朝躺在地上的尸体瞧了一眼，然后无动于衷地走进来，打开另一扇房间门。

他停下来，按动电钮，两扇门渐渐地向两边移开。这间屋内摆设豪华，但光线却十分阴暗，使人觉得在沉沉的氛围中不知隐伏着什么。

作健环视了四周，脚步不由地停了下来。

“喂，作健，你找什么？”王弘突然象从地下冒出来似地出现在作健面前。

“快把那块版子还给我。”他冷冷地说。

“我不知道什么版子。”王弘露出惊讶的脸色。

“别装蒜了！你是伪君子，我以为友情比一切都纯洁，但没有料到这样，简直是太天真了！”

“我可不跟你猜迷。瞧，你杀死了我的朋友，你知道我会对你怎么处理？”王弘神态泰然地说“你的确很天真。”

“快把版子交出来！如果你不想干，那么PQ也不会放过你的！”

“谢谢你的忠告，作健。我并非你想象的那样坏，这是没办法的事，只能怪你太天真。当然，我决不会因为你杀死了我的朋友便以牙还牙，否则我早就去叫警察了。用我们的方式吧，那种处置说实话有点象十八世纪。我们要送你到‘澳大利亚’去。”

“别胡扯了”作健了屁股坐了下来。

“那是我们的习惯叫法，我要让你过上一种隐士式的生活。阿文、阿熊，剥夺黑岛作健先生的自由吧。”

话音未落，两个彪形大汉猛地把他从椅子上拽了起来，随后紧紧按住作健的手臂——他来不及搏斗了，只能徒劳地挣扎了几下。

“很对不住，黑岛作健，我不得不这样做。”王弘脸上似乎还浮着略带嘲讽和虚假的悲哀神情。

“如果我还活着，我会找你算这笔帐的！你这个骗子！”他破口大骂起来。很奇怪，他从来没有这样骂过人，胆怯、中庸、懦弱，在这种天的怒气之中倏忽消失殆尽。

他是无力抗拒的：他被蒙上眼罩，绑住了双手，让人推着钻进了汽车，然后汽车飞驰，颠着，停下，又朝前。

此时，他那种胆怯、中庸又出现了，甚至暗想着能许能

心平气和他说服王弘放了自己，甚至想宁愿沉默接受耻辱以求生存——这些东方人的特性在作健的身上表现得尽善尽美、他毫不掺假地相信，自己不能征服这帮人的内体，但最终可以战胜他们的思想，然而他对此太缺乏自信，真是怪哉。于是，他沉默了："反正我有足够的耐心。"

下车后他感被推上了甲板——的确，他在一条个小的游艇上。

几分钟后，游艇迎着浪花驶离了港湾，除了潮声和发动机的噪声外，他什么也听不到，似乎任何个人都在故意保持沉默。他意识到船已行驶大半天了，王弘会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去呢？忽然机舱里的噪音渐渐减弱了下来，随后一阵杂乱的脚步，向他走了过来。他被摘下眼罩。

象太阳一下子靠近了地球，作健双目被这硕大的火球灼得又紧紧地闭上了。"这是什么地方？是'澳大利亚'？"他心中胡乱地猜测着。他这时的心情，几乎和被 PQ 救出莱弗尔得监狱时差不多，也是懒得去揭开迷底，宁愿让脑袋由一片空白占据着。

"喂，逃犯！"作健第一次被人贼他逃犯，他的心微微一震，他现在简直无法回答自己，逃出弗莱尔得究竟是为什么？难道命运注定他将陷入另一种类型的缧缧绁和囚笼？

"喂，你在这个荒岛上住一辈子吧！你会成为基度山伯爵，这个岛上兴许埋着金银财宝。别想逃出来，没倔冒被海盗杀死的风险进入这一带海域。不过，比起枪毙了你，那可仁慈得多了！再见吧，伯爵！"

一个背枪的青年解开绑着他的尼龙绳，然后恶很狠地用枪托把他推入没膝的海水中。

他简直想要歇斯底里的狂叫了，但没有。他拼命地在海水中游向渐离的个游艇，艇尾打出的浪花溅着他的脸。

那青年手持冲锋枪，朝他前面猛射了几发子弹，打得水花四溅，作健不得不绝望地停了下来，望着小艇高速离去。他

远远地听到他们在枪声中狂笑着。

碧蓝、深邃和无垠的海！此刻如同一群从睡眠中醒来的野兽，穷凶极恶地扑向他，要吞噬他、粉碎他。他感到口干舌燥，浑身乏力，慢慢地向海岛游回去。

以往，他一直感到自己是孤独的，而现在，他体验到了真正的孤独，仿佛正身处世界末日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在眼前消失，朋友消失，敌人消失了，妻儿也一并永远地消失——然而他强烈地希翼着有一艘迷航的船驶近小岛，他不愿放弃一丝逃离死亡的微弱的希望。他清楚地知道，这是梦想。即使遇着人，也只有是杀人不眨眼的海盗了——难道他们还会来杀了等于死人的自己？然而，无论怎样，他还是有些恐惧的。

天色缓缓地暗了，背后血红的夕阳正如巴黎街头的老人那样孤独而平静地隐入海中。

他知道必须在天黑以前找到食物和可以睡一觉的地方。夜晚的气温会骤然降低，而他此刻仅穿件衬衣。

他加快脚步朝方圆只有千米不到的小岛的后面走去，试图找到些什么吃的，然而除了光秃的岩石，也只有低矮的草丛。突然他见到右边个山下，露着隐匿的小茅棚的一角。他一下子充满了信心，疾步走去。

果然是一个可以睡下一个人的小茅棚，而且正好背着风向。他知道这儿曾有过和自己类似的人，但这人也许已经得救了、被解脱了。在茅棚一头，还放着几只锈蚀的水果罐头。作德又惊又喜。

“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他一边用小刀撬着水果罐头，一边自言自语。

尽管外面生锈了，可水果的味儿还不坏。不知怎么搞的，他忽然吃着吃着想到，如果有充足的食物，倒愿意象鲁宾逊那样隐居在此。当然，这种稀奇古怪的狂想片刻之后便在寂寞、孤独、困惑和恐惧的侵袭之中烟消云散了。

他怀着迷惘的心情悄声躺下了。

天也随之暗淡了，只有满天星斗在晴朗的夜空悬挂着。作健将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度过公元一九八三年最后的一天。他在苦苦地思想着一个女人：卡拉·梅维乌斯。他作着这样的梦境———经过疯狂的性交后，他倚靠在她赤裸的胸怀中静静的吸吮着她的乳蕾，用毛茸茸的胡须蹭着她硬梆梆的乳房。卡拉．梅维乌斯半睡着，手却轻握着他的那东西，摩娑着，使他又一次冲动起来。女人是一种宽慰，一种力量，特别是她的肩膀——也许他本身是与别人不同：他不喜欢娇小玲珑的亚洲女子，他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和别的男人一样去保护他们。

第一夜是在迷乱的半清醒、半睡眠的梦幻中逝运的，当翌日的太阳精力充沛地冲出海平线时，他意识到生活真正地开始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如果没弄错，今天应是星期天——繁华和暄嚣的都市已不属于他了。此外，对于那块铜版，他显然淡忘了。或许，环境便是引诱人们暴露人的本性的饵食和温床，善的、恶的，可以一露无遗。作为罪犯的黑岛作健来说，在这个荒岛，前些丑恶的欲念似乎已被烧毁了。他摆脱恶之负荷，环岛走着。然而他被绊了一下，左小腿被岩石划开了，鲜血流了下来，他低声骂了一句，然后用手紧捂着。

由于伤口不小，血还在淌着。他只得小心翼翼地脱下裤子，甩在水坑里洗了洗，用的树枝插在石缝中，把裤子高高地晾在树枝楔上。当他弯下腰瞥见水坑中有几条水蛭时，倍感意外。他发现水是淡水，这样即使水果罐头吃完了，也能喝几口这不甚清爽的水。他抓住一条水蛭，让它吸附在自己小腿的伤口上，很快，血止住了——这个方法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是一试即灵——那些人用水蛭来吸出伤口里的於血，使伤口很快愈合。

到了中午，他显然是疲累不堪了，便就地躺下，美滋滋地睡了一觉。

当他醒来时，已是下午四点左右。谁会知道他在梦幻之后又回到现实是命运的选择？不过，黑岛作健相信这是意外，一个使他欲欢呼雀跃的意外！

他那条高高地晒在树枝上的白色裤子成了他的命运之神——虽然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谁敢说，偶然是真抑或是假？在你不敢相信的时刻，它来临了。

"一艘轮船上的人们从望远镜里发现了荒岛上高高飘扬白色布条儿，他们认为岛上一定有人。于是，在轮机的轰鸣声中，作健看到这艘船渐渐在一九八四年第一天靠拢了小岛。

他兴奋地挥动着手臂。他的双脚直立行走的同类行走的同类来了。

他取下裤子，发疯似地向海边猛跑，然后扑通一声跳海水中，朝轮船游去。他看到了那几张靠在船舷上黝黑的亚洲人的脸。

终于，他湿漉漉冷得哆嗦着走进了他们的船舱。此刻，他什么也不想说，只想享受一下在一群人中间的奇特感觉——当然，在轮船离开小岛时，他忽然惋惜起来：他只在这个荒岛上呆了一个夜晚，一个白昼。

"你是哪儿人？"一个粗旷的水用手英文问道。

"不，我是日本人！"他以英语回答。

"喂，你是一个人来小珠岛度蜜月的吧！"水手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被人拐卖到这儿了！"现在作健具备了开玩笑的情绪了。"小珠礁，你在海图上查不到这块海域，离香港两百多海里。"

"那么是海盗出没的地方喽；那你们怎么敢上这儿来？"他惊奇地问。

一个瘦瘦的中年人笑了笑，对他掏出了放衣袋里的手枪："有这个呢。真正的华尔特。"

"船长来了。"一个小孩子走进船舱告诉大家。于是大家纷纷站起身来。

"您是黑岛先生?"船长看着他，彬彬有礼地询问。

作健点点头。

"日本人?"

他又点了点头。

船长递给他一支古巴克劳纳牌雪茄。

"我是台湾人。越南战争时我曾在王宝①的特种部队里干过，因为越共一次偷袭使我们的小分队几乎全军覆没，于是我在暹罗湾干上了海盗这一行当。嗯，挺有意思。当然，我们没杀过人，我们是特种部队么。希望你能喜欢这儿。"

"当然罗，我已经喜欢上了。"

"不，也许明天你会受不了离开的，以后几天，我们将去马六甲海峡，一路上你会大开眼界的，看看我手下这支特种部队如何战胜对手。"他拍了拍作健的肩膀，"作健，晚餐我叫厨子烧个洛克菲牡蛎洛克菲勒牡蛎②不过，是没有菠菜的。"

走到舱门，他好象想到了什么，又回转身。

"哦，作健，以后叫我船长，别人都这么叫。你也不用去打听，我喜欢时叫法。懂吗?"作健燃将雪茄，点点头。至少目前，他喜欢这些豪义气的海盗。至少目前，他对于王弘的背信弃义和莫姆挟持妻儿的事，变得暂时淡忘。

一九八四年第一个夜晚过得相当愉快。他吃到了土法烹调的洛克菲勒牡蛎和昂贵的法国陈年葡萄酒。船长说，这瓶陈年佳酿是从一条利比里亚籍的集装货轮上搞到的。

"在马六甲到处可以见到海盗船，"船长介绍说，"那些外国轮船在晚上总是加快速度跑啊跑，它们可不敢停下来。我们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让这些装满日用品、汽车零件、罐头食品甚至武器的货轮乖乖停在我们船边。去年我们还搞到火箭

---

① 王宝了系印支战争时老挝亲美军官。美国曾出资训练了王宝特种部队，由美国军官指挥，共二万六千五百人，大部分是老挝苗族人

② 佐从菠菜和香菜的烤牡蛎

筒呢！”

船长酒一喝，话便多了起来。

“不过，只有三个国家的船只我们不会去攻击：以色列、美国和苏联。苏联货船只有一次遭到海盗袭击，但是船长说，小伙子们，机枪应当叫起来！于是，十分钟后，船用话筒对海盗喊，喂，笨蛋！来我们这儿收尸吧！”

讲完，他哈哈大笑起来。

“不早啦，你去睡觉吧，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开往马六甲海峡找活儿干，再见。”

船长摇摇晃晃地走了。作健也独自一个躺在了床上，船身随着波涛的起伏在剧烈晃动。

想着明天将随着海盗们驶往马六甲打家劫舍，那种复仇的意念又冒了出来，下次去香港一定要找到王弘，夺回版子。妻儿如何了？虽然至今不知儿子的面目，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更渴望见到他们。毕竟是亲生骨肉和结发夫妻呀，天理不容自己不救，他甚至想到海盗们是否能帮自己的忙。

船在颠簸。

第二天一大早，他还未醒来，海盗船长就起锚出发了，船员们开始紧张地忙碌着。日本人、泰国人和马来西亚人和他打着招呼，然后又起劲地工作。

下午四、五点钟，海盗船穿越了荫左兰群岛。在无垠的大海上，已经可以看到几艘商船在向西匆匆行驶，海鸥在展翅追逐。

天色将晚，他们终于在艾腊布岛附近海面上找到了目标：一艘悬挂希腊国旗的货轮。船长那支M——15冲锋枪不离身地背着。他取下望远镜观察了片刻，然后让作健站上了瞭台。

“特种兵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他嘴角挂着一丝仿佛属于军人只有的微笑，“加速！”

船速打到二十节。船舷下两侧的浪花在哗哗响着。“一刻钟以后就追上它！”他说。

那艘希腊货轮似乎发现了他们，船速加快了，但虽然，无论如何也溜不了。

“他们在改变航线，”船长端着望远镜自言自语，“不过没等他们靠近杰马贾岛，我们就追上了。

然盗船紧追不舍，终于在十五分钟之后，和货船并驾齐驱了，作健已经能看到那艘船上的慌乱的水手在东奔西跑。

“他们会开枪吗？”

“不，极少开枪，但会用高压水龙阻拦我们。国际船主协会曾建议商船不要抵抗，保险公司会出面的，于是他们只使用铁蒺藜、雷达和抽水机。”

电话铃声骤然响起，船长听着船员们的报告。

“好吧，那我下命令了，靠上去。”船长用坚决而强硬的口气说。

海盗船很敏捷地靠近了商船，不知谁朝空中打了一梭子弹，划破了漆黑的夜幕。船长抓住话筒，对商船讲起英语。

“阿维尼翁号注意了！我船的磁性炸弹已吸附在你船的左舷，请不要来取任何抵抗行动，否则等待你们的是同归于于尽！“

商船无可来何地停下来，它的甲板和船舱被灯光照得如同白昼；作健感到这有些象舞台上的布景。海盗们纷纷拎着冲锋枪跳到那艘希腊船上。不到半个时，希腊商船上的保险箱和客货船被洗劫一空。几分钟后，海盗船又飞快地驶离商船，当然，前后甲板每个角落都堆放着人拿得动的消费。

“下星期这些东西会在香港或者菲律宾的廉价物品市场上出现。”船长和作健一起走上甲板，他得意地说着。“干得真漂亮，先生们！”

说实在的，作健倒是很艳羡海盗们无忧无虑和丰足的生活，没有人施加给他们压迫和限制；他们是一群不知名姓的浪子，是一群将太平洋视作父亲母亲和朋友的隐士。虽然被称作“盗”，但比别人快乐幸福，即使身后坟墓，也是这超脱

乱哄哄的凡尘的海。

然而他不能在这个“特种部队”里呆得太久，他必须到巴黎去——如果自己的儿子妻子的确在莫姆那里作人质，那么他得将他们救出PQ之手。儿子虽然重于版子，但没有版子，莫姆决不会罢休的——想到这里，他真觉得自己人生维好、合途多外！

船长听了他的叙述，脸色略显古怪——当然作健是不会把自己的绝技告诉他们。“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帮得上你的忙，”船长说，“不过在经济上我当然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只是你以后别把船长给忘了。”

说着，他叫来几个船员，吩咐他们把自己送给作健的礼物拿来。

一个褐色皮箱在作健眼前打开。他惊呆了：几串项链，几只戒指，另外是整整齐的美钞。

“这些首饰值一、二万，钞票一共一万五千美元，的确少了些，不过够意思了！”船长拎起一根项链端详着。

作健心中一阵难以言状的感觉涌了上来，这简直就是的坐地分赃——不知是哪个外国鬼倒霉在船长手里。然而他又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感觉说穿了有几份虚伪；于是，他拿起了小皮箱，朝船长耸耸肩，船长伸过手臂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宽慰地看着船长，暗自庆幸还有那张支票完好无损地藏在上衣内袋。“但愿这可别又是伪造的！”他好笑好想着。

两天以后的一个中午，船长和他的海盗们回到了九龙，作健同时也和他们分手，船长给了他一个人的地址。

“许书平？”作健没听到过这个人。

“他现在正在香港搞走私买卖，不过数额很小，我们是在越南认识的，他那时搞军火生意，结果被南越政府关了几年。说起来很有意思：一个越南女孩帮助他逃了出来。”船长神秘地说，“你知道他父亲是谁？吴阶民，在台湾军统干过。”何作健经他一说，隐隐约约地记起了什么。

“莫非是四海帮的那个?”

“对，象作健你这样从美国监狱逃离出来的好手，许书平会敬佩的。他喜欢英雄人物。”

几分钟后，作健戴上墨镜，拎着褐色小皮箱，和他的救命恩人珍重道别，离开了相处数日的海盗们。他感到这些人由于对金钱持着玩世不恭的态度，所以格外珍惜友谊。这几日的记忆在以后是足够他静静地回忆并且激动一番的。

10、花都决死战

告别马六甲的海盗以后，作健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乘着计程车来到冈特·梅维乌斯家附近。

这是行健常留连忘返的地方。站在这一片花丛前，情人卡拉房间的香气似乎又刺入他的感官之中，简直如梦一般令他恍惚。他甚至期望卡拉·梅维乌斯还往在那一间房里，向他打开窗户。

他不知道冈特·梅维乌斯是否还怨恨自己，虽然那次警察的到来并非这个老头所为。当然，如果出于他侄女被一个亚洲人爱上的那段理由，他也许会向警察报告。但究竟是谁这样清楚自己到香港以后的踪迹呢？作健疑惑不解，决心弄个水落石出，他上前按响了本系统维乌斯家的门铃。

女佣人在报报了姓名之后姗姗地走来拉开了大门。

“梅维乌斯先生三分钟以后就回来。”佣人一边倒茶一边说。

他看到卡拉的那张相片依然如故地放着。他仿佛听到了熟悉的卡拉重重的脚步声正从那个房间里传来。他蓦地站了起来，象鬼附身子——他知道自己很清醒，而此刻的确有在种如同卡拉的走路时的声响传入他的耳边。他不知所措地复

又坐下。不，是梦幻、梦幻，还是梦幻。

他看到佣人有些惊慌，便强制自己镇静些，"卡拉小姐一直没有回来过?"他指的他从她离开他以后。

"哦哦，"佣人恍然大悟地应了一声，"小姐没有回来过。不过，去年有个美马先生经常来这里。""你是说美马一郎?"他吃惊地问。

"这我不明白，反正他是个瘦瘦的老头儿，脾气很古怪，他常说作健作健什么的，看来你们认识。"

作健心头又不住一惊，他弄不懂这个固执守旧的老头子究竟在打什么鬼主意。门铃响了。

"梅先生回来了，我得下去了。"女佣噔噔地走下楼梯。

冈特·梅维乌斯见到作健安然无恙，并不感到意外。不管怎么样，他毕竟是自己侄女钟爱的情人，也几乎在德国结婚，虽然对亚洲不免有些不习惯，但对作健，自己倒并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他一度很喜欢这个勤奋好学，身怀绝技的日本人。"很抱歉，梅维乌斯先生，上次我误会了您。"

"没什么，孩子，"梅维乌斯一边脱下外套一边回答，"那是我的过错，怪我干了桩傻事。唉，怎么说呢。幸好你安然逃走了。"

"是那个年轻人救了我，能告诉他是谁?"

冈特·梅维乌斯点燃一只雪茄。他显然以这动作来掩饰自己的犹豫不决。他长长地吸了一口。

"哦，嗅，我不认识这个人。不过，有另外一个人很关心你的情况，他是你父亲的朋友。"

作健蓦地想刚才女佣说的话，明白了一点，但他要冈特自己说出来。

"谁呢?我也应该认识他罗。"

"怎么说呢"?冈特吞吐了半天，才支支吾吾地说，"就是美马一郎。"

作健心想果然是他!

“那天晚上，是我告诉他你到我这儿，然后他通知了警察。也许我不该这样说。”

作健听了这句，倒这几乎自已意料之外。这老头儿仅对自己妻儿下落闭口不谈，而且在这危急关头叫警察来抓自己！他忽然对自己的父亲又痛恨起来。

“要是我向警察报告你在我家，也许你早进了警察局了。”

“我得去巴黎，我妻子和儿子被莫姆抓起来作了人质，必须救他们。我没想到父亲的朋友竟是这样的人？”

“我也明白不了，”冈特叹了口气，“我对警察来也很吃惊，我想只有美马先生才知道你在这儿。他要我在你来这儿找卡拉时就告诉他。”

“好吧，这账以后我会跟他算的。本来我并不愿得罪这么多人。”作健感叹地说。

“告诉我在你巴黎住哪儿。”

作健瞥了他一眼，感到没必要不信任这个德老头。

“放心吧，我不会出卖朋友的，孩子。”他的眼光中流。露出和蔼的神情。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在勒皮克街的蒙马特高地饭店。”他思索了片刻说道。他没有忘记那个寻找J·M·莫姆的美国佬亚当·施瓦布，那份内疚和遗憾深深地铬刻着。

冈特·梅维乌斯点点头，显然，他是想记住这个饭店名称。片刻、他取来一张支票。

“这里是三千五百美元，可以在巴黎国家银行兑现，是我的公司的账号。我想，我想能比这个帮你更多。”冈特心不在焉地对他说，“会有人帮助你的；”

第三天，也就是一九八四年一月六日，星期五，作健坐头飞往巴黎的埃班机，离开了香港。他从舷窗看到了蓝天碧海怀抱中的港九，心想此次一去，也许永远不会再来了，也许会被人杀死在巴黎某条街上。如果真的如此，他又将痛恨卡拉·梅维乌斯，为什么没有在成为孤独者的时刻给他一点

温馨和软语，世界已够无情了！

然而，一刻钟以前，他好象又见到了卡拉！她的身影、她的步态、她的柔姿，她的肩膀和金发！真象卡拉在另一世界中的映像！他几乎惊讶地喊出她的名字来。然而他又坚决地相信这不过是一种异常的心理活动，倘若确有人如卡拉那般相象，他当然会忍不住对她多看几眼，希望真的是卡拉！然而他又害怕真是他———不知怎么回事，也许是东方人吧，刹那间他忽然胡思乱想：如果真是她，"如果他手中有一：把手枪，那一定杀了这个德国女人；因为她所说的好聚好散，在她看来是一种抛弃、一种对感情的捉弄。他曾是心灵好痛苦的人啊！

波音 747 正穿越着中亚细亚的上空。一切如他所愿，并没有什么意外使作健改变住蒙马特饭店的打算。当他跟着侍者走进自己的房间，心中居然有如释重负的感觉，那种墙上的暗红色不断地平衡着自己紧张不安的心情。有点和初出莱弗尔得监狱时不同，他对巴黎的警察和宪兵显然不再感到草木皆兵式的恐惧了。

他坐在蒙马特高地泰尔特尔广场①边的露天咖啡座上，观察着那些拉着游客要画肖像的蹩肢的画家。突然一个年轻人拎了看上去很沉的个皮箱向他走来。

"您是日本人？"他用英语问黑岛作健。

作健摇摇头，他在猜测着年轻人的意图，抢劫？还是小偷。

"你总不会是越南人吧？要画肖像吗？"

"不。"

"只要一百法郎，这是最便宜的价格，他懒得理睬这个小伙子。"。

那么您对花三百法郎买一支鲁格 144 微型来复枪支是很

① 在巴黎蒙马特高地的一个小型广场，系法国各国肖像画匠聚集之处

难的，这和纽约旧金山简直没法比。

“我，我要小的。”

“啊，先上您有兴趣！”小伙象话剧演员那样夸张地表现着自己高兴的心情，“只有在巴黎悄悄地购买武器才称得是桩罗曼蒂克的事儿，请看吧，各种型号口径，德国的、俄国的，美国的，当然有法兰制造的。”

他把手提箱轻手轻脚地放到桌子上，看看边上没人，便打开了箱子。里面全是各式各样的手枪。

“简直是百货公司！”作健惊讶他说，“我用美元支付，怎么样？”

“当然可以，先生您挑吧。”小伙子认真地说。

“就这支吧。”他从皮箱中取出一支科尔特二五口径的手枪，随后掏一张五百美元的旅行支票给了他，“全部给你，这是真正的美金支票，我可不骗你。”

随后，他马上对后一句多来的解释感到好笑，也许是接触伪造的太多的缘故。他并不、想欺骗这个法国小伙子、看上去他还是个稚气未泯的孩子，唇边微微长头茸毛，鼻梁上还毛散落着几颗雀斑。

看着小伙子得意地走远，他心中忽然思象着自己那陌生的儿子的脸来。他希望儿子的眼能象自已。

．但愿小子比利的话是故意吓唬我，只不过处于遭暗算临死猛然涌起的复仇之心而已！”他心中暗暗祈愿。

不过，手中有了武器，总能干些有用的事吧。他起身衬过钞票，唤了辆计程车，朝帕勒花梯也大街驰去。五十三号这幢大革命对修建的楼房依然默默矗立在大街一侧，它那灰色的外表好比一个极普通的人的外貌，毫不引人注目。

PQ 犯罪辛迪加和机器还在这。儿转动着，J・M・莫姆也在他阴暗的办公室 00 如同埃及法老的墓室——忙碌着。

“很高兴见到您、黑岛先生。”莫姆手插在口袋里，踊到办公室门旁，“只不过您的姗姗来迟使我略有些不快。我至以

为您在香港被警察发现了呢。”作健微微咬着嘴，默默不语。

“我有幸见到了您夫人和您的儿子，”莫姆淡淡一笑，有某种无法比拟的威慑或震惊的含意藏在这谈笑之中，“您曾说到您没有见过您儿子了。”是的。他们在您手里?”作健显然的的确被震惊了，这是在他不敢意料之中发生的事。”

莫姆双手交臂抱在胸前，脸上无动于衷。“我想您对此很关心，是啊，父亲总是这样。我略施了小计，打听到他们藏在何处，然后派人找到了，于是我象招待客人那样招待他们。古代东方有句欢迎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是十分遗憾；我想眼下他们回到您身边的机会简直是微乎其微。”

“我不懂您这话指什么。”作健故作不解。

“所以，”莫姆没理睬他的问话，继续毫无表情地说着，“我没有马上用葡萄来欢迎您，黑岛先生，显然您是空着两手来巴黎的，不是吗？我呢，就象拉美斯二世对他敌人说的一样：我已经把他们扣作人质。”

“不!”他差点嚷了起来，莫姆先生！您可误解了！这不是事实!”

“我没法跟您多谈，黑岛先生，您是个聪明人，”莫姆狡黠地说，然后，他叫人打开了录像机。作健看到了自己的妻子，她正拘谨地看着镜头、“他儿子，是他的儿子，他发现那茫然的眼睛竟和自己一般无二！他想，不知妻子已经让他学会叫爸爸了么？他真想听见儿子在轻轻地喊他——他不由紧紧闭上了眼睛。

“好吧，我们成交吧，”莫姆说，您给我版子，我让您们父子团聚，怎么样，公平的买卖。”

作健沉吟了半天，狠狠地从牙缝中挤出“好吧!”两个字来，随后缓缓地走出客厅。

他没有立刻按莫姆的要求去做，因为短期内决不可能从王弘手中夺回版铜版，他必须救出妻儿。于是，连着两天，他老是坐在孔夫朗桥咖啡馆里呆呆地注视着三十五号这栋毫无

生气的楼房。他甚至想叫警察去搜捕莫姆和PQ，但不可能，这样一来，自己儿子也许会成为警察厅逮捕自己的诱饵。莫姆清楚地知道他想到的这些。

当然，两天的观察，宛职亚当·施瓦布一样！作健也捕捉到了一闪而过的灵感。他开始振作起来，他发现每天上午九时五十分，J·M·莫姆的儿子查理·莫姆总是由他的家庭教师领着，坐一雷诺车外出游逛。他想到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半路上劫持莫姆的儿子作为交换自己儿子的条件。他不禁摸了摸裤兜内的科尔特手枪，"我不该是一个懦弱无用的人！"他暗辨地说。也许，这是一种与父亲这个称呼俱来的情绪。

一月十三，作健一大早租了一辆小汽车，悄声无息地隐藏在孔夫朗桥咖啡馆门前停放小汽车中间，他戴上墨镜，装好子弹，开始耐心地等待着。

终于，这个男人拉着小查理走出五十三号黑乎乎的。大门，随后一头钻进雷诺车。作健觉得小查理和他父亲生得同样漂亮。他踏起油门，车子窜上马路，紧跟着那辆雷诺车。

他几乎看到坐在里侧不停地挥动双手的小查理。

当雷诺车中速驰入比利时林荫大道①时，周围不时袭来一阵肃杀的气氛，梧桐树摇曳着干枯的枝杆，犹如在做着恐怖的动作。

作健见路上很僻静，便加速超越了雷诺车，远远地横停在路中央。随着查理的男人似乎意识到了是怎么回事，猛地刹车，随后倒退企图溜之大吉。作健赶紧趴在车头，举枪便射出一串子弹。虽然没有受过射击训练，但他神奇地射中了司机，只见挡风玻璃一片粉碎，雷诺车的保险杠也被撞在树干上凹陷进去。他听到的受了惊吓的个查理的嚎哭，急跑几步到了车边，用力打开车门。然而，司机斜靠着着座椅，以垂死者最后一微弱的力量扣动了手中冲锋枪的击发机。作健

① 比利时荫大道。巴黎近郊的一条街道

躲避不及，拉开车门的左臂被一颗歪斜飞出的子弹击中。随着他诅咒声，司机血流满面，无力地垂下了脑袋，小查理则在角落畏缩着身子，瞪着眼睛不停地抽泣。”

“来吧，小东西!”他温和地对查理说看，一边去抱他出来，“查理，你叫查理吧?”

查理也不敢挣扎，只是看着他哭。

“真漂亮!”他想象着自己抱着儿子时的情景，他觉得这已不是十分遥远的事。“别哭，我得用你换回我的儿子。”

他挽着这个 PQ 首脑的儿子，坐进自己的汽车，此刻，他的心情犹如一团混合物，他感到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也许不该这么做，然而不得不做了，他变迷茫了。“查理的父亲会怎么想?”

车到里昂信贷银行停下，他心急慌乱地下车到商场买了几块糖果，又赶紧回车上，塞给已哭哑了的小查理。他有个奇怪的想法:“他不愿让个男孩感到自己是个不怀好意的绑架犯。

小汽车又漫无目的拐入科纳尔——德里昂德大街，随后向左驶进进维克多·雨果林荫大道，汇人奔向巴黎市中心的车流之中。

他瞥了瞥悄然怀着疑惑和恐惧的查理，只见查理默默地吃着糖。

“饿了吗?”他问了一句。

查理没有回答。

“喂，查理，饿吗?”他只得重复了一遍。

查理仿佛吃了一惊，他望着这个似乎有点好心肠的东方男人，显得不知所措，他小心翼翼地点了点头，小汽车在街上象流浪汉那样兜了一小时多了。

十一点十五分左右，出租汽车缓缓驶入小央市场，[1]停靠在地下车库。作健和小查理在圣德尼街找了一家日本餐厅坐下。

“我们就在这儿吃午饭吧，喜欢日本菜吗？”

“嗯。”小查理头也不抬。

“吃完饭我打电话电话给你父亲，让他来接你。”

“嗯。”他只顾闷头吃。

草草吃毕，作健领着他钻进电话亭，拨通莫姆的电话。

“我是黑岛作健，”他一边抚摸着小查理金色的卷发，边用沉着的口气对莫姆说，“查理很乖，他刚刚和我一起吃了午饭。”您说什么？”莫姆惊异地问。

“查理在我身边，莫姆先生，明白吗？”他蹲上身子，把电话筒递给了查理。“爸——”刚说出一个字，查理便哭了起来。作健取下话筒。

“莫姆先生，考虑一下吧。”

“您发疯了吗？莫姆神经质地在电话里嚷着，“要是我叫警察，我向巴黎警察厅报案呢？”

“那您就考虑一下您的财产继承人的安全吧，尊敬的先生。如果您拒绝我的要求，我就杀了您儿子，这并非办不到的事。”

“您打算怎么办？”莫姆显然软了下去。

“过一小时以后，我应该看到我妻子和儿子站在中央市场考斯特咖啡馆门口一辆绿色的出租汽车旁。我遵守协议。”

“那么查理呢？”对方犹豫了一下。

“等我妻子他们坐进那辆出租车，我立刻会告诉您儿子在哪儿。”

“难道您还想敲诈我吗？”莫姆似乎有些火了。

---

① 巴黎市区一个商业区，如名流、服装模特儿、贩毒聚相集地，内有地下商场和地下街。

“不，我遵守协议，我也是一个父亲，不至于干那事，就到此为止，”他心平气和地说，“同意吗，莫姆先生。”

“好吧，一小时后再见！”莫姆怒气冲冲地摔下电话。

作健回到自己车中，看看查理，想到将要看到自己妻儿，心中不由一阵激动。他掏出手帕，重新把子弹擦伤的手臂包扎一下，开始静静地等待莫姆送人到考斯特咖啡馆。一小时以后，他将好好地吻自己的儿子和妻子，他竭力压抑着那颗猛烈搏动的心。

“真是一声精彩的赌博！该我开局了。”他望着从夏德兰池铁车辆出口川流而上的人群，自言自语，然后他掏出香烟，在难耐的静默中喷吐着一个个烟圈。

在离这使人激动不安的时刻二十分钟左右，作健慢慢将出租汽车开到考斯特咖啡馆门前停下。他下意识地感到紧张，虽然四周看不出任何象便衣警察之类的行人。

时间一秒一秒逼近。对于作健而言。“他仿佛是在等待另一个世纪的来临，一切都是惴惴不安。他凭着直觉相信，二十分钟以后，自己可以告别这种使这狂燥，神经质的流浪生活了。

他抽出手枪，打开保险，轻轻地放在座垫下。

“喂，查理，等我喊你，你就打开车门自己下去。你有一个好父亲，真幸运！”小查理懂事地点了点头。

“十二点四十三分，一辆黑色的雪铁龙小汽车悄声无息地在郎布多街口停下，从车里走出一位怀抱小孩的亚洲妇女。她脸色苍白、憔悴，慢慢地朝考斯特咖啡馆走来，脚步滞重而无力，宛若有个老态龙钟的人。“阿怡！”他心里默默地叫了一声，真想冲过去紧紧地抱住她。“那末她抱的轿是我儿子了！”他全身流遍着喜悦。

他移了移身子，将车门打开。阿怡似乎也看见了他，快步朝这辆绿色出租车跑来。

“查理，到你父亲那儿去吧。”

小查理听了，迅速打开车门，向那辆他熟悉黑色轿车奔去，他也如同作健，摆脱了纠缠着他的模糊不清的死亡的概念，同时却又深深地铭刻着一个多小时前那张抽搐的死人的脸。他象逃离恐惧那样向父亲的车奔着。

作健没来及细细地凝视别离了三年多的妻子和陌生的儿子，便猛踩油门，冲过郎布多街，朝圣德尼等疾速驰去。

“作健”阿恰姜惨悲凉地呼唤着他。

他瞧了她一眼，说不出的辛酸滋味，说不出啊！他咬咬牙，紧把方向盘。

“您受苦了！”

半晌，他迸出这句简单不过的问候——此刻的心义怎能用喁喁低语来表示呢！他刹那间感到，他应该去爱她，因为这个女人为他贡献了全副身心。

他几乎想在软弱的女人身边流眼泪，然而他克制住了。

来及让他们有片刻的相视机会，未及让他们诉说别后的艰辛哀愁，莫姆手下的另一辆车又在路口拦住了他们。那些家伙跳下车，端起冲锋枪就扫射。作健赶紧按下母子两人身子，逃避如雨倾泻而来的子弹。眨眼之间，出租车被打得遍体弹痕，他们并不愁打死三人，所以，至少在眼下，作健和妻儿还不会被送入地狱。使作健惊讶的场面又出现了：他几乎无法置信，在香港梅维乌斯家救了他一命和湾仔庄士敦道上撞伤朱全的摩托车骑手一身艳红地从那些匪徒背后飞速冲来，瞬间撞倒了两个蹲着拼命扫射的家伙。就在此则，中央市场上人群喧嚣声、冲锋枪扫射声以及治安警察的警笛声混杂在一起，一片天崩地裂的末日景象。

他觉得必须知道他究竟是谁，为什么要从香港不远千里来救援自己？时间容不得他多考虑了。他猛踏油门，汽车如同疾风似地从横在路上的那辆车旁擦身而过。冲出中央市场

后，那辆摩托车也从后面追上来。他向骑手作了V安[1]骑手也侧首冲他做微微一笑。随后，彼此消失在花都巴黎的车流中，再也无从寻觅。

“他会是谁呢”？这个疑问一直在脑海中徘徊不去。“而且他对我的行动了如指掌。”

出租汽车拐入一条僻静的街道，作健扶着妻子走到路边，看了一眼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儿子。真象自己。

他拉着她，丢弃了引人注目的破烂似的汽车，在巴黎的碎石铺筑的小巷中跌跌撞撞地快步走着。

“不，让我好好地看一眼。”阿怡说。

“快走吧，很危险。你能看个够的，”他紧紧地搂着孩子和妻子，“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们。原谅你的丈夫吧！原谅你的父亲！”

他真诚地对妻子和儿子说着，喜悦从他眼中毫无遗留地流露出来。

“让我抱抱孩子吧！”他伫足伸出双臂。“噢哟！”受伤的左臂不禁使他剧烈地疼起来。

“不要紧么？”阿怡对作健所有的爱的关切都凝缩成这一句了。

他笑着摇摇头。

“没几天就会好的。他出神地望着微张个嘴的儿子，“你会叫爸爸么？”

儿子轻轻地叫了声，他还不知道这个称为“爸爸”的陌生人究竟是谁。

一会儿，他们等到了一辆正开往机场的出租车，便坐了上去，返回蒙马特饭店。对于承怡来说，作健是一个负心的丈夫，是一个经受不住诱惑而抛弃妻子的男人。直到一小时以前，她还隐隐地恨他，因为他给她的是冷漠——而那些她

---

① V字是表示胜利的手势，它好英文 vlcTQRY（胜利）伯第—字母

应从丈夫那儿得到的却并未得到，相反，他给他她心灵上的条伤痕。她竟然还为他生了一个眼睛同他一般的儿子，让他做上了父亲！在作健被美国判决之后，她便从东京的家中失踪了，那时她有了六七个月的身孕。女人的悲剧，随着丈夫的堕落开始。她不知爱情是什么，当初只不过是作这一具肉躯被融合在他的肉躯之中，她什么都知道。虽然曾经怀着少女的狂想给予他热情的眼睛，但他无动于衷——他在深爱着卡拉·梅维乌斯，并因卡拉的离去而痛苦；她有时想用刀子杀死这个仅仅把自己当作女人的男人……

刹车使她从往昔的噩梦中惊醒过来：她对女人的直觉判断发生了支援，丈夫的形象开始慢慢地沉淀了——她无法做到或下结论：爱他、抑或恨他。

当她跟着他恍惚地走进蒙马特饭店时，蓦地想起莫姆曾给了她一封信，让她交给自己丈夫。于是她从口袋中取了出来。作健粗粗看了一眼信封，然后又塞进自己衣袋。

“不，一切都毫无意义了！”他脸涨得通红，鼻翼在不停地抽动着，“让我们好好地祝贺吧。喂，服务台！让侍者一分钟后端两杯香摈来！我在3010房间。”

他牵着孩子，看着孩子摇摇摆摆地走进电梯。

“起了名字么？”他问，一边打开房门。

“还没有正式的名字，等着你呢。我叫他俊龙。”

“哦，太俗了，过后我给他一个好听好看符号！”他说着，关上门，紧紧地抱住她，紧紧地贴着她，象一头积聚了三年原始冲动的野兽，将全部的身心融人她的头发、劲部、腕部和滚烫的双唇。

“闭上眼睛。”他轻轻地说。然后，他把她放倒在床上，轻轻解开这个女人的衣扣，一层层剥下那裹着娇小肉体的衣服，他的手握在她坚挺而圆润的乳房上，伏下头去，用舌头舔着乳头，女人的身体开始蠕动起来，这激起他的冲动，从乳头一直往下舔头，吻着，一直嘴唇触到女人密实的阴萌毛……

他感到唇舌被一股液体浸湿，不由的舌尖探了进去……他禁不住了，翻身上去，使足了压抑了三年的情欲，挺身冲去，并不住把舌头伸进她的嘴里……

虽然此时有他的温情，但她不知怎么从内心的潜意识中涌出个小一股无法阻抵的厌恶，这厌恶并非怎么显而易见，然而确确实实，是这种难以说出的感觉……一头巨兽在她喉咙口压迫着她……她的厌恶在仿佛不听使唤的身体的颤抖中毫无顾忌地冒了出来……厌恶感与肉体的快感分离……她想挣脱他……对！挣脱！

她听到这个陌生了似男人古怪的噪章："你太疲倦了……"

然而几乎同时，她又听到另一个人在用英语方："开灯吧，黑岛先生，然后举起您的手！"

作健也听到了这个他曾熟悉的声音，他惊讶而恐惧地摸着开关，但摸到了孩子的脑袋，孩子猛然在黑暗中哭了起来"俊龙，俊龙，别哭！别哭！她抱着俊龙，退到作健身后。

昏黄的灯亮了。一个男人手持着小巧的 UZI 型①冲修枪，坐上晦暗的角落。他两眼闪异样的光亮，向他仍走来。

"施瓦布！他目瞪口呆地站在墙边"你是人是鬼？

"我从地狱中回来了。"他平静地说，"你这个逃犯，黑岛先生：我必须让你再吃七年官司！"

作健不申暗暗叫苦，想必自己的行动早已被他监视了。

"虽然我要找的人并不是你，而且与我的工作也完全没关系。可我生来爱管闲事！亲爱的逃犯。"亚当·施瓦布用揶榆的口吻说道。"我可捞不到什么好处。"

"喂，亚当！"作健反而镇静下来，"那么你要怎么办呢？"

"你不会掏枪吗？那次你开枪杀死了一外狱警"亚当·施

---

① UZI 型冲锋枪系列以色产列小型自动枪、两秒钟内可射三十发子弹，美车特工人员多配备此种

瓦布微笑着,“现在你可以杀死我,然后带上这外女人逃出巴黎。不过,巴黎的特工人员和宪兵已经行动了,我不让法国人抓了你去。我是美利坚合众国联邦调查局特工。”

“这是我妻子和儿子,我不喜欢你乱称呼。”

“那我对不起了,向你致歉!”亚当. 施布端祥着阿怡片刻,“我忽然改变了主意,虽然在我知道你真正的姓名和身份之后打算这样做了——可职业本能老是象条件反向一样冒出来。然而我现在决定了,对你上次救命之恩应该有所表示,虽然你曾在我国过人。“我没杀过!那是PQ干的。作健大声地辩解。“别嚷嚷!”亚当·施瓦布收起冲锋枪,象摆弄玩具似地轻巧地把枪袋人背包内。“这无关紧要。我问一下,那位马罗礼——我是说照片上的多米尼克·马罗礼,就是J·M·莫姆?”

作健大惑不解地点点头。他正想说什么,侍者在门外轻轻地敲了敲。

“马上再送一杯来。”作健吩咐道。

第三杯香槟酒很快送到了3010房间,作健将酒杯递给阿佑和亚当·施瓦布。“为你夫人干杯!”

三个人举起酒杯。

“逃离死亡以来我还没有象样地和朋友———或者说是一个逃犯喝过酒。”亚当·施瓦布说,“我真是吉星高照,命不该死。可不,右肋下面那颗子弹还恋恋不舍地呆在我肚子里不走呢。它没法取。”

“到底是谁救了你。”

“那所医院,有一个小眼睛的老头救了我,他叫儒瓦耶,后来他在香港开会被人暗杀了,我怀疑这是莫姆指使的,他要惩罚他。”

“他没问你是什么人?”

“不,我告诉他是美国人。”

“你做错了,施瓦布先生,”他把阿怡拉到身边坐下,“儒

耶瓦讨厌美国人。”“这我不知道，”他作了个鬼脸，我不知道法国对健康慷慨，对爱又这么吝啬!! 不过事实是：他的确救了我。老天。”

亚当·施瓦布站起身来回踱着。

“我一直在追捕多米尼克·马罗礼，他是西班牙移民的儿子。我们抓到了威廉·罗斯伯里和特雷·西蒙，可是罗马礼漏网了，他改名换姓成J·M·莫姆，一个古埃及文化专家——当然，他本来就是历史学家。”

作健忽然想到自己被救出的前时，曾看来有关PQ的电视，他记得莫姆说过“马罗礼是为自己父亲而死”之类话。

“那么说——”

“对，马罗礼没有死，“施瓦布似乎猜到作健想到什么，于是我好跟踪PQ成员，我要知道马罗礼藏在哪儿角落，好几个月了，甚至连圣诞节也是在寒冷的巴黎一个人灰溜溜地度过的，没有朋友，没有女人——”说到这儿，他朝阿怡瞥了一眼。

阿怡心想，美国人说话总是口没遮拦。看她了看孩子，俊龙已经在紧张疲惫之后睡着了，她轻轻地把俊龙放到了床上。

阿怡忽然想起什么，对作健轻声而颤抖着说：“决看看莫姆的信!”

作健被提醒了，赶紧掏出了被自己塞进口袋的信。看着看着，他脸色渐渐苍白起来，额头上渗出了急汗。他是如此倒运，死亡总是要降到自己头上。

阿恰也看清了这封信上的潦草的英文：

“尊敬的黑岛作健先生：

我很佩服您的勇气和智慧，劫持了我的儿子。我于是在五分钟内想到了这种制服您的办法，多么奇妙而富于创造：我在您两岁的儿子身上安好了炸弹，请您别试图拆除它——会使您儿子顷刻之间粉身碎骨的！当然，剧烈的撞击同样也会引发。限您于十天之内送回铜板，到那时，我会告诉您如何

排除这种新奇的杀人武器。我不婳在您儿子身上试验这种科学成果。请注意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费加罗报》第九版的启事，会登您所需要的答案。我在半小时内设法不引起您夫人的发现完成了这桩小小的档作。可以想象您在读这封信的心情。

历史学家J。M。莫姆

附：俊龙和查理这几天相处得不错，看样子他很喜欢和我的查理玩。

他绝望了，眼前只有黑暗织成的网，他永远摆脱不了，为此他一使自己的骨肉走向死亡边缘——无可挽回；而这又是自已造成的：他将断送一个幼小的生命。他的财博失败

“俊龙!”阿怡大喊一声，向静静沉于梦境的儿子扑过去，解开衣服。她完全被惊呆了，除了口中呐呐地说，“我怎么没想到，我怎么没想到。“再也说不出什么了。亚当. 施瓦布拾起掉在地毯上的那封信，看后也不觉大惊。他意识到，作健和他的妻儿已经完完全全地被死神的阴影纠缠住了。”

11、活动炸弹

对于施瓦布来说，这种恐怖的事他也是头一次见到。他没有把握认为瘟神之手会轻易放掉这个日本男孩。

作健和阿怡则完全失去了常态，他们倏地看到俊龙的胸前用胶布帖得紧紧的炸弹！这是捏成薄薄一层的可塑炸药

"别去碰！"施瓦布走到床前，看了一眼。他明白，必须使作健夫妇的情绪恢复正常。

"报告警察厅吧。"作健无力地喃喃自语。显然，他被这突如其来的灾厄压懵了，竟至于想叫警察。

阿怡抽泣着，双眸闪出只有女人那样的神色。这种神色男人无法感觉到，而且，男人也无法将它描述出来，但是，可以大致他说，这是一种女人们发现母爱无从归宿行将进人阴冷的坟冢时的强烈表示。在她的意识深处，她感到死亡之神简直就是自己的丈夫，孩子的父亲，他给这个建立不久的家庭带来了崩溃。她恨这个将自己仅仅当作女人的男人。

然而对孩子的母爱，并不是因这个无能的倒霉的丈夫而变得弱了。当她略微从这种打击中清醒是点时，开始寄希望于做姑娘时膜拜焚香的大慈大悲的菩萨。但作健对日本的偶像是不以为然的，他只相信自我——此刻他不得不梦想亚当。

施瓦布有何回天之术。

“我想我们是能找出办法。”亚当．施凡布说，他肯定将“逃犯”之类忘得一干二净了。“巴黎警察厅有个排弹专家，我们有过一面之交，如果他能来，也许可以逃过这个惩罚。但你的身份决不能暴露，你可能被他们认出来。我要打破不求助法国的神话了。”

作健点点头。很奇怪，他甚至想到了前个年轻骑手，他也梦想这个人突然象基督的圣徒那样推开门轻轻走来，以妙手来救看书的儿子。但是，什么奇迹也没有发生。

亚当·施瓦布走到电话机旁，开始拨蒂尔比戈 9200 局 357865，这是凯德索尔弗大街三十六号巴黎警察厅和司法警总署的电话总机。

“接布里吉特·杜邦先生。”他平静地对接线员说。然而，他马上就跳了起来：接线员衔道他，布里吉特·杜邦三天前到布列塔尼去承办一个施放炸药案子了。“什么时候回巴黎？”

“对不起，这是无法回答的。”接线员小姐彬彬有礼地说。

他悻悻地放下话筒，或者说，是摔下了话筒。

“等吧，等我的布列塔尼人。”他无可奈何地对他们说，但又觉得必须抚慰他们一下。“很快会过去的。”

作健默默不语。任何抚慰也无法使他们从这张痛苦的网中挣扎出来。在这期间，他决不会去香港找王弘，只能静静地等待侍者在二十二日为他送《费加罗报》；要么，拿起科尔特手枪，去找J·M，莫姆。当晚，作了后者的决定，离开了蒙马特饭店，奔向帕勒芒梯也大街五十三号。他决心要找到莫姆，让他的手枪逼住莫姆的咽喉。

如果作健心灵安宁之后想一想，这种情形他完全可以想象和预料得到：帕勒芒梯大街五十三号的管理员告诉他，那些忙忙碌碌、，脸色严峻的家伙已经从这儿迅速地搬走了，换句话说，他们消失了，作健除了在《费加罗报》上见到莫姆的启事之外，再也不可能找到了——虽然肯定还在巴黎。

"您让我进去吧，老爷子，他们都是诈骗犯！"他克制着对管理员说，一边做着手势。

"别胡扯了！我答应您。可别弄坏东西！"管理员边说边打量着他，"难道您不会说法语？"

作健顾不得回答他，一步窜上电梯。

室内已搬得空荡荡了。比以前更显得阴暗可怕。在莫姆办公室钢墙上，还留着一片片挂过镜框的痕迹。他好象听到一阵悉悉的响动，便从口袋里轻轻取出手枪，紧张地望着门外。什么也没有。他怀疑是自己的感觉出了毛病；在他的感觉里、那只和刺斯小鹰似乎还在某个阴暗的角落不怀好意地注视着他。

忽然，他在壁炉炉膛里看到几张没有烧毁的报纸。它们被揉成一团，似乎是在慌乱中丢了进去的，他小心翼翼地捡了出来，然后摊开在地板上。

他看到了他所不知的东西。

这是一份泛黄的旧报纸，出版日期：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四。他的视线中出现了一个绅大的照片，底下有缘行小号文字："昨夜十一点，著名一时的西班牙籍商人佩雷斯。马罗礼在昆士区①他的寓所内开枪自杀。据接近马罗礼的士称：自杀的原因绝大部分归于他在美国东海岸以及旧金山的商业活动的失败。"

作健看了这条消息，心里明白了许多。莫姆——马罗礼之所以说到父亲之死，乃是由父亲在美国完结了生命的缘故。

他小心地把报纸折好塞进自己口袋，又飞快地下楼来——俊龙身上的炸药使他不敢过久留连此处，尽管还有可能给出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来。

当他快步走出五十二号大楼时，正好有一辆曾在巴黎露

①·昆士区，美国纽约市五区之一，位于长岛，中产阶级居住区

过面的摩托车停在门口左侧，是那个骑手救了他三次命。然而他没有看见这辆创造过数次奇迹的摩托车。他惦记着儿子落在边缘的生命，这使得他象所有巴黎的男人一样，行色匆匆地朝蒙马特饭店赶路。

他们度过了一个相聚的幸福、悲哀和不幸混合的不眠之夜。作健甚至想去巴黎警察厅自首，以换取儿子的生命，让警察来拯救他。

第二天，也就是一月十七日，亚当·施瓦布满脸高兴地闯进屋来。他带来了布里吉特·壮邦从布列塔尼返回巴黎凯德索尔恰大街的消息。

“这下俊龙有救了！”阿怡一下子激动得流下眼泪来。

“杜邦是个喜怒无常怪僻的鳏夫，您不要跟他说话。”亚当。施瓦布对阿怡告诫说，“他讨厌和女性对话。”

施瓦布说完，拨起了电话接受了布星吉特·杜邦的办公室。

“他在家中，今天大概不上班。”壮邦办公室里的一个女人滴溜溜的噪音。

“谢谢，小姐，祝您走运。”施瓦布放下话筒，“那么，打个电话到他家去吧。”

电话线路很畅通。看来作健运气不错，布里吉特·杜邦的阴阳怪气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

“对不起，亚当，我必须拒绝”。壮邦忽然变色道：“原来是这个！这不仅关系到我一人的安全。”

瓦布沉默片刻。

“你真地要我亲自来？”他又换了口气，“我恐怕不行呢！”

“我可不管。他可是个孩子！”施瓦布也不由得怒气冲冲。

壮邦没有说什么，一会儿，他放下了电话。

“喂！布里吉特！”施瓦布大声喊着。

“没有希望么？”作健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施瓦布。

“不，这意味着他默了。”施瓦布平静地回答，“接下我们

统到他家去绑架这位美男子。不过，这工作由我一个人干。”

作健点点头，他很感激这个在他恶运时伸出援助之后的美国人，他几乎忘了他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的身份。

半个时以后，亚当·施瓦布来到作房里，吩咐他立刻离开此处，随后让布里吉到·杜邦进入室内。

这是一个衣饰容貌无可挑剔的男人。

布里吉特·杜邦抽动了一下鼻子，然后仔细地看了看俊龙胸前的炸弹。

“你是说在这儿，这个三星级的饭店？”杜邦用手指了指。

“当然不，那样话这个大饭店会完蛋的。”

“好吧，我得和他父亲谈谈。”杜邦板着脸。

“他父亲不在这儿。施瓦布说，他想也许他并不乐意看到带了乞求眼光的阿恰多余地站在自己身边。

“上帝，这是怎么回事？他的老子呢？”杜邦一副对母亲视而不见的姿态，“我得和他老子坐下来谈谈！”他几乎是在大声嚷嚷。

亚当.施瓦布无可奈何地拎起了电话。他心想这下完了，救了儿子要苦了老子了！然而他又毫无办法，只得将作健从酒巴里叫了上来。

“您好，壮邦先生。”作健紧张地说。

“您好，先生，不会说法语？”杜邦一边用异样的眼盯着作健，那种眼光似乎要向他灌注或晕头转向从他身上挑出什么暇疵来。终于，杜邦认出来眼前的这个亚洲男人是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逃犯。这是他没想到的；他要拯救的是这个逃犯的儿子的生命。随后、他又用古怪而富有含义的目光瞅了亚当·施瓦布一眼，仿佛是在表示惊讶。看来他的确是惊讶了，然而，他又那么可怕地不露声色。“只有这种父亲才会遭到麻烦。”他用法语嘟嘟哝哝地说。

“喂，您，”杜邦转向作健，“我不敢担保，我尽力去做好。这是我生平从来没有干过的事，弄不好我也得完蛋。”

作健点头回答，“我这懂，壮邦先生。”他感到己没有说话的必要了。

于是，作健和施瓦布小心地搬起了睁着眼睛的俊龙，走出门房。

“我得告诉我的同事们。我害怕毫无遗留地完蛋。”杜邦吩咐了一句，留在室内拨通了凯德索尔费弗大街三十六号的电话。

等杜邦匆匆钻进小汽车驰往近郊的一所僻静的小型医院时，已经是十点多了。俊龙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被推往孤立在一片草坪上的小屋内。

“请母亲到屋外去，离得远点。”杜邦用法语轻声说。

阿怡忍住眼泪，慢慢地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向外面。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在场的三个人屏住了呼吸。俊龙也听话地闭上了眼睛。布里吉特·杜邦开始小心地用剪刀剪上炸弹周围的胶布。一个硬币大小的东西暴露了他们眼前。

“这恐怕是一定时器。施瓦布小声地说。

“不，是雷管。”杜邦纠正了他的说法，一边轻轻地拆着。他长长地吁了口气。“好，看谁的运气好了。”

十点四十五分，在沉闷得令人窒息的空气中，布里吉特·壮邦终于把雷管从俊龙身上拆了下来。为了保险——也许后面还有一根小雷管，壮邦用一块薄薄的铁板在炸弹和俊龙胸膛之间。

杖邦慢慢地剪断并取正了围了一圈的几根细绳，然后谨慎地起掉炸药。他不由得再次松口气，用手帕揩了揩额头上的汗。

“别这样看我，小伙子。”杜邦微笑着对俊龙说道。他见施瓦布还呆呆地望着俊龙的胸膛，使用肘碰了碰他，施瓦布恍然地微笑起来。

“俊龙！”作健好象自己重新复活了一般，他的眼睛向外迸射着幸运的光芒，一把抱起俊龙。阿怡听见从个屋里传出

的喊声，忙不迭地冲了进去，欣喜若狂地吻着自己的儿子。

“我该怎么谢您！杜邦先生！”

“不，不用谢！杜邦剑忠笑意，毫无表情地走向草坪。

作健虽然有些尴尬，但他毕竟是高兴的；他再次战胜了恶运，使刚刚相聚的幸福挣脱了死神的暗算。

然而，就连施瓦布也没料到——或者说，他没时间去想这个意外但是可能发生的事；一阵警笛的啸叫由远而近传来。这意味着，顷刻之间，作健将再次受到上帝无情的打击。

一切都那么明白无误。

十一点三十一分，布里吉别邦·杜邦————个不顾自身安危的好人，突然变成了再次将作健一家三人推向无底深渊的“凶手”。我已经告诉了我的警察同事，逃犯作健就是这个医院。”他用优雅的法语对亚当·施瓦布柔声细气地说。

12、电光骑士

命沦者雅克①说："一个幸运的人是他的幸福在天上写好的了；因此，反过来，一个人，他的不幸在天上写定了的就是不幸的人。"

罗网、牢房，自终至终在紧跟着作键，偏偏仿佛他的不幸象雅克说的那样是天上写定了的。他降生到世间，就伴随着不幸，然而，任何一个相学家决不会将他看作是一个天生的罪犯。

此刻警车的追捕声愈来愈逼近了。他看着渐渐走开的不动声色的布里吉特·杜邦，心中涌起一阵撕碎砸烂世界的渴望；但他连脚步也没挪动，双手无力地下垂。阴暗灰黑的云层在他头顶浮动。

布里吉特·壮邦走远了。

他着了看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以及爱莫能助的亚当·施瓦布，，右子伸进口袋，紧紧地握住了装满子弹的手枪。

"如果我死了，你就带俊龙找一个好的归宿吧，"他对阿怡说。他对自己的格外镇定有些吃惊，仿佛此时此地只有他

① 法国哲学家D·狄罗（1713—1784）所著《定命论者雅克他和的主人》中的人物

们三人，“请把我忘了吧！”

忽然，他发现在这个时刻，阿怡对他来说是何等重要！而且，他也发现，自己原来是爱她的应该爱的———“太迟了。”他心中默默说道，“哪怕给我半天，我也要将我全部的爱告诉她！来补足两年爱的空白！”

“阿怡！带俊龙走吧！”他几乎是在怒吼。

“不，你不能这样！作健，我们死也应该在一个坟墓里！”阿怡泪流满面。作健凄然一笑。他掏出了手枪，瞄准了驶近的警车。

“作健先生！”亚当·施瓦布喊着，“没必要抵抗，结束这种流浪生活吧！滚开！”他轻轻地骂了一句。他感到自己和昨天或更远的以前相比，已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可以毫不吝啬地献出生命，没有犹豫，也没有懦弱。

警察端着冲锋枪，慢慢地走向作健。当他们看见一头愤怒的企图以死相抗争的雄狮正举起自己的武器时，便停止了脚步。

“黑岛作健，放下手枪，投降吧！”一个警察用英语远远地喊了一句，但回答他的是一声枪响，于是警察们赶紧卧倒或隐身到车后。

亚当·施瓦布见状，把阿怡和俊龙使劲远远地拉开。阿怡和俊龙瞪大了眼睛，拼命祈愿着，希望他还能活下来。他们被亚当·施瓦布紧紧地抱着，欲哭无泪。警察开始威吓性地还击了。子弹带着尖利的呼啸在作健身旁穿过。他急忙躲到小屋角，朝警察射击，一时间，警察无法逼近，警车也被打得玻璃碎片乱飞。

“黑岛作健，停止毫无意义的举动！”一个警察藏在车后又喊了起来。

他没有理睬，依然射出了最后几颗子弹。警察料到他已无力抵抗，便小心翼翼地围了上来。

他仰望着天空，热泪从他脸颌上滴淌到了枯黄的草地上。

刹那间，他觉得世上一切都应该凝固了，他的生命将在这个凝固中结束。他后悔：本来应该用最后的子弹来自我结果。

几个警察突然象饿急的野兽，猛地扑向这个呆立着的猎物。

凝固之中，他听到妻子一声绝望的嘶叫。然而，他觉得俊龙应该尽力喊他“爸爸”，为什么他不叫？为什么……没容他回头看一眼他们，警察拽着他推进了打得不象样的警车。可怕的啸叫复又回荡在晦暗的阴天之中，犹如一头狼正在凶恶的嚎叫。

阿怡茫然，俊龙什么也不明白，他只看到，一个陌生男人——虽然只见了两大——被抓走了；也许只有这个场景会在他幼小的大脑记忆中积淀下来。

警车引擎启动。警察默默无语地看着他，给他带上了束缚自由的手铐。

天下写定不幸的人也许同时能遇到幸运，然而这不过是不幸人生中一段小小的插曲，而插曲过后，又难免多添一分辛酸，一分愁苦，一分绝望。

作健开始讨厌那个首脸彼头盔紧紧掩盖的摩托车骑手了——他要尽快地使自己坠入死亡深渊边缘，而不愿再次受磨难。

有警察听到了布里吉特·杜邦嘶哑的喊声，他抬头看见如一团火那般鲜红的摩托骑手；而里吉特·杜邦的脸扭曲着，左手被后面的骑手反扣着；一把锋利闪亮的匕首正抵着杜邦的咽喉。他们两人站在两层楼的阳台上。

警车引擎响着，却没有开动。警察们看着这场意外的戏剧性的变故，顿时不知所措，他们很清楚：这个暴徒会干些什么。

骑手见警察呆呆地望着，便轻轻地用刀在杜邦颈上拉了一记，血象一条线那样渗出皮肤。

施瓦布悄悄举手枪，但马上他又放下了。

一个警察也将冲锋枪瞄准了阳台。

“热利！”杜邦随着第二次刀划，又大声叫了起来。那个称做热利的警察用手压下了旁边家伙手中的冲锋枪，然后无可奈何地摇摇脑袋。“我会找到办法的。”他想。

“喂，放了这个无辜的人吧！”热利用力喊着。

那骑手摇头表示不干。

“黑岛！你出来！”他只得听从骑手的指挥棒转，“喂，没听见吗？想让布里吉特死去吗？你们这帮亡命徒！我会对付你的！”

作健从警车中出来，大惑不解地站着。他在猜测这个人究竟为什么要救自己。然而他没能找出答案。

他背上被猛地推了一把，踉踉跄跄地走向那幢房子。几个逃出来的值班医生惊讶看着他，让出了一条路。

“喂，你！热利又面朝骑手喊了起来，“放了杜邦！”

热利感到当众出了丑，心中十分恼怒——然而一切无奈，他知道，假如不这样，那家伙真的会干掉这个巴黎地区最优秀的排弹专家。看着作健走进楼房，热利赶紧取下步话机。

“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劫持了布里吉特，我已经放了作健。请派特别机动小组来。“干得对，请避免任何伤亡，尽量拖延时间，不要开枪，让他神经疲劳。机动小组十五分钟后到达。”步话面传来了指令。“在此之前严密监视。”

“不过我弄不准那家伙身上是否有武器。”

“这别管他了。”、片刻间，作健来到了二楼阳台后面。终于，他透过头盔，看到这是个容貌俊秀的年轻男子。

“您是谁？为什么要象幽灵那样跟着我，救我？”他冷冰冰地说。

骑手没有回答，从口袋里掏出绳子递给作健，作健上前把布里吉特·壮邦双手反剪绑了起来。他感到生活有点儿滑稽：两个人都是他的救命恩人！不过一个是无名无姓的陌生侠客，一个是满头银丝的鳏夫警察。

“别杀了这个老家伙，”他对这个骑手侠客说，“虽然他出卖了我，可他救了我儿子。别怕，壮邦先生，作为代价，我会说服这个年轻人放了您的！”

“真是岂有此理！我是堂堂警察，哪用您来救我！”杜邦忽然口气变得可笑地强硬了。他掏出手帕，抹去头颈上的血迹，“真是岂有此理，他居然这样不尊敬警察、不尊重老年人！热利会罚他款的。至于您阁下，一个越狱犯，很快会去班房再蹲上十年的！”

说罢，杜邦怒气冲冲地坐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盯住两人。

作健淡淡一笑，转向摩托骑手。

“如果杜邦先生不合作，我真地会宰了他！”骑手说。

作健听着然当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句话简直比打雷还要有震慑力！她是一个女人！她！作健不敢相信，然而，这千真万确是一个女人纤细柔软的嗓音！他想自己不至蠢到连男女声音也分不出来罢？而且，这是他所熟悉的女人的说话，恍然宛若是昨夜梦中听到的，此刻又出现！这是自己日所夜想所梦的声音！

“卡拉！”他喊出了这个女人的名字，随即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仿佛地球已融化在太阳之中了！

“作健！”她欢快地念着他的名字。

他双手紧紧地按着、抚摸着她的肩膀，似乎重新返回到三四年前只有他俩存在的世界。温馨的气味里。他凝视着她的双眸，象看着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他渴念的世界！这世界如同一阵熟悉却早已不再返回的敲门声，重新带给他意外的喜悦。

三年以后第一次热烈而长久的吻。不再顾忌、惧怕任何威胁的吻。忽视了死亡的吻。青春复活的吻和真爱唤醒的吻。

即使此刻天崩地裂、世界在末日中颠覆，他们的灼热的双唇也不会彼此离开。两颗星辰在三年后的今天又相撞击了，宇宙充满了他们发出的光亮和色彩。

这种光亮和色彩使旁边的鳏夫布里吉特·杜邦瞪目结舌，并为之晕眩：是欧里庇得斯①的悲剧，抑或莎士比亚的喜剧？

“我想这不是梦境吧？”作健喃喃地说。

“不，作健，不。卡拉·梅维乌斯在你眼前！”她温柔地否定了他的呓语。

女人！作健几年来的思想积淀全部涌了出来。她无言无语地离开了他，现在又如影子般追随自己，不惜生命，为了这并非容易保持的热吻！真的长久？不，他不愿想，也不去想；虽则这种渴念悄声无息地埋在心灵深处！

世界呀，你竟又象负了一字架那般沉重！世界呀！你竟又象独自飘零的小小的舢板船，容不下这无数别后的情思！

天阴黑了，下起了点点的细雨。

倾泻，倾泻，爱神的相思泪！

“什么要离开我？”不，她流着泪，“不，没法说，没法说，别追问我了！”

“是啊，喜悦才是。”他微微昂起头。“三年了，却依稀，却没有抛弃我！”杜邦望着这对刹那间陷入幸福爱河的东西方男女，居然也被打动了！他抹着脖子，走到他俩眼前。

“真是令人惊讶！令人落泪的罗曼故事！”他酸溜溜地说，“世恐怕没有比这个更值得让人掉眼泪了！”

两人朝他笑了笑。“爱人眼中的世界永远是美好的，他们更不会忍心去摘一朵花儿。没有丑恶，只有美善，不是吗？”布里吉特·杜邦用古怪的语气说，“请解绳子吧，这太不和谐了，大不幸福了！”

“对不起，杜邦先生！”卡拉。梅维乌斯含泪笑着为杜松开了绑，“我在一个基地训练了半年多，所以您可能受不了了，

① 欧里庇得斯（约前480—约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有《美狄亚》等名剧

请原谅，杜邦先生！”

“连杀人捆人也是规范化的，怪不得！”他故作幽默他说。“我不难为你们啦！破坏爱情是七大罪恶之一！”

说着，杜邦向门口走去。一阵警笛声使他们回到现实之中。特别机动小组已经来到这所小医院。

“站住，杜邦先生！”作健喊住了杜邦，“您帮忙到底吧！到阳台上去，叫您的热利不许耍花招！”

“当然。”他只得乖乖地走到阳台上，朝那些警察挥了挥手，“没事了，热利，我马上就下来，他们答应放我！听见么？热利！别把枪对着我！”

热利在下面听到莫名其妙："这个混账！老糊涂了吧？”

卡拉·梅维乌斯戴上头盔，拉着作健，让杜邦走在前头，一起下了楼。然后，两人从窗口翻到楼旁的花园，来到卡拉的摩托车前。

“妻子！儿子！”他忽然想道，似乎有些犹豫。

“你想什么？快走吧！”卡位用胳膊碰了碰他。

“我的妻子，还有儿子，他们——”

“你觉得警警还会把他们当作人质吗？”她把头转向杜邦，一边启动摩托车，“再见，杜邦先生，谢谢您的合作！”

“哦，真令人感动！”杜邦嘟嘟哝哝地说“现在我感到女人并不讨厌，因为她们和男人一样粗野有力了”

然而他的话被摩托车的轰鸣声淹没了。

作健带着一种混杂缭乱的心情，坐上了摩托车，随着卡位·梅维乌斯，冲上巴黎街道，警察还没完全乌黑医院，他们已经影无踪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没宰了您？”热利带着恶意，不解地问杜邦。

杜邦的脸色倏忽变得愤怒了："我为什么居然打了电话给您，队长！”

他还想着这个浪漫故事。鬼知道这个故事怎么会使布里吉特·杜邦深深感动而稀里糊涂地放走了侠客和越狱犯！队长热利叹了口气。“这头布列塔尼蠢驴！”他心中暗暗骂一句。

13、与合众国对擂：第二回合

足足两个月，温·李斯特上校的小巧玲珑的奥地利妻子一直独自睡没有男人温热的冷衾。不过，上校从圣克卢打过几次电话给她，而后又去了荷兰搞一个伪造护照的案子。

"这家伙多只花了一千盾①就到手了这份护照，"李斯特上校对他的同行说，"在比利时一个人伪造货币要判二十年，可制作这样一份假护照却只判一至十二个月监禁。不可思议：做假护照的危害不亚于伪钞。"

"立法者们可不会考虑我们的意见。"

"不过，只有更新、不断更新换照，另外，证件上的水印图章是无法伪造的。如果紫外线照射，那么可以说明这种证件因缺少某种材料成份而属为造的。移民局和边检部门是一道筛子，他们应该找出伪造者。

说完，他用得意的目光扫视了一下那些听得津津有味的新手们。

"阿姆斯特丹不仅是欧洲最大的海洛因中心，而且今后也许会成为最大的假护照购买的超级市场，荷兰护照，英联邦

① 盾 荷兰货币单位

护照，甚至俄国护照，您只要拎起电话，就可以预订两份。”

他在高谈阔沦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使他恼怒地停了下来。然而，他很快转怒为喜。

“事实证明我决不会失业，决不愿去投冰冷的日本海。”他站起身来，满脸泛着兴奋的红光，走向会议室外。

刚才的电话是巴黎圣克卢国际刑警总部警察事务国际协调部部长办公室打来的——温·李斯特上校是这个部的执行部长。电话告知了上校一个令他振奋的消息：昨天，也就是二月七日星期二，在塞舌尔共和国发现了正在使用的伪造美元支票，使用者已被拘留，是一位美国商人艾比·拉森。从他身上搜到价值七千美元的一千美元支票面的伪造旅行支票，这位美国商人正在塞舌尔度他的蜜月。

“这下有活干了！”他兴奋地对自己的助手日本东京警视厅刑侦部搜查协作课的鹿毛名警视正①说。

这位十三四岁的日本警官略帮微笑地附和着上校的话。他觉得这个比利时老人虽然称得上印证和伪造品鉴定权威，可工作作风却令自己暗生微词。当然，此时他并不愿平白无故地打扰他的前辈阶决活劲儿。

二月八日晚上六点四十分，他们匆匆赶到巴黎，开始举行侦彼此案的联席会议。一个来自塞舌共和国的高级警官取出一张一千美元支票，递给了温·李斯特上校。

“这是艾比·拉森身上携带的伪钞。”

“有结论了吧？”上校轻轻地咳了一声，虽然凭一种事业感觉可以断定这是一张伪造的票子，但他依旧惊叹罪犯高超的无与伦比的制版技术。“真是绝妙超群的艺术精品。据我所知，地球没有几个人可以仿制出如此乱真的美金支票。不过，我不敢断定究竟最不是我那些老相识的杰作。”

---

① 视正，日本警察职称之一。警察职称有以下十种：巡查、巡查长、巡查部长、警部补、警部、警视、警视正、警视长、警视总监。警视正以上属国家公务员，以下属地方

“当然，我们已经按照您所说的去做了。“这个克里奥尔①警官兴奋地回答着。”我们分别作了紫外线检验系统和电磁传感检验系统的鉴别，请看前者鉴别过程。”说着他打开荧光屏。

“没有美钞真票的两个暗码记号。”上校一眼看了出来，“非常精确，我不得不感到惊叹，可以肯定你们的损失也许不小。”

“不，我们很快查了出来，及时制止了这种伪钞的流通。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第二张这种支票。”

“那好。”上校赞赏地点点头。无论如何，塞舌尔也应该阻止这种情形发生，虽然它是个小的岛屿共和国。

“再次作电磁传感，检验它的油墨，发现这种油墨并不含有很多您所说的苯的化学成份。”

“那末说明印刷地点离开油墨产地很远，除非这种油墨贮存很长的时间，苯挥发掉了。”李斯特手指在光不滑的桌面上，弹跳个不停，“继续说，先生。”

“目前所知就是这些。”警官揩了揩头的汗珠，“艾比·拉森兑换了三张伪票，后来他在西卢埃特国家公司②使用第四张时被我们发现了。他是美国基尔公司的董事长，三十六岁，公司设在旧金山，可我们扣住了他。先生们，塞舌尔共和国的旅游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百分之五十四，这表明决不容许有伪造的支票流通。”

“好吧”李斯特上校显得有些不耐烦，挥了挥手，“现在请您把伪钞的纸张和油墨的成份检验结果给我。”

“是，上校。”警官点点头，从皮包里掏出一叠材料。

“那个美国人，艾比·拉森说了什么？他一边戴起老花眼镜看着检验结果报告，一边发问。

“虽然塞舌尔警方的行动不免他受到了损失——我是说

① 克里奥尔即塞舌的欧非混血人种
② 系塞舌尔--风景区，有椰子树和原始森林

扣留期间他受的损失，他本未早该回去了。”

“请说得简短些。”！李斯特打断了他的话。

“是，执行部长先生。我半小上以前接到了我国的报告，艾比·拉森先生说愿和我们进行合作，虽然，他并不知道这种票子是伪票。”

“谢谢，警官先生。那么我下一站该走那儿，是塞舌尔，还是旧金山？”

“旧金山，执行部长先生，”警官毫不迟疑地说。

温·李斯特上交把身子微微倾向正襟危坐但显得有些疲弱的鹿毛名越。鹿毛轻轻一阵咳嗽“怎么样，鹿毛先生，看来我们得横越大西洋了，”他说，“这点咳嗽不要紧吧？”

“不”，鹿毛的眉毛微微一皱，“如果执行部长需要我去，当然我决不会推辞不干的。”

“是吗，”李特斯上校似乎察觉了什么，话题转了开去，“南朝鲜保安局没有什么表示吗。”

“他们听命于政府，政府必须挽救信托银行声誉，假如还有什么线索，恐怕也不愿通知我们的吧。”

那好，把这件这愉快的事忘了，鹿毛先生，他们同样冷冰冰地对待我来着，这帮坏蛋！”上校微笑着，自嘲地说完了这句话，随后转向塞舌尔人，“警官先生，告诉艾比·拉森，我会在旧金山找他的。”

“我想提醒您一下，部长先生，”一位警官对上校说，“四月份举行的那次国际搜查协调会议，可能提前要在香港召开。也许就是下个月上旬。”

“好吧，我遵守诺言，反正开会已经成为我的业余爱好了。”

“部长先生”塞舌尔警官插了进来，“我也请您注意，美国联邦调查局并不愿考虑我国警方的要求，他们总是含含糊糊不予配合——因为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并无任何直接外交关系，这是十分微妙的。”

上校点交接受他觉得这种话有点象一个乡巴佬所说的。”

“说不定您的确会和我一回飞往旧金山，”上校温和地对鹿毛说。“就这样，先生们，今天的会议就该到结束的时间了！”

一阵椅子拖拽的声音，一阵凌乱的轻微的脚步声之后，室内变得十分安静。鹿毛又克制不住地咳嗽起来了。“如果一起去旧金山，那就好了，因为我们在阿姆斯特丹干得不错！”上校说，一边拍拍个子矮瘦精干的日本警官鹿毛名越的肩胛。

“承蒙您夸奖，执行部长先生。”

“不，鹿毛先生。就叫我温或者上校。”

“是，执行部长先生。”日本人的表情称不上有什么变化。

“去旧金山以前，我得去看看布鲁塞尔的妻子，也会在那儿请您去布鲁塞尔大广场①喝上一杯阿喝多瓦啤酒。”② “谢谢执行部长先生美意！”

叫他“温”，这个日本人觉得很不习惯。

四个小时以后，鹿毛名越越来到执行部长的办公室，脸上微微露出一丝不太自然的笑意。

“我和您一起去旧金山吧．上校，”鹿毛说，“执行委员会主席已给我这样的命令了，从现在起，我担任您的助手。”

“真是好样儿的！我料到您是奉命而来。”

温·李斯特上校决定二月十日飞抵旧金山调查伪票案。

“十七日，上校和鹿毛到达比利时。

二月中旬的布鲁塞尔，春意似乎比以往提前来临了。严寒正悄悄地隐去，刺骨的北风也变得不那么尖利可怕了。

然而，下飞机的时候，鹿毛还是打了个哆嗦；虽然他竭力掩饰，但上校还是察觉了。上校脱下呢大衣，给了仅穿风衣御寒的鹿毛。

“不用客气，鹿毛先生，您气色不太好。”

---

① 大广场，布鲁塞尔市著名广场，有市政厅等建筑
② 阿喝多瓦，系比利时著名啤酒商标

“没什么，对于这种冷空气，不象在巴黎那样容易适应。”他紧紧地把脑袋缩进了显得大了些的呢大衣里这一夜，鹿毛在温·李特斯上校的家里美美地吃了一顿。

“说到奥地利女人，我认识的恐怕只有希茵公主了。”鹿毛开玩笑地对上校妻子说。

在他进另一间房里上床睡觉时，上校的妻子说，“这个小伙子也许是在生病吧？”

“是吗？”上校问着，然后走进房间朝总部医院挂了个电话。他得知鹿毛的确是在生病。

“他在发烧，上校。”电话里说。

“开了病条？”

“两天。也许他随手塞进了口袋，也许扔了。”

“谢谢，再见。上校挂断电话，觉得日本人有些可怜：即使请假两天，也不会失业呀！不过，上校确实感动了。

第二天，上校并末和他说起给总部院院打电话的事。上校很感不解：也许说了会让他觉得有失面子————上校似乎难以理解。他俩舒舒服服地在大广场喝了啤酒之后，便乘坐比利时航空公司飞往纽约的班机，再换乘西北航空公司班机从纽约国际机场到旧金山。

十九日，产特斯上校和鹿毛警官一起来洲日金山尼古拉大街上的基尔公司寻找艾比·拉森调查此案。

艾比·拉森！一个风尘倜傥、打扮得无可挑剔的美国商人，属于一种新的有特性的白领阶层——拉森喜欢（也许可以说是崇仰）的最那位尤伯罗斯①之类人物。完完全全新的一代。

“欢迎，先生们，”他用法语优雅地说，“真是一桩不幸的事！”“我们的交谈不会使您蒙受什么损失？”上校开玩笑地说。

“不，正相反，我乐意和警察部门合作，温·李特斯先生，

① 尤伯罗斯，曾任洛榭矶二十三届奥运会组委会主席

喝咖啡么？"

"谢谢，我喝咖啡头疼。给鹿毛先生。我呢，喝桔子水，可乐也行。"

艾比·拉森倒罢饮料，开始问上校提供了伪票来源情况。

"这位赌场经理把筹码换成伪票给他的顾客。"

"他叫什么来着？"上校问。

"萨姆·尤曼斯。赌场叫肯星顿花园，[1]他可是玩凯诺凯诺[2]之出名的好手，当然，他只和自己老婆玩这种游戏。"

您一定精于此道，"上校说疲乏。

"过得去。不过这和赛马买彩票一样成了我的消遣。"拉森微笑地告诉上校，"当然，对政治我毫不兴趣，虽然我曾经在越南战争时干过海军陆战队，可对此没有一点感想。！"

"哦。您在尤曼斯赌场里兑了多少？"

"大约有两万美元吧，可我去寒舌尔没带这么多。"他似乎带了些嘲弄的口气，太引人注目了，所以被寒舌尔人扣了起来——好运气让我罚去了两万多。"

"能不能告诉我萨姆·尤曼斯用了多少这样支票？"

"晤，"他犹豫了一下，"虽然我和他私交不错，不过，他从没跟我说起过这些买卖以及他从中赚了多少。这个人很聪明，对，有时他显得十分坦率——不，经常如此，他经常几乎对您无话不说。当然，我说过他很聪明，是表现在高超的坦率技巧，使您感到他在说真话，其实全是假的。他会对您说，是啊我经常撒谎——您有可能认为这是在撒谎吗？"

"嘀，的确聪明。这使我怀疑他给您说的一切。"

"随您便，警官先生。"

"不，是李特斯上校，"他纠正了他的称呼，"我可从来没有听人称我警官先生什么的，请别破例。"

---

① 肯星顿花园，原系伦敦肯区一高级住宅区，这里被萨姆·尤曼斯用来命名他开设的赌场

② 一种赌博的名称

"是，上校先生。"他交叉起双手，搁在胸前，并过敏地朝鹿毛看了一眼，"去年圣诞节晚宴上，这位凯若好手在餐桌边与一个日本谈得根投机，十分钟后离开宴席。如果他是和一个女人走的，也许我是想不起来的，但这是个日本男人，您想想上校，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我敢保证，在拉斯维加斯①的赌场里，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日本人走到赌桌做庄家或者喝一杯。通常这些黄皮肤的人是不太容易露出牙齿微笑的。"

说完，他又朝鹿毛投去试探的一瞥，而鹿毛觉得他是在趁机挑衅。

"您没看错，拉森先生？"鹿毛有些激怒似地问，不过他还是装心平气和。"也许中国或者朝鲜人。"

"这三种语言我能轻易地分别"艾比·拉森慢悠悠地解释说。"一周以后，我又在肯星顿花园遇见了他，这天正好是周末。唔，也许我这是在出卖尤曼斯和他的朋友。"

"但这个日本人说不准完全是巧合的出现呢？"李斯特想减弱一些拉森的内疚。

"那么，这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

"是的。"

"看来您能提供的就这些。"

"眼下就这些。如果我能再回忆起什么来，会找您的。"

"好吧。不过我得忠告您，下一次您如果再使一千美元的支票，就必须事先怀疑一下，另让周刊记者抓住把柄剥您的皮。"临走，上校赠送了他一句玩笑。"谢谢您的忠告，"上校，可他们对我的私生活倒挺感兴趣——我这是第七次和第七个女人度蜜月。"

"第七次？"上校整了整别扭的外套，站起身来。

"这是个吉祥的数字！"

---

① 系美国一城市，为著名赌城

温李特斯上校对那个日本人产生了极大的疑惑，他几乎想去断定日本人与伪票有关——这是一种职业本能对他理智的冲击，上校很想找到他。

晚上，李特斯上校忽然心血来潮，撇下正赔着埃里克．塞瓦雷德①的电视节目的鹿毛警官，驾着嘶嘶乱叫的小汽车来到旧金山警察局——他的一个伙伴眼下正在局子里干毒品缉查的行当。

“嘿，军士长！”李特斯上校喊着老相识康斯坦西丁·伦巴德的绰号。②。

“显然你还活着！”

“你好，上校！”伦巴德的鱼尾纹开始兴奋地抖动起来，“我猜你会来旧金山的。怎么，你的香格里拉③小窝如今只有西茜公主一个人了，打算独自让她过多久啊？”

“不会长锁深闺的，”上校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眯眯地说。“我想看看拉技斯维加斯肯星顿花园赌场经理的档案记录。”

“就为这个，三更半夜”伦巴德冲上校嚷了起来。

“嘘——，别这样，军士长。现在才八点。”

“那些小伙子会找我拼命的，可是工作时间！不管怎样，既然你是老远从巴黎来的贵客，得为你破例了，请跟我来吧。”伦巴拧了下鼻子，嘟嘟哝哝地说。

“错了，军士长，我不是从巴黎来的，我来自香格里拉的小窝。”

两人一边说笑，一边走向档案库。

按照李斯特上校的要求和伦巴德的命令，一个值班的姑娘很乐意地开动查档微机，询问拉斯维加斯警察局的档案库终端。

---

① 埃里克·塞瓦雷德，美国电台、电视评论员

② 军士长伦巴尔的三十年代在伦敦街头抗议抗议陆军部对他待遇不公的一个精神病患者。这里用来作康·伦巴德的绰号

③ 香格里拉即世外桃源，为美作家赫尔顿的小说中飞机失事紧急降脸在西藏的一个虚构地名

过了十多分钟，姑娘抬起头来。

“没有这位赌场经理的档案记录。”她说。

“萨姆·尤曼斯？”上校再一次问。

姑娘点点头。

“他是好公民，姑娘，谢谢了！”上校俯下身子，盯着终端机显示的文字。“看来我得去拉斯维加斯一趟、他在向合众国挑衅呢，老是制造美国的钞票，可他老是忘了白宫右上角那个小小的烟囱！”①“你可真是名不虚传，所以我猜想准是你出山！”

“是的，你有时很聪明。”

“当然，大多数时候是这样。”伦巴德送上校走到警察局门口，“真遗憾！上校，否则我们真该好好聊聊。”

“下次吧。乘兴而来，乘兴而去；如果我再呆上十分钟，那会扫兴而去的！”上校砰地关上车门。

“你是个坏蛋，老年的坏蛋，上校，”“军士长”伦巴德站在门口，以他的方式表示他的遗憾。

鹿毛警官轻轻咳着，在第二天即二月三十四第上午，随同同温·李特斯上校驾车离开旧金山，朝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驶去。对于鹿毛而言，他是第一次进入美国西部，以前他只在电影上见过所谓的西部。

“晚上九点以前可以在拉斯级加斯找到旅社。我得开整整一天呢”上校说。吃过午饭，上校不放心地采纳了鹿毛自告奋勇建议让他驾驶。当然，一开始上来就有些手忙脚乱，“大哪！别撞上去！”上校嚷嚷道。②五分钟以后，上校总算吁了口气，然后安安静静地倚在座上睡着了。

他聚精会神地坐起来，看着默默地驾驶的鹿毛名越，一股难以名状的古怪味儿悄悄地从他脑袋里钻了出来。

① 指美元纸币上的图案
② 日本靠左行驶车辆，故鹿毛有些慌乱

再过半小时，就可以到城里了。李特斯上校打算美美地睡上一觉，然后去找萨姆·尤曼斯。他是爱洁癖者，睡觉以前是容许有半点美国灰尘在身上的——他没睡好。他总觉得拉斯维加斯旅俯有几只臭虫扰得他不安宁。

第二天，他们在肯星顿花园赌场找到这位秃顶的萨姆·尤曼斯，也许是艾枕·拉森事先提醒的缘故，他们对尤曼斯的良好的合作态度没有感到特别地意外。略使他们不适的是他那双不我溜溜脑袋下面咄咄逼人的眼睛。

他对上校说，他所以要这样，完全出于无奈，因为自己背了许多债，不得不寻找一条出路。把筹码兑成这种支票支付给财客，他可以捞进不少。

“您一共换成多少赌筹？“

“十二万不到。”

“您够得上坐几年班房了，”上校微微笑了笑。

“不过我们的合作会有好结果的。”他报之一笑。

“您真聪明！尤曼斯先生。当然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我可向您保证。”

“完全相信您，上校，”他举起酒杯，“在这个案子里您需要我的话，我尽力而为。”

他略微思索了一下，在一张白纸上写下某人的姓名。

“萨米！”①此时，一个艳妆的中年女人正朝他这边走来，上校见他略有几分惊慌地藏起了那张纸条，估计有什么重要的线索。

“影响了你们秘密集会？”

“哦，特蕾西！”他侧过身来，“你来得不是时候啊！”

“没错儿。这是我的两位朋友，这是特蕾西·桑萨米，呆会儿见。”

“她长得挺性感！”上校评价说。

① 萨米，萨姆的昵称

“您呢？先生，习惯吗？”尤曼斯问鹿毛。

“无可奉告，尤曼斯先生。”鹿毛脸上勉强地挂出一丝笑意。他几乎一直冷冰冰地板着脸，不插一句话。

“喂，萨米，”上校说，“您还想告诉我什么？”

只见尤曼斯慢慢地将手伸进口袋，打算掏出纸片儿，但一个侍者走了过来，他不得不将手停在兜里。

“您的电话，经理先生。”侍者对他说。

“怎么打到这儿来了。”他自言自语地站起身来。“真讨厌。对不起，李斯特先生。”

鹿毛名越注视着尤曼斯穿过烟雾腾腾、光线暗淡的大厅，穿过那些激动地站着坐着的赌客。突然，鹿毛猛地朝他奔了过去；李斯特被吓了一跳，然而刹那间，他也明白了发生什么事：萨姆·尤曼斯在暗淡的灯光和来回晃动的肩膀头颅中消失了。

他重重地倒在了地上，旁边的赌客看了看他那沉重的身躯一眼又转过身去——这种倒地的情景每天都有可能发生，谁也不会大惊小怪。

等鹿毛名越拨开赌客迅速冲到他身边时，显然他已咽气了，只有那双眼中咄咄逼人的神色还不减退。鹿毛翻过他卧着的身子：腹部是一把装饰考究小巧玲珑的匕首，血慢慢地从他毛绒衣里渗出，淌到了地板上。鹿毛迅速摸了摸他藏纸片的衣袋，总算那张纸条还在，他悄悄地取了下来。赌客们猛地骚动了起来，几个赌场保镖闻声便也奔到鹿毛身边。

“快叫警察！”其中一个说。

另一个吃力地挤着朝外涌的人群，好不容易才气喘吁吁地拎起电话。

“谁杀了尤曼斯？”李特斯上校脑中出现了刚才那张女人的脸，然而他很快又否定了。显而易见。尤曼斯扭曲难看的苍白的脸。“这种杀人案件肯定永远失踪了。”

鹿毛听了这话，从心里感到李特斯上校干任何事都那么

漫不经心，脱口而出——只有清洁癖例外，只要地毯上有一丝烟在，他也会受不了大声嚷嚷。

两人向刚刚赶到的警察说明了身份，便走到自己的车旁。车灯和警灯照得人眼花缭乱。

“案件有结果了请通报巴黎总部。”鹿毛对一名负责警官说。他觉得自己这样做可以弥补上校的过失和疏忽。

“真他妈的傲慢！”

鹿毛名越隐约听到那个美国警官正低声冲他骂着，便又转身。李斯特上校站住看着。

“喂，先生！”鹿毛双手插在裤兜里，有些激动地喊了一声。“你这美国佬！”“别干涉我的工作！先生”美国警官晃动着魁梧的身体，睨视着眼前这个矮小结实的小个子第。

“你这头猪。”鹿毛自己也不知怎么会冒出火气来，低沉地骂道。

“我可不想惹你，先生，您没看见我在执行任务吗？警官依然不动声色，他已经看见了鹿毛名越两个掏出衣袋捏得紧紧的拳头。

李特斯上校远远地看着，他好象在欣赏一场精彩的决斗“警长”他喊了一句。美国警官向他走来。

“能告诉我加油站在哪儿吗？”上校微笑问道。

“第二条马路靠右，有一个小加油站。”

“谢谢，警长先生，您和这个日本人拔拳相见，您会输的。”

“当然！”他行了一个礼，这家伙一定是大脑出了毛病，瞧他那个拳头，捏得多紧！“认识一下，李斯特上校，警长。”他伸手握了握他。

正当警长要说明，忽然一声巨响，停在场内一片火光，几辆个汽车横七竖八地烧了起来，其中一辆被炸得只剩几块铁皮，正是祸不单行！

警长顾不得说话，赶紧拔腿冲了过去。

“谢谢您，警长，”上校紧皱眉头，用手指掸去身上飘落

的灰土，自言自语，“如果您不骂他，我们两个人会完蛋的。”

鹿毛惊讶地奔过去。

“那是我们的车子。”鹿毛双眼盯着起火的汽车，“有人丢了炸弹。”

“多亏他骂了您，鹿毛先生！是这头美国猪救了您我的小命。走吧，让他去处理，我可得搭公共汽车了！”

上校和名越彼此都感到不寒而栗。这是一次可怕的旅行，随时会被人暗算———今晚仅仅是个很不客气的警告。尤曼斯一死，关于伪票案的线索就到此为止了，除非抓到凶手或放炸药的人。上校一拍脑袋，“哎呀，那张秘条！”

“我已经悄悄地拿来了。”鹿毛神色平静他说。“到旅馆再说吧。”

“是啊，是啊，我们可得装出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来！李斯特上校耸了耸肩，回到旅馆，他们买了两份点心，一边吃一边看着这张小小的染血的纸片。

纸片上写着：“李本大，旧金山美龙中国餐馆。村澈秀曾，移民……”后面没有写下去。

“看来我们得跟着这位已故凯诺好手转了。”上校呷了口酒说道。

“艾比·拉森没说错，上校，的确是个日本人。”鹿毛名越谨慎地开了口。

“当然我们得先找这个日本人聊聊，他会知道更多。”

“我也这样想。唔，这酒兑得太差了。”，鹿毛牢骚地说。

“我早喝出来不对劲儿了，”李斯特上校无动于衷地说，“好吧，明天一早到警察局借车，如果不及时回旧金山，这个李本夫又要被人宰了！”

二月二十三日清晨五点四十分，温·李斯特上校赶到了拉斯维加斯警察局，借了辆半新不旧的野马牌汽车。

“难道你们没有漂亮一点儿的？”上校嘀咕着。“很抱歉，上校，没有更美的了。不过，这种车子是任您横冲直撞的！”

警察局负责人开玩笑说完，取出三张照片，“这是昨天晚上在赌场和停车场抓到的三个嫌疑犯，您拿着。”

“对，做个小小的纪念！”上校说，“那个警长尊姓大名？”

“考珀，盖伊·考珀警长。”

“替我谢谢他。”

李斯特上校和鹿毛敬警视正告别了警察局负责人，风风火火地朝回赶，虽然差一点送命，可不管怎么样，这条线还是断不了”。

到达旧金山，已是下午四点多了：他们顾不得歇歇脚，便又在旧金山街上找着中国餐馆。旧金山，就是圣弗朗西斯科，最初的中国移民将它音译成三藩市。它是中国移民在美国的聚居城市之一。鹿毛名越见到许多的中文招牌，不由感到舒服了些；毕竟同是亚洲人种，有共同之处。

上校问了路以后，便在一家小门面的中国餐馆停了下来。但他俩均感诧异，这家“美龙餐馆”怎么如此冷清，全不似先前见到的。按理说，下午四点以后应该渐渐忙起来了。

上校和鹿毛跳下车来，走进店堂，他们惊呆了“一个中年妇女正低着头默默坐着，几个男人站着，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两人。

“请问主人，李本夫先生在么？”鹿毛跨前一步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警察。”鹿毛掏出证件。

“警察已经来了。”那男人冷冷地说。

“什么？”鹿毛不由睁大了眼睛。

“李先生死了！

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杀手比他们又先到一步！他知道他们的下个被访者。“嗯，我可以问一问吗？”上校坐了下来，递给那个男的一支烟，“李先生是什么时候死的？”

“在今天上午九点十分左右。凶手是一个姓朱的家伙，他有密事和李先生谈谈。两个人同进了后面房间。”

"是那一间吗？"

男人点点头。

"因为是要事，所以我们并没有去打扰他们，大约五分钟后，那家伙很平常地走出房间，快步走上了一辆个汽车逃走了。"

"这时候你们什么都没有注意到？"鹿毛问。

"对，一切都很平常，那家伙出人意外地安详！"男人猛地吸了一口。

"他也是个日本人？"上校问。

"是的，姓朱，长得身材高大，脸色阴沉沉的，听口音不象这儿人。"

上校想，如果这个凶手就是杀死尤曼斯的那个人，恐怕也可能，因为从拉斯维加斯开车到旧金山一个晚上是足够的，这个杀手有充分时间作好准备。

"能让我看看他的东西吗？"

"您指的是什么？"

"信件之类的文字。"

"既然你们是警察，"那个男人痛快地说，"那请吧。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看来杀手是无法从容不迫地取走不利他的东西的，"上校暗想，"未杀之前不可能，杀人之后肯定急于溜走。"

走进内间，李斯特上校不禁一怔，原来杀手已经迅速地在他有可能藏东西的角落翻了一遍。上校几乎是抑着十分微弱的希望小心翼翼地查看着李本夫的物品。十多分钟之后，上校失望地摇了摇头。蓦地，他又侥幸起来：在李本夫的写字桌玻璃板下，一张纸被压着露出一点背面，看去仿佛是什么表格之类。他于是轻轻地抽了出来。他见这是一张旧金山国际机场的邮包提单，领取截止日是二月十七日。如果是一张普遍提单。恐怕没必要反过来藏在另一张纸的下面。

"邮号 AM01411。他干吗不去邮局或机场取呢？"鹿毛满

心疑虑。

“我们必须知道这个邮件是什么!”李斯特上校欣悦地说，“立即去分局和机场!”

临走，他取出三个嫌疑犯的照片，他们一一摇头，认为人没见到过三个人。上校断定，这三个人和本案无关：谁会这么傻，扔了炸弹杀了人还呆在现场，等警察抓嫌疑?

来到警察分局，他看到了龙曼斯死得一模一样的李本夫：腹部戳进一把精致的匕首。上校几乎想说凶手是同一个人，而且是职业杀手，一个从容不迫地将匕首刺入被害者腹部后又翻箱倒箧的高手。所以，上校和鹿毛都赶在他的后面。

不过，使李斯特上校高兴是的，他可以在飞机场安安静静地闭着眼睛等待着某个人来领取可能是藏着伪票的航空邮件。

当然，要查找所有的邮包是不可能的，检测仪毫无办法。不过，足智多谋的李斯特上校很快地动开了脑筋：用光控检测来检测那些邮件上申报的进口物品重量和体积之比间的误差。如果单位体积重量超过通常标准零点五公斤，就有必要打开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是美元，还是老虎?

邮号 AM0411 邮包内的确是一千美元票面的伪造支票?李斯特上校兴奋地和鹿毛越喝了一杯白兰地。会来第二次的!

“一定是从亚洲某个地方寄来，或者是香港，或者是那该死的南朝鲜!”上校对那次吃闭门羹依然耿耿于怀。不过，他并没有见过在南朝鲜流行假票，他没敢把他和这种票子联系起来。

几乎每天三次，李斯特上校要打电话到机场，询问是否有可疑邮件出现?两周以后，也就是三月六日，就在温·李斯特上校接到通知将去香港参加提前召开的国际搜查协调会议时，机场缉查处打了个电话给李斯特上校，要他速去机场。他觉得真相大白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的确是超重每单位体积零点五公斤的邮包。这是个浅绿

色的其貌不扬的包裹。他没想到的是，邮包并非来自亚洲，而是从西班牙北部沿海城市巴塞罗那寄出的。他不由低声骂了一句。

“瞧，上校！”缉查员指着打开的邮包。

上校凉喜地叫出声来，果然是一叠叠伪造的旅行支票。“看来对合众国的破坏和挑衅又开始了。”他想。

如果他本月八日，亦即后天不去香港开会，也许一定要亲自逮捕那个来领邮包的家伙，他知道，这家伙决不会在他未去的二天之中来取，肯定要隔一段时间。三月八日，温·李斯特上校飞往香港。

在旧金山，鹿毛名越警正开始了他的独自一人的生活，如果幸运的话，他应该抓住那个领伪票国际邮包的罪犯。

鹿毛悠闲地等待着。

14、支那热线

李期特上校这次来香港，是为了出席国际搜查协调会议，不过他的心仍在旧金山机场，几乎每隔一天，他就要打国际长途询问案子发展情况。

他没料到，在他向大会参加者出示那些伪造支票进行说明之后四个时，两个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警官敲响了他的房门——他们是作为代表中国警方的观察员①来到几风日丽的初春的香港的。

温·李斯特上校对中期一位警员是熟悉的。

“嘿，赵！”上校握着这位良材高大面色红润的中国北方佬的手。他叫赵年宏。”“他是李德强先生，”赵年宏指着身旁的一位脸长得很滑稽的警官说道，“他是五局有名的‘班长’。”

赵年宏和李德强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五局担任要职。

“北京五局的机器还能照常运转么?”上校半开玩笑地说。

“只不过卸下了两颗螺丝钉而已。”赵年宏的英语显然还带了点北方腔。

---

① 此时中国尚未参加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同年九月五日在卢森堡；国际刑警组织第五十三届全体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为成员国

“你们有很多螺丝钉，”上校说，“李先生一定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趣闻。”

他端上了两杯啤酒。

“在我国一个地方公安局的犯罪档案里，有两个您也许会感兴趣的人。”李德强兴奋地踩着地板打起奏来。

“中国人？”上校咕噜了一大口。“不，泰国旅游者，他们在厦门被发现的。”李德强说。

“贩毒，还是走私黄金？”

“如果那样的话，您不会有兴趣的。他们是到厦门出售那些伪造的旅行支票的。”

“哦，是我的那种？”上校急忙点燃一根雪茄，仔细地听着。

“对极了，我没想到，当然上校也不会想到。他们在厦门呆了四天，从一月七日到十一日，后来在他们出售这些支票时被我们发现了，很快监视起来。”

“您是指在当地向老百姓出售，而不是卖给有资本的商人？”

“是的，我偷拍下了照片，也将他的护照内容记录归档了。如果需要，我们可以请厦门局立刻提供。”

“俩人境后去向不明。”

“是的，上校，这种人往往身带数国护照，随时可以在边境线上自由出入。虽然这桩小故事到此结束，可故事中的意义却等于零。”赵年宏推了推鼻梁上的近视眼镜，赵上校眨眨眼。

“这话太费解了，亲爱的赵！”上校嚼着雪茄碎叶。

“结果他们一张也没卖出，因为我们的老百姓决不会忍痛花五千、一万元去买这种小纸片！我们的民间购买力还没到这个地步！”

李斯特上校先是一楞，而后痛快地笑了起来。

“这俩个个笨蛋！”他气喘吁吁“太笨了，太笨了！当然

李斯特上校也在此例!”当下三人商定，迅速往厦门局电告，调出那两个泰国人的档案材料。

三月十七日，厦门局的材料放到了温·李斯特上校的老花眼镜下。上校拿起两位泰国护照复印件。

杰·索玛耶，四十五岁，曼谷帕塔亚海湾汽车联运公司职员。

佩伦·甘拉亚纳蓬，北榄府的一个民办小学教师，现年三十八岁。

上校迅即询问了曼谷中心局。

七个小时之后，曼谷方面答复：所在公司及小学无人。

显然，他们的护照是伪造的。上校感到可惜。于是，他只得将两个嫌疑犯的头像照片及指纹等材料送到圣克卢国际刑警总部——上校把一半赌注押在了他们身上。

圣克卢总部电脑查到了其中一人的档案，这是杰·索玛耶。他的指纹和档案记录一致无二。此人是PQ成员?日本人，真名横井洋，“好吧，搞一个特别搜查小组，逮住他!”上校对他的部下说。

横洋井，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年）生于日本下关。加入PQ国际犯罪集团以前曾在下关市一家转包企业工作。

特别搜查小组立刻飞往日本下关，秘密地寻找这个名杰·索玛耶的横井洋。据居民的报告，横井洋。抓居民的报/告，横井洋在圣诞节以后没有回来过，但二月初突然出现在当地，随即深居不出，有时也出去一天或几天。搜查小组决决等他。与此同时，温·李斯特上校也抑开了长达两个月的会议，急不可等地飞到东京，再赶到下关。

一边赶路，上校一边担心，希望不要让那连杀二人的杀手抢了先。

三月二十四日凌晨，事实证明李斯特上校的担心的多余的，横井洋从摩托车车上跳下时，被警察和搜查小组人员紧紧地抓住了胳膊，一拥而进他的住宅。

“不，我已经和PQ不来往了。”横井垂头丧气地对上校说，“他们还派人想干掉我。”

“那么佩伦．甘拉亚纳蓬呢?”

“他也不干了，去搞海洛困买卖了。二月十二日被他的同伴用机关枪打死了。”他低着头，显然很害怕，“关于PQ，我确实了解不多。建交厦门，不过是偶然罢了。”

“你现在就干这个?”上校指了指从他房间里搜查的袋装四号海洛因。

横井洋恐惧地点点头，他知道，在日本或者亚洲、对贩毒者从来是不宽容的。“除了威廉·马罗礼，你还知道什么?”上校问。

“他们在巴黎有一个地下印刷车间。此外，PQ的另一个首领莫姆也在巴黎，不过，眼下肯定不会在那儿。这一切我己无关了，不清楚。”

上校轻轻地摔着海洛因，眼光个似乎还含有同情的意思。

“这些供同救不了你，你将会被起诉，指控你非法销售这些毒品。”说罢，上校从榻榻米上直起身来。“这下好极了。”上校想道，现在只要抓住PQ的头儿们就可以了，通过那些老头儿，再找出是哪位艺术大量制作了能够以假乱真的支票。

“先生们，剩下的是抓住那个莫姆的事了。特别搜查小组也许也要在半年才会被解散，”他的眉头不舒服地一皱：“不过，这位莫姆先生，是我们一无所知的陌生对手。”

温．李斯特上校此后并没有回香港，也没有立即飞旧金山，而是偷偷去了箱根，①很痛快地上了一次硫磺温泉浴。或许是心理上的缘故，他在温泉水中觉得三四十岁时的冲动如肯和的水那样包围着他。

然而，守在旧金山机场的日本警官鹿毛冬越却默默无言一个人消磨时光。美国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合适怕，他讨厌她。

① 箱根系日本东京西南富士山下一著名风景区

他没有上街，也没找认识了很久的旧金山的警官们一起去喝酒，他只是辛辛苦苦地工作。这一天，他终于看到了来领取那个浅绿色邮包的人。他不由吃了一惊，那人竟然是自己的同胞！最初的新近感立刻被一种极端的仇恨所代替。

鹿毛警官和旧金山警察局的沃纳警官发动起野马汽车。悄悄跟在这个日本人的后面。他看着他的背影，一言不发。沃纳警官投去惊讶的一瞥。

在拥挤的街道上行驶了半个小时左右后，日本人在一座破旧的楼房前停了下来，拎着邮包，钻入小而黑暗的大门。

“我进去看看。”沃纳警官说。

鹿毛咬着嘴唇，微微点头，沃纳警官也蹑手蹑脚进了这扇门。他听着脚步声在三楼消失，便也走上三楼。三楼有两扇漆黑的房门，他蹲下身子，仔细地看了看房门口的选鞋垫。他断定日本人是从右边的门进去的。于是他掏出手枪，耳朵贴着门缝谛听室内的动静。似乎隐约听到人有在说话，显然不只一个人在里面。

于是，他轻轻地敲了敲门。片刻之后，那个日本人探出了脑袋。

“警察！”不等日本人问话，沃纳警官用手枪逼了进去，“靠边站着别动！”然后他又疾速冲进里层，已不见了另一个人，只有屋后的窗还在神经质地碰击着。窗外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溜得可真快！”他骂了一句，不过你一个就足够了。”他发现他白纹条的领带上醒目地别着一枚黑别针，但他不清楚这是什么含义，当然也没去想。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警官来生！”日本人口气很硬地回答。他的双眼直瞪着沃纳手中的枪。突然，日本人趁着沃纳撩起床单查看时猛地拿起一根放在门后的木棒，朝沃纳打去。沃纳躲避不及，用手臂去挡，被打了一家伙，“唉哟”了一声，手枪也被打到了地下。日本人弯腰去捡枪，警官猛然一脚，将

他踢得后跌了几步。随后，沃纳连连向他出拳，打得他在墙上摇摇晃晃。

“忽然听得鹿毛名越大喝一声，“住手，沃纳，你这混蛋！”随即将大打出手的沃纳警官推在一旁，一边用愤恨的眼光凝视着他那皮肤粗糙杀气腾腾的脸。

沃纳警官疑惑不解地看看鹿毛，又看看日本人。

鹿毛凝视了半天，便转向那个不服输地瞪着眼咬着牙的日本同胞，突然抬起膝盖狠狠地磕他的小腹，而后脸上一拳，又一拳。鹿毛好象在发泄着一股无法名状的仇恨。

他的不说一句话的拳脚使沃纳警官百般捉摸不透，沃纳只能这样想：对于不争气的同胞，还是由自己打吧——也许这样的犯罪分子，不应该受到美国人的教训。鹿毛打罢，伸出手来，警官沃纳取出手铐递给了他，让他去铐——沃纳似乎有些理解了。

当带着日本犯人的野马车驰出街口向右拐时，他们并没料到后面一辆装集装箱的大货车正风驰电掣地超了上来。片刻之后，货车的保险杠猛烈地朝小汽车撞了上去，顿时一阵金属碰击和玻璃的粉碎声撕裂人心般地发出，随之坐在外档的日本人和驾驶着的沃纳警官，在小汽车打了几个转之后被重重地抛到了街道上，沃纳警官当场被撞得血肉模糊，罪犯同样也浑身是血，奄奄一息；鹿毛名越由于坐里侧，头部和体左侧受了伤。鹿毛立刻醒悟过来，用力推开变形的车门，掏出手枪连连向货车射击，但货车已飞速驰远了。

“沃纳！沃纳！”他明白，沃纳再也不会睁开眼睛了———他的眼睛在死亡的刹那间痛苦地闭上了，只有满是血污的身体还未失去温热。于是他又奔到日本同胞身边，右臂抬起他的红肿的头，轻轻地用衣袖揩去他脸上的血迹。

“喂，”他低声地喊着“你就村濑么？”他感到自己的眼开始湿润了——太残酷了，他的同胞的生命将付给这片异乡上地，也许这个叫做村濑的日本人连一块没有鲜花的埋身之处

也不会有，两滴男人的滚烫的泪珠滴到了日本罪犯的脸上———虽然这是一个罪犯。鹿毛在这血腥所包围的瞬间，忽然司到自己也说不清的什么，他觉得一切都是瞬间的事——包括生与死。

这个濒死的日本人听到有人呼喊他的名字，便吃力地睁开那双充满对人生留恋的眼睛，试图点头表示鹿毛并没有说错，然而脸上什么表情部无法体现，他已衰竭到了极点。

“我记住了，你是村懒秀曾，”鹿毛有点哽咽地轻轻说着，一边有力地点了点头，“请放心吧，我会把……帮回日本的。”

“谢谢，警官……”村濑积聚了最后一点力量，用日语微弱地说，请别忘了，村濑秀曾，拜托……您……带我回……日本。……口袋里……我……有东西……看来我要死在……异乡了……我……“村濑再也没力气说下去了。鹿毛的右臂一下子沉重了起来；这个最终被做了牺牲品的日本人，闭上眼睛，在化成一团清烟飞到菩萨身边的幻像中死去了。

鹿毛警官默默地直起身子，凝视周围拥着惊恐万状的行人几乎象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在短暂人生中上下飞舞的小小的虫豸。他厌恶但又平静地站在两个生命离开了的躯壳的中间。

15、燃烧的燕尾服

春天似乎是男人的，象冬眠后的巨兽，疯狂而富于总支，眼中流露着血腥。到了这样一种气味的春意之中，男人内心深处长久掩盖的本性象艳丽的花草那样开始萌动了；他似在寻找着噬啮的机会，放射自己如火般烈火如花夺目的雄性色彩。鹿毛名越警视正在渐渐而近的警车声中握紧了手枪。此刻，一种渴望杀人的冲动在他背脊和太阳穴附近爬动着，他要杀死每一个有归宿的活人。因为村濑如同一棵被伐倒的树木，被夺去了生机，被夺去了归宿，被夺去了祖国。

“我以后会给你送上一束花的。”他嘴唇儒动着。村濑不是罪犯！如果自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将要抹去人们观念中的罪犯——他感到村濑不过是在走人生的另一条路罢了。

“喂，鹿毛！”李斯特上校满面红光——这是泡温泉水成绩——他对躺在医院病床上的鹿毛名越轻声呼唤着。“您真是个出类拔萃的警官！干得不错，好好养伤吧。朕邦调査局派了一个人来协助我们工作，我们尽量减轻您的负担，您只管休息。”

鹿毛微笑着朝上校点了点头。

"您好，鹿毛先生，介绍一下，我是施瓦布，亚当·施瓦币。我祝您早日恢复健康。"

"谢谢！"鹿毛对亚当·施瓦布这个美国人致谢道。此刻，他已是达到内心和谐的境地，把自己想象成一头在春天里懒洋洋地晒太阳的野兽，没有人类的爱，也没有恨。他只顾吃饭睡觉，厌恶去思索一切问题。他发现无知是一种幸福。

亚当·施瓦布可没这么想，他的职业的本能在隐隐的刺着他。他从巴黎回来后，一直没有干过什么工作——上司对他自作主张的追捕 PQ 漏网分子的举动表示了异议，暂没让他去搞什么案子；只是伪票案又牵涉到了 PQ 集团，才派出他协助温·李斯特上校侦破伪票案。当然，他一直没有提起过黑岛作健的名字。

"那么，亚，"李斯特上校嚼着雪前烟叶碎末对亚当·施瓦布说，"多米尼克·马罗礼就是莫姆罗？"

"是的，"他说，"那一次扫黑活动中只有他一个人漏网，我们只抓到了罗斯伯里和西蒙兹。马罗礼在迈阿密呆不下去了，因为蓝衣帮始终想干掉他，于是，他改名换姓来到巴黎的据点。我曾试图去搞个明白，但一个武艺高超的日本人在巴黎一家饭店打伤了我——至今在我腹部还留着子弹作纪念。看这一人是莫姆雇佣的职业杀手，如果不是吉星高照，我兴许早已完蛋了。"

"您说日本人？"上校想起什么，突然问道。"杀死李本夫的也是高个日本人；袭击沃纳警官和鹿毛的也可能是日本人，因为现场目击者说，尽管货车司机戴了太阳镜，可还有人认出他是个亚洲人。"

"这个无关紧要，上校。应该让我看看那些材料。"亚当.施瓦布指着放在桌上的小巧的塑面笔记本——这是在村濑秀曾良上找到的。

"请吧，您不着谁看啊。"

笔记本中记录了两上微波呼叫号码，是 PQ 犯罪辛迪加

首脑J·M·莫姆在巴塞罗那和新加坡的无线通讯号码。

"好拉，我们该研究一下如何使用这两个号码和英姆———马罗礼先生打个招呼。"上校得意他说。他已将雪茄呛人的烟雾弥漫在办公室每个角落了。

"由特别搜查小组去干?"亚当·施瓦布问。

"是的，您我两人是头儿。"

施瓦布想，行了，这下可以名正言顺地去抓那个西班牙流氓或绅士了，他决心撕下他的燕尾服和黑色的领结。

他石着上校春风满面的脸，义想到应该悄悄地抓住作健，让新闻界和自己的上司震惊一下，他一个单枪匹马地抓住了越狱犯的非凡个人物!他以感到以前太傻了，太人情味了，当然这样有负于自己为之宣誓的指责——有点象唐·吉诃德!———他暗暗地笑了，竞隐人了会被同事们讥笑成糊涂天真的那种理想和温情主义。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抓住作健归案——虽然他曾救过自己一命。

他十分清楚，也需要不了什么代价：那个时候好心的他，将阿怡母子安置在一个无人骚扰的一隐蔽地方，这个地方只有自己知道，等到作健对那摩托车骑士工义侠腻味了，或者想起该是找PQ报仇的时候了，自然会到迈阿密或佛罗里达其他什么地方来找他施瓦布的。他也得意了，他将为这个火药桶边的合众国再次干掉一名罪犯。他为此而骄傲。

至于作健，他那重新燃起的对卡拉。梅维乌斯的爱火，比上次更为热烈，几乎使他忘却了一切。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按颅相家的看法，他的确不具备犯罪的素质。

"和我永远在一起吧!"他对她说，他对占有自己的空间抱有绝对的信心———女人所喜爱的，也许是男性最自然地流露出来的兽性；牙齿、力量、血腥和爱情并不是矛盾的。

"不，"卡拉流着泪说，"你有妻子，也有儿子!"

"哦，你这小傻瓜，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容易忘却，也容易激动，在任何一个女人的胸怀中

都这样真诚，以至这种真诚有时是害人的东西。

当卡拉提到自己的妻子，他又发觉自己并不爱她，并不象当初几年后第一次见面那样感到自己应该爱她。他在新的爱河中轻而易举地忘却。只不过那个小男孩使他想到了做父亲的职责。多好的称呼，“父亲!”也许只有当男人成为一个父亲之后，那种不安和冲动才会稍稍平静下来。

“你为什么要不声不响地离开我，卡拉?”他不止一次这样问她。

“不，卡拉摇摇头，对这个她所爱的男人无从说起，“太难回答了。”

“是因我丑陋么？求求你，告诉我吧，“他多想知道这个在心底埋藏了三年使他又气又急的疑惑。

卡拉·梅维乌斯犹豫了一会儿。

“你，你足不了我——”她说，勾人的眼睛如同一片诱人发狂而情不自禁往下跳的深邃的湖泊。

他听了真想跳起来揍她一拳，他象受了她的绝妙的欺骗！世界突然变得令人讨厌起来——因为有一个作对的自我，一个生理上接近残缺的自我———对眼前这个异地女人来说，她第一次应该告诉我——他想。然而他的心身渐渐地平静了焉：这是一次无可非议的战败。

他继续抚摸着她那如猫般光滑的身躯。

从圆润的胸脯，轻轻地向下游走，在雪白的微微凸直的腹部滑动着，脑海却在深思着卡拉刚刚说过的那句话，他移动手指撩动着她大腿间毛茸茸的阴毛，又播开她红润的阴唇……突然，他一咬牙，使劲把手指插了进去……

卡拉“噢“的一声，发出痛楚而欢悦的呻吟，紧紧地夹住双腿………

她的纤细的手指在他乳头边轻轻地划着十字，划着花的形状。

彼此谁也没有话说。

“这是谁安排的?”他仰着头自言自语地说,“难道真的很残酷。”“但我的确爱你，因为你是个好人，作健。然而，这种不满足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也许你们东方的女人并不习惯这样说。”

作健听到这一句话,不免想到自己的妻子阿怡。的确,东方的女人想不到这一点,即使少数的有勇气的女人想到了,也会深深地掩盖起来,因为她们不希望被人说成是一个坏女人。也许阿怡有此种感觉；也许，东西方女人的差异吧———东方女人的欲求被巧妙地沉淀了下去，仅仅是潜意识，或者是梦境。

“我应该离开这儿———我们在尼斯呆得太久了,这样下去警察迟早要发现的。我甚至打算一个永远的计划、不再寻求什么报复。唉，我这个人哪，本来就不打算报复，只是逼得走投无路了。”

卡拉听了默默无言，她想他本不应该是个复仇者。

第二天上午她从睡梦中醒来时,身边的作健已不知去向,连他在被窝中的温热也无一点余下。卡拉不由一阵怅然。

地中海三月的腥湿的春风阵阵吹进这个爱的小窠。

直到瞳，作健才回到小旅馆。

“我带了几份护照,”他高兴地说，我从一个小伙子那里花I百美元买下了。”

“这太危险了!”卡拉关切地说，“警察会看出来的。”

“小傻爪,那份加拿大护照难道不会更容易坏事?”说罢,他的脸色忽然阴郁起来。他沉重地走到窗边，贪婪地吸了一大口气。多么晴朗的天空啊！已经到春天了！而我却象一片阴暗的乌云，无法接受阳光的沐浴，我命中注定是要独自飘流的——尽管我内心不希望这样。什么家庭啊,对我来说,并未占据过什么重要的地位，它有时不过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罢了。”

“别这样想，作健。”她的眼光里似乎还含着凄惨。

作健苦苦一笑。

"谢谢，亲爱的卡拉，你真是个好女人，你几次救了我的性命。也许我太没用了，嘀，——个没用的男人，不仅是对你，而且对我自己也是如此。我要走了，躲得远远的。"

"作健！"卡拉，梅维乌斯又觉得他是一个深沉的男子汉，在他身上，她发现他另一个世界在闪闪发光。"说吧，我能为你干什么？"

"不必，你已经为我干了许多了，只希望从你的记忆中抹去我这个无用男人的形象吧。"你准备去哪儿？"你"找亚当·施瓦布，我只要我的儿子就够了。他是唯一知道我妻儿下落的人，他一定将他们隐藏起来了。"

如同亚当．施瓦布的想法一样，这个越狱犯一定会来找他的。

"好吧，再见吧，爱人，我就象退潮的海水一般，决不可能第二次来见你了，没有这样的可能。"

这个时刻不短了，天老地荒也似乎就在这一瞬了。没有好何语句可以描述一个越狱犯和一个女人在尼斯的这种分别——没有永，没有恒，永恒实在是一阵！人生如斯，只有匆匆的一遇才是存在过的印证。

男人！不是一团烈火，就是不复燃烧的死灰！

"如果有谁问起黑岛作健，那么告诉他，黑岛作健已经死了！，从他的眼眶里滚动出了一种惜别的泪水，仿佛一切熟悉的东西将随着这世界一同消失，包括巴黎，香港，尼斯，他的情人和他的妻子；唯一证明他在世界上存在过的是他两岁的儿子俊龙。从此他要象退潮海水那般离开自己留恋过的世界。

然而，有一个人使他暂耽搁在了尼斯。这人就是美髯公朱全（虽然他的下巴光溜溜无一丝美髯）。

他颇感意外，心想J·M·莫姆确实想要寻他报复了，而且四处寻索。"我们心平气和地谈谈吧，别耍花招，尼斯到处

有 PQ 的人。本来您早就死在海滩达上了，”朱全用冷静到使人毛骨谏然的语气在电话中说道。“瞧，当我看到您装点行李箱打算溜之大吉时，就打了电话给您。”

作健心头一惊，看来隐居的计划要化作泡影了！他看着往桌上放晚餐的待者，一言不发。忽然，他站起身，一把揪住这个侍者，狠狠地揍出了一拳。侍者踉踉跄跄地倒退了几步，愤愤地瞪着他，并未还手。待他喘着靠近墙上时，很平时地从自己制服中取出一枚黑色的别针。作健明白了，他更没料到侍者也是 PQ。“这是我不还手的原因，”他的口气充满了威胁，“黑岛先生，PQ 是无所不能的，它想杀死谁，那么他就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再见，黑岛先生：”说完，侍者猛地关上了门。

作健如同被雷电击了一般，无力地坐在床上；卡拉．梅维乌斯则悲伤之中含着愤怒。

“作健！”卜拉嚷道：“你还想什么‘隐居’！他们完全可以杀死你！也许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去！”

“别说了！”作健刚才那种逃遁的念头一扫而尽。

卡拉·梅维乌斯趴在他膝盖上仰视着他。

“作健，杀了他们，我们逃吧。”

作健播了摇头。

“我是一个越狱犯，即使从莫姆手中逃走，也无法不让警察发现。”

他抚摸着她的修得象男孩子似的短发，眼光中含着绝望。

“我和他们谈谈。”他站起身来。

“不，别傻了！也们是一帮不眨眼的强盗，他们会杀了你！”

“也许我生来就该不幸，该死在土匪的手中！”

卡拉·梅维乌斯松开了她的紧紧攥住的双手，然后从自己的手提包里取出一支小巧玲珑的女式手枪，递给了作健。

作健默默接过手枪，轻轻地抱住她的双肩，颤抖着吻她芬芳和帮着泪痕的咸涩昧的双。

他要她到棕榈滩酒吧等他的消息，"如果过了十点我还不回来，那么你自己离开尼斯吧，一个人离开，我不能陪你，回西柏林或者香港。冈特一定在牵挂你。"然后他又紧紧地拥抱她，吻她——他知道，也许这是最后一次。

虽然已是黄了，但大色还是很早地涂上了浓浓的黑夜。海边公路的两旁街灯开始照亮了尼斯。

作健口袋里揣着那把玩具一样的手枪，坐着美髯公朱全派来的卧车，向他所不知的目的地开去。阵阵海风拂进车窗，使他的内心充满了坦然自若的感觉。

一刻钟后，车子在一座山坡上的砖房前停下，司机和另一个男人拽着他的两臂走进这幢外貌平常的小屋。站在门前，可看到尼斯城的部分以及处远星星和航标灯的闪烁的夫空和大海，他似乎还听到了涨潮的阵声响

室内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摆设，只有那只如《最后的晚餐》中一样长长的餐桌。脸色沉峻的朱全独自一人坐在长桌的中央。暗淡灯光使朱全的脸显得更加可怕。"请坐，黑岛先生，"朱全神情漠然地开了口。"来的时候真准时。我们好好谈谈。我们希望您能从头开始，这样，我也就不会去干我所不愿干的事了。"

"您的话很让人费解，朱先生!"他坐了下来。

"您应该明白，"他突然站起来，费力地绕过桌子，朝作健盯了几秒钟，仿佛要用目光挖出他的脑髓来看个究竟。蓦地，他伸出手，从作健的口袋里掏出了手枪。"我是个职业杀手，我杀的人无法计算。我不喜欢用手枪，可一次在蒙马特饭店是例外，因为那个美国人也是个高手——后来我才知道，他又活了过来。当然，相信黑岛先生是没有这样好的运气。"

他又回桌后坐下，一边洗着扑克，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作健。

"需要算命吗?"

"不，我的运气一向很糟。"作健笑了笑。

“的[illegible]，您的运气不太好，它可是在那个老头子手里——我指的是莫姆，请原谅我这么称呼他。本来这与我无关，我也有妻子和孩子，干吗要杀人呢？啊，我需要养活我的家庭，同时我也无法改变我年轻时的生活方式。”他停了停，猛地飞出一匕首。随着一道银光，那把匕首“砰”地一声扎入了门背后挂着的飞镖靶上。“我曾参加过石碑①的干训班训练，后来没料到干了好几年。怎么样？”他露出一丝笑意，但很勉强，而且令人不寒而栗，“谁给我钱，我为谁工作。”

“那您快杀了我吧。”作健冷冷地说，“我没领教过您的功夫。”

“何必呢，人生只有一次。有的人很快就死去了，甚至还没有享受到一切，真遗憾，可遗憾有什么用？永远消失，他的妻子儿女，一切他所熟悉的东西！’

您直说吧，先生！”

“好”，打开天窗说亮话巴，我何必要杀死您呢——这这一点您该理解我吧。事情很简单，而且，也是您无法拒绝的。要么痛痛快快地答应和 PQ 一起干，要么在尼斯建一具尸体——不，我说得够多了，您给个意思吧！”，说完，他点起一支烟，眼也不眨地注视着作健。

“怎么干？”

“很简单，您重新做一块五百元的版子。

“哦，真抱歉！我办不到，我从来不做第二块同样的铜版！”

“是从心里不愿干？”

“那倒不是，因为第二总相形见绌。”

“别废话了，黑岛先生！他依旧那个腔调，“我不管您这些。我有时觉得人为什么这样愚不可及。好吧，给您五个小时考虑的时间。尼斯是 PQ 的势力范围，即使您在警察局，出

① 荷石碑，离台湾台北市十公里处的一个地名，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在此“设”“情报干部训练班”

同样可以干掉您！”

作健从心底里感到对这个杀人犯的厌恶。当他见他起身走进另一扇房门时，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他开始想念卡拉·梅维乌斯，、他希望她快点离开尼斯，免得落到这些匪徒手中，成为他们的人质。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感到时间象一个老人那样慢慢地走着，似乎在那五个小时以后的尽头，时间便衰竭而死。

他舒服地闭上眼睛。

到了最后一个小时了，此时已将近半夜十二点，他想卡拉已经走了，远离了尼斯城，但想到那是永远的别离，他不由感到心脏被紧紧地压迫着，血液也似乎凝固不动了。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对身旁虎视眈眈的男子说，“叫朱先生来吧。”

“我意识到您能叫我，是一桩令人愉快的事。怎么样，我没猜错吧。”

“是的，您没猜错——我答应。”他一脚踩灭了烟蒂：站了起来。“这次得付我十五万！”“我想莫姆会答应的，我很高兴，黑岛先生！”

“可以打个电话吗？”

“当然可以。”虽然朱全答应，可双眼仍保持着警觉———只有他这种人才会这样做。

“喂，棕榈滩酒吧吗？见到过一个短发的姑娘来过吗？”

“不，没见到过。不过，如果您是找卡拉·梅维乌斯这个姑娘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接电话的是一位中年妇女热情的嗓音。

“对，对！是叫卡拉·梅维乌斯！快自动控制我，她留下什么话？”他几乎要嚷了起来。

“她是打电话来的，她说不会离开尼斯的。她的口气很坚决。您真走运，先生！”

“谢谢，晚安！”他搁下了电话。他希望她已经离开，又

希望她没有离开，正在骑着摩托寻找自己。他又感到这个女人要来搭救自己了。不过，万一她落到了朱全手里，这刽子手也许会认出是她在香港用摩托撞得他半死。想到这些情景，他又不免心惊肉跳。

猛地，电话铃又急促地响了起来。朱全赶紧拎起话筒。声音很清楚很响，大约是从附近打来的。

"警车朝这儿来了！"这个声音很慌乱，"有五辆，他们是悄悄地开近的。"

"喂，小子，别慌，"好象完全在朱全的意料之中似的，他镇静他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清楚，他们好象吃得很准。"

"好吧，把电话挂了。"他转向作健，"这下我必须使用冲锋枪了。"

作健也觉得突兀，但转而一想，也许又是卡拉在暗中跟踪吧。他为她的聪明和机智以及勇气感到自豪。

"喂，你们两个，"朱全对司机和另一个男人说，"难道没有发现有人在跟踪你们吗?!"两人面面相觑。

"这绝对不可能，朱先生。"

"好吧，就算不是你们的过错！你！快去打信号，通知游艇准备起航！"他又面向作健，"您呢，黑岛先生，有个好心人想救您了，您自己也不会想到。""的确如此。"他显得十分轻松。

当然，警笛声大作，打破了沉寂的夜晚。

"走吧，黑岛先生。"朱全推了作健一把，朝后门走去。

到了后门，作健趁朱全不备，立即疾速转身，向旁边下山，立刻消失在黑暗之中。他无法奔跑，被石块一绊，摔了下去，在布满碎石的斜坡上滚翻着。他感到脑袋在几声冲锋枪声中碰到了巨大的石块，随后似乎从离后和前额流下了温热的鲜血，接着一无所知，在一阵身体的轻轻摇动之中晕了过去……

警车还在呜呜地叫着。

16、枪口通地狱

他安静地躺在尼斯莱皮尼吴医院的特别护理病房。这时，他才知道自己在头颅碰击石块时也被朱全的子弹击中了，而且订在颈动脉附近，另一枪打在左肩。他想说什么。但显然没有力量来做任何表示。一切都将逝去！他的感觉告诉了他，自己将要离开了——在这他不愿离开的时候。

当他隐隐地看到穿警察制服和白大褂的人影在视网膜里来回晃动，他清醒的头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要么死在这儿，要么接受再一次审判——陪审团会判决这个越狱犯和伪造支票犯十五年徒刑，谁都会认为：在美元价格下跌的同时，居然有人制造出如此精妙绝伦的支票来打击美利坚合众国！他闭上了眼睛。

卡垃·梅维乌斯伏在他病床旁边抽泣着。她感到是自己害了这个她曾经狂热爱过的日本人，但是她不能不去报告警察，因为她也害怕 PQ 的匪帮会杀了他。

“作健，”她低声地呼唤着他，虽然她的抽泣使这个味的昵称有些声音模糊了。

“好啦，小姐，”一个便衣的老人过来拍了拍她的肩，“别担心！他也许不会死。当然，撤销起诉意味着他死了。不过，

您别担心，我会尽力而为的，梅维乌斯个姐。”

“不，拉法利埃先生，是他们逼着，是威胁！”梅维乌斯激动地说，“他是在手枪的逼迫下干的！”

“难道越狱还是强迫的？”拉法利埃先生惊讶地问道。

卡拉.梅维乌斯蓦地意识到再说下去就差点说漏了嘴，因为警察并不知道作健秘密地为PQ制造伪票版子的事。

作健费力地听着，也和卡拉一样意识到了这回事。如果没有被发现，他就要保持缄默。

“不，”卡拉分辩说，“他没有多少日子就可以刑满释放了，为什么要去干那蠢事？”

“那么，”拉法利埃狡黠地笑着，“就能证明他的越狱并非出自他本人的意愿，可他们为什么偏偏在他即将刑满出狱的节骨眼上劫他出狱呢？能告诉我什么，小姐？”

作健听了，心头微微一惊。

“不，不！先生，”卡拉愤怒地说，“这和他并无关系——要分清是不是他自己的意愿就可以了！”

“真抱歉，”位法利埃聪明得很，自知话问得离题，“小姐，我不是故意使您难堪，仅仅是题外话而已，您真机智！”

躺在床上的作健已吓出了一身汗。“不过，梅维乌斯小姐，”拉法利埃走到门口，停下脚步，“我得告诉您，这是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案子，他不是法国人，也不是在法国犯罪，而是在佛罗里达逃出了监狱，这里不存在引渡的手续问题和外交途径，只一种移交而已。如果他伤势允许，会很快送回美国的，然后在佛罗里达叛刑。当然，我也希望，有百分之一撤回起诉或不予起诉的可能性！”“谢谢，拉法利埃先生！”卡拉目送地出了病房。她此刻心已成乱絮一团，而且十分沉重；死亡对她来说感觉完全相同：他永远地离开她，她也将永远地消失在他的大脑和目光之中。她开始痛恨自己，为什么三年前要抛弃他、默默地离别？——今天他在她心中已是一个完美尽善的男子汉了。温柔，也具备了勇气，但她三年

前甚至昨天却没有感觉他的东方式的温柔、宽容和豁达——他几乎要忘了报复这个概念！她痛恨自己，竟至于糊里糊涂地叫来了警察乌黑了那间小屋，而那个杀人犯朱全却以他的高强的身手从地中海上逃脱了！如果他们知道他还活着，知道他还在这静谧平和洁白色病房里治疗，也许会再一次来杀死他的！她不由又为担忧了………

“请您别再和病人说话了，”一个医生走过来压低嗓门对她说，她点点头。“他的大脑也同样需要休息。”

“大夫，”她站了起来，“请说真实的情况吧！，他是不是会死？”

“怎么说呢，他的伤势很重，一颗子弹擦过劲动脉附近，另一颗打在靠近脊柱的肌肉里，无法取出体外；”医生平静地告诉她，“不过情况有些意外，我们最初认为他会在送到医院时就死了，但他到此刻还活着，看运气吧。哦，当然，如果没有警察，他早就死在路上了。”

不管怎么样，这三四天他已从昏迷中醒来了，而且没有什么意外的变化，虽然伤势依然极重。她还是感到宽慰了些。如果他能捱过复活节[1]或许是彻底不会有问题了——她这样默默地为自己的爱人祈祷着。

四月十八比星期二，律师拉法利埃舌诉卡拉，作健的伤势在在好转，但是再过几天，警察将正先宣布话这个罪犯予以逮捕，然后送回美国。这样，他将穿上写着很大的字的囚服，重返牢笼。这意味着地狱。

卡拉。梅维乌斯心中很明白，但焦虑和分担他的痉显然是丝毫不起作用的。对一个即将被送入地狱的人来说，必须以自己微弱的力量来挣扎，抗阻落在头上的灾厄。她殚思竭虑地想着各种使作健解脱的办法。

一位警官从美国迈阿密来到尼斯城。这是发生在四月二

① 复活节，每年四月二十三日

十日的事。

“这是理查德警官，”雨果侦探长对卡拉·梅维乌斯说，“刚从美国来。”

“雨果先生，我觉得很后悔，那晚为什么会报告了警察，可你们连一个 PQ 分子都抓不到！”卡拉对着第二次见到的侦探长说，她很忿怒。

雨果尴尬地笑了笑。

“这是他的职责，太太，”理查德警官操着一口蹩脚的英语，结结巴巴他说，“我到尼斯来，是想转告您，最近几天内我得负责将黑岛作健这个越狱犯送回迈阿密，当然，是秘密送返。”

“您有权力这样做，警察先生！”卡拉瞪着眼睛，“可他是不应该负责任的，越狱可不是他的意愿！”

“这些话留给辨护律师去说，可陪审团先生们会说什么谁都不知道。考虑到报界，所以来秘密行动，就是连您，太太，也不能告诉您在哪一天离开尼斯，采用什么方法。不过，到时会通知您去迈阿密的。在此期间，逃犯将脱离目前这种护疗状态，因为现在只是用时间来恢复健康的问题，太太您不能再见到他，一直到我们给您通知。”

卡拉听了这个动辄“太太”的美国警官的话，心中又不免帮上了忧愁。她不可能见到自由思想、自由行动的他了，除非是在迈阿密州法庭上聆听检察官的起诉和陪审团的叛决——那时将透过铁栅栏来接受他的温情的注视了。

作健心中也清醒地意识到，眼下无论如何也不能逃脱了，而且，制造伪票八事也会在不久以后调查出来，那时，地他在莱弗尔得监狱里就必得呆更长的时间，或许要等到满头白发才能回到自由的天空下。他心中惘然，说不定是明天。他就会跟随着理查德警官回到那潮湿和肮脏的莱弗尔得。他又想到了狱警罗杰·尤里的笑容。

”现在我倒想那家伙打死我就好了！”他轻轻地对卡拉说。

“不，你也许会被保释的——各种可能都存在”，她紧紧握着他的手，“别绝望，作健，试着活下去吧！”

他吃力地点点头。他真正地爱这个女人，虽然在他的梦中，偶尔出现过阿怡以及他的儿子，但能使他发狂热爱的，只有卡拉·梅维乌斯。“答应我，别离开！”他声音微弱地喊着她的名字。卡拉·梅维乌斯慵倦的眼中淡淡地渗出哀伤，她点了点头。象棕榈滩酒吧那个女人说的，“真幸运！”她决心永远不离开这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

什么时候离开尼斯，除了理查德警官和雨果侦探长，停顿民不知道。但是直到复活节，作健还躺在尼斯城充满地中海温情脉脉的阳光的莱皮尼奥医院里，静静地等待着那一天。

这天病房里只有一个护士在旁边偷偷地织自己的毛衣。房门外则是按照往日规矩，由一名警察在守着，他时而在长廊里来回悠闲地踱步，时而在沙发倚上坐下闭一会儿眼睛。—只是一个例行公事的外勤警察，至于房内的病人是谁，他不清楚，当然也不想知道——他仅仅是个按固定时间向国家领取工资的国家公务员，此刻，他在想着复活节晚上该带会么东西给老婆和孩子。

“马赛尔！”作健喊着护士小姐的名字。他竭力想使自已乐观一些。护士马赛尔·塞贝伊小姐停下了手中的毛线活，急忙走了过来。

“不舒服吗？黑岛先生。”她小心翼翼地扶起他的枕头。

“谢谢，”作健发出了柔和的微笑，“您的英语进步真快！因为您上次把瑞士说成糖果了。请把窗帘拉上一点，我受不了这春天的阳光！”

护士马赛尔·塞贝伊小姐走到窗前，拉上了窗帘。她似乎发现了什么，迟疑之几秒钟。

“再一次感谢，”作健并没注意到她的迟疑举动，“马赛尔，您的毛线衣织给男朋友的？”

“您真聪明！”马赛尔·塞贝伊笑着回答。她的不安掩饰

在这不自然的笑容中了。

“噢，这很平常。”

“不，这一次您又错了，我是独身，这是给我父亲的。”说着，她的脸变得异样了，刚才的笑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您猜得出我看到了什么？一辆警车！”

“这也很平常，小姐！”作健仿佛理解了什么意思，心猛地悬着；他真想大声叫喊，发泄心头对莱弗尔得牢笼的恐惧。但他仍然对马赛尔·塞贝伊保留着那嘴角边眷恋的笑意，尽管还是有些勉强。

“有个女人很象梅维乌斯小姐吧，也许是的，”她又掀起窗帘窥视了一下。作健闭上了眼睛。这将是最后一次了，明天自己会永远地离开她。一切都是这样安排得好好的，如同小说中描写的那般，别离总是痛楚的。命运！他真想诅咒命运！“真象一部惊险小说，”他默默地冥想着，“一环套一环，得救之后便是陷入了陷阱，——这次我也许永远地掉进去了，再也无法挣脱！”他想到了阿怡、儿子，难道她还会等他一年二十年？他不知道是否还能见到他们——象当初那样，他又突然觉得这个女人毕竟是自己的妻——价值的珍贵往往是在失去的瞬间才发现的。太晚了！

他开始迫使自己不去思索任何东西，只是把目光注视到一只在靠墙的空中悬着的小小蜘蛛身上。它在轻轻地摇晃着，向上攀着；这是一个可怜的小生命，随时会掉在地下摔晕过去。虽然它生命是无意识的是短暂的，可它是自由的，无论如何它要生存下去，这大约是它唯一的意识。

终于，这只小蜘蛛象一点黑影似地迅速坠落了。作健痛苦地闭上双目：啊小生灵，终未逃过上天写定的厄运！

蜘蛛的下坠似乎还发生了声音：这是一个人的身躯同时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猛然睁开眼睛，只见护士塞贝伊小姐手中的毛线衣也掉了下来，正惊恐地看着毛玻璃的房门。他完全地沉湎于对那只蜘蛛的结局的关注中了，没有听到走廊

里传来的脚步声。

门被推开了，一个警察走了进来。他知道他必须走了，永远地离开此地。他厌恶地扭转身子。“别了，卡拉！亲爱的。对，还有阿怡，我的儿子”他默默念道。

然而，他感到额边有一支枪枪口正顶着。

“黑岛先生！”那个警察手握手枪，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开口说，“在您没有为我效力之前我不会干掉您的！”说完，警察松开手枪。

他又他一阵惊讶！

他慢慢地转过视线：塞贝伊小姐惊恐万分地坐在椅子上；接着，他看到了这个高个的警察冷冰冰的脸和那种刺透肉躯的眼光，他明白了：这是穿着警察制服的朱全！

“我说过，黑岛先生，”他旁若无人地说，“PQ 在尼斯无所不在，而我无所不能。即使在警察局我也可以干掉你，不过眼下没这个必要！”

“如果您现在开枪，那倒很痛快。”作健也无动荡地回敬了一句，可他心中对这个职业杀手隐隐生出一丝佩服之情。

“不，黑岛先生，我从来不乱杀人，您是个天才，死了末免可惜；再说，我也不忍心杀自己的同胞，尤其是我对令尊大人略有所知，我们都是人间汪洋中的一条小船。”朱全似乎将自己的语言染上些许感情色彩。

作健听了，不免心中稍稍一动。

“否则我在那山坡早就杀死您了，也不会慌慌乱乱地刺朝您开枪。当然，幸运的是您并未被打死，这也同样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喂，小姐！”他招呼了一声护士塞贝伊，“帮个忙！”他指了指床和吊袋滴管。惊恐未定的塞贝伊赶紧把这些器材拆在一边。

“达尼埃尔！”朱全叫了那个大学生模样的个伙子。

“好，背起黑岛先生吧！”作健在达尼埃尔·莱尼的背上看到了躺在地上的那个警察。

"您杀死了他?"

"不，他还活着，"朱全用脚动了动警察结实的躯体，"无关的人我决不会让他死去的。"他弯腰捡起了掉在地上的毛线和针，交给塞贝伊，"继续织您的毛衣吧，小姐。"

护士马赛尔·塞贝伊呆怔怔地望着他。

"再见马塞尔!"作健深情地道别。

马塞尔神情慌乱地点了点头。她此刻肯定，作健并非是通常所说的罪犯，即便是，那也有些不平凡。"象侦探小说，第一次碰上了。"她乱七八糟地想着。

因为作健的身份未被暴露，而且穿着制服的朱全一～他那张东方脸型使他和上去显得有些不伦不类——走旁边，所以人们偶尔一瞥，谁也未去注意这个颇著名的越狱犯和伪票制作者——也许有人曾使用过这种支票。他顺利地被背到大楼门口的一辆帕萨特旅行车里，使他既高兴又害怕的是，卡拉·梅维乌斯的确也在车中。

"作健!"她欣喜若狂地喊了一声，紧紧地吻着他清瘦的两颊。

"亲爱的卡拉，你真最个好女人!"

"我跟你说过，作健，"她慈祥着他双眸，打量着他，仿佛是在几年以后的再逢，"我不会离开你了，永远不。"

"谢谢!""他握着她的手，象在吸收她那健康的温热。"没有你我无法生活，你使我能够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我送你们到码头，去该去的地方。"朱全将帕萨特开得飞一般，"那个美国警察会急得神经错乱，在尼斯的失物招领处是找不到您的。我得跟您说对不起，我抓到了您的情人，我不能不这样做。我是在棕榈滩酒吧发现她的。尼斯的旅游业有百分之四十五掌握人 PQ 手中，所以我能很快找到梅维乌斯小姐。虽然在尼斯，PQ 集团的繁荣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可要找个人还是方便的。"

"您打算什么时候洗手不干杀人这一行?"作健问道。

“也许到我杀不动人了，才退休罢。”朱全轻描淡写地回答。

“那时会有人找您算帐的，朱先生。”

“是啊，我也想了这种结局，”他好象流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惨笑，“我早晚会死在别人手里，这是命运，和别人死在我手里一样。”

“恶贯满盈。”

帕萨特车载着四个不同寻常的人物，在地中海边温馨柔和的阳光中飞跃着。望着旁边一望无垠绿如蓝的地中海，作健想自己多么象汪洋大海中的一叶飘摇的孤舟啊，而卡拉·梅维乌斯则宛若一块小小的岛屿，使他可以停靠在她的怀中休憩和安眠。

卡拉望着大海，一般忧愁涌上胸中；她不知道在人生的汪洋中要流浪多少时候，也不知道安全幸福的彼岸究竟在何处。她和他只是拼命地划着这一叶孤舟，躲避噬人的浪涛和无情的礁石。茫茫大海，尽头竟在何方？

旅行车在一个僻静的码头停下。朱全将汽车慢慢驶上一艘中型的游艇后甲板。这艘游艇叫“巴西女王”号。

“请告诉我这将去什么地方？”作健惊讶地问道。

“西班牙。”朱全简短有力地说。“确切地说，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他吃了一惊，心想巴塞罗那必定也是PQ的老窝。

“帕勒芒梯也五十三号据说前几天被国际刑警的特别小组搜查过了。当然，那些机器只得放弃了。知道来的人是谁么？亚当·施瓦布。那个运气不错的家伙！”

“亚当·施瓦布？”他心头又是震动了一下，他想起了自己妻子和儿子。同时他感到有些内疚，因为他一直生活在另一个女人身边，以致差不多要将他们忘了！“对，施·瓦布。他对PQ恨之入骨，一直到处寻找着J·M·姆莫。”

“巴西女王”号冲着浪尖飞速地向南直线航行在利翁湾上。

“到巴塞罗那二百七十海里，达尼埃尔·莱伊告诉作健：“在明天一早就能到了，也许用不了整整一个晚上。”

望着飘来腥味的大海以及点点闪烁的海鸥的：起落的身影，他想到了保罗“梵莱利的墓碑上的名句——这是梵莱利自己诗中的一句：

“迸裂吧，波浪！用漫天狂澜来打裂这片有白帆啄食的平静的房顶。”

于是他又回忆起那些和马六甲海盗们呆在一起的日子，他感到这种生活是一种令人陶醉、透明的蔚蓝色彩，他向往这种色彩。他想，无论如何出得逃脱莫姆的罗网，况且觉得自己的体力正在惊人的恢复——，监狱生活毕竟也给人带来了好处，当然，幸福的爱情生活也给人的肉体以超越寻常的速度而变得健康而富于省略。他必须逃脱，去找亚当·施瓦布，找妻子和俊龙——他还要为俊龙好好起一个名字。

“你在想什么?”卡垃·梅维乌所猛然清醒过来。她感到极大的痛苦：因为作健有自己的家庭，而她又熟谙，东方人对家庭以外的恋情是忌讳和深感厌恶的，传统使他们不适合这种生活方先。她知道他是在片刻的无言中相信自己的妻子。

作健勉强地微笑着摇了摇头。“不，想也是枉然，一切都象不由自主的短暂的梦！”

接着是那默默的眼光的交融。爱，恨，希望，绝望，欣喜，，痛苦，以及嫉妒。“巴西女工”的轮机轰鸣着，在她身后，一条美丽的白色水花象银练一般优雅地铺开在蓝蓝的海面。海洋似乎死亡了。

17、雄性之刃

“巴西女王”稍稍减慢了速度。遥远的巴塞罗那城已经能隐隐约约地望见了。和其它的旅游区一样，这座处在加太罗尼亚区①的老掉牙的古城——然而也是一个披着面纱的妙龄女人——到处是世界各地的兴奋得满面红光的假旅游者；他们一边沐浴着地中海女性般温情脉脉的春季气息和阳光，一边饱食有名气的中太罗尼亚蛋奶甜食。总之，一切都是甜得发腻。卡拉·梅维乌斯揉了揉金色的头发，直起坐得酸痛的身子，沿着船舷朝前甲板走去。

“嘿，梅维乌斯小姐！”朱全在后面嚷着，“小心，现在可是不游泳的季节！”卡拉点点间继续朝前走去。来到甲板上，她望着远处似乎在闪着一点白光的巴塞罗那城，望着向人展示着诱惑的大海，心想倘若不是在这种身不由已的境地，一定要跳下去痛痛快快地游一圈。现在当然没有这个心思。忽然她觉得有人正站在自己的身后，原来是达尼维尔·莱伊正光着上身站着微笑。

“怎么样，小姐，”他一边说一边走了上来，“地中海是迷

① 西班牙地一地区，系西班牙少数民族加太罗亚人的居住区

人的女妖！”

他的热气直喷卡拉颈后。

“您真迷人，小姐！”他的脸上露出一种抑制了许久的情欲的淫笑。比一开始就被眼前这位丰满强壮的女人迷住了，说着，一只脚搭上卡拉身边的栏杆。卡位心中慌了一下，手底滑在缆绳上。莱伊见状，迅速紧紧地抱住了她，长满粉刺的脸庞凑了过来。

“您要干什么？”卡拉惊恐万分。“别嚷嚷，宝贝，到马塞罗那早呢。”他的毛茸茸的胸膛紧贴着卡拉，一边嘿嘿地发出困兽般的笑。“要不我会宰了您，小心肝，扔到大海喂鲨鱼！”

她害怕地看着这个威胁她的壮小伙。忽地仿佛想到什么，她没再嚷什么。

“不，不，别这样。”她装出一副无法抵挡这个年轻男人的挑逗的样子，颤抖着声音和身体。

达尼埃尔．莱伊心想在到达巴塞罗那以前，可以在这个女人身上打开压抑着性欲的闸门，让渴欲象潮水一般冲个痛快；他得意地看着她，又低头瞥了一眼这个女人从宽松的羊毛衣中隐隐露出的酥胸，双年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后背。然而他没想到，卡拉刚才无意的动作中碰到了他挂在后腰皮带上的手枪；他没想到，这是一个曾经出于寂寞而参加过特别训练的女人，他以为她仅仅是个女人——“这个男人是一种性欲旺盛、偏执自负的蠢家伙。”卡拉暗暗想道。

“喂，亲爱的宝贝，跟我来吧。”他悄悄地贴着她耳朵说，“到我的俱乐部去吧。”说着，他轻轻抱起丝毫没有反抗的卡拉，朝船舱走去。

他关上门。除了轮机慢吞吞地轰响着，其它什么也听不到。

他脱下破破烂烂的工装裤，连同手枪帮一齐扔到了椅子上。

“来吧，宝贝，难道要我给您脱裤衩？”说着，他猛地掀

起卡拉的毛衣，在她丰满娇嫩的乳房上狂热地吻着。

卡拉靠在门上——旁边就是手枪！她用左手重重地爱抚着他的头发和背脊；当她觉得他已被情欲之火燃烧得支持不住时，便小心地腾出右手，取出了手枪。卡拉心想，该亮亮在训练基地学到的柔术了！瞬间她的膝关节狠狠地击到他的胸心尖区。随着她一声从喉咙口冲出的助威似的“咳！”达尼埃尔·莱伊象斗牛场中凶猛的公牛，沉重地倒在地上，晕了过去。现在轮到卡拉得意。她整整毛衣，心想，这一招到底用上了！教练说过，如果再狠些，也许再强壮的男人也会被蹬得一命归西。达尼埃尔·莱伊象绝大多数的男人一样，应验了这句巴伐利亚①警句：“男人总是这个时候失败！”卡拉轻声地自言自语。

她在舱里打了要手指粗的尼龙绳，把达尼埃尔. 莱伊赤裸的身体捆了个严严实实。当她打上最后一道死结时，额上已流下了汗水。她又在他嘴里紧紧地塞进一条毛巾，把手枪放进裤袋，然后平静地关死舱门，走回后甲板。

作健正依然躺在椅子上，望着渐渐向上升起的太阳，懒洋洋地晒着，朱全则手持酒杯，背靠栏杆，一副凝眉沉思的模样。

卡拉走到作健边上，一屁股坐到了甲板上，心中计划着如何使用这支枪逃脱杀手朱全的魔爪。

巴塞罗那城的轮廓已能看得很清楚了。一片片鳞次栉比的房顶在太阳照射下闪射着白光，地中海的水在“巴西女王”号船舷下哗哗地响着。

朱全看了看巴塞罗那，掏出怀中的对讲机朝机舱喊了起来，“靠岸尽量快些！别碰着油漆，要小心地靠上梯子！”接着，他又呼叫起来，“塞王② 塞王，我是美髯公，五分钟之后

① 巴伐利亚系联邦德国南部一州，又称拜恩州

② 塞王：希腊神话中噬人的女妖，常以美妙的歌声诱惑在海上航行的水手。

止岸，你们可以来接了，银货两讫！”随后，对讲机里又发出很微弱的回答，“知道了，五六分钟后可以赶到。”

“快点，别磨蹭了！“他又不耐烦地对机房说，朝驾驶台做了个手势。

游艇又加速驶向岸边，电电靠上了舷梯。

“达尼埃尔！”朱全对着对讲机喊。“你他妈的死了吗？”只有卡拉知道为什么达尼埃尔不回答——他已无法回答了。

朱全见不回答，便要作健和卡拉原地站着不准上岸。

“等莫姆先生车来！”

“不，朱先生，”卡拉疾速掏出手枪，对准了朱全，“没必要等了，我们先走。”

纵然朱士是个见过世面的职业刺客，面对这样手指紧扣扳机的女人，他还是不由一怔，倒退了几步。他没料到。

作健明白了，便趁机扶着栏杆，竭尽全力走到岸上，拦下一辆路过的出租汽车，让司机打开车门等着。他从车里望着卡拉，额头淌着急汗。朱全显然很快地醒悟了过来。

“不，梅维乌斯小姐，”他细声细柔气平静地对卡拉说，“放下吧，把枪还给我！”他边说边慢慢地向她逼来。

“别靠近我！我要开枪了！”卡拉握枪的手哆嗦着，声音有些颤抖，她害怕他会突然猛扑过来。

“不，您不会开枪的，小姐！”朱全知道这个女人会大声地叫着，然后惧怕地掉下手枪。他没理睬她的威吓，依旧向她移动着脚步，他觉得她决不会开枪。

然而“砰”的并不太响的·一声，子弹从卡拉·梅维乌斯哆嗦着的手枪膛中飞出。朱全身躯一晃，倚到了栏杆上，用右手紧捂；左臂上立刻流出鲜血的伤口——他没想到，这个双手哆嗦的女人终向他开了枪！

“快开船！”他声嘶力竭地叫着。游艇“巴巴女王”号轻微地抖动了一下，船舷刹那间离开了铁梯。

“卡拉！”“快跳！”坐在车上的作健使出吃奶的力量，大

声地喊着她。

卡拉·梅维乌斯赶紧纵身一跃，从艇尾跳到梯子上，跌了一下，她双手紧紧抓住铁护栏，身子悬空一提，用尽气力爬了上来，飞快奔向出租汽车。

“快开吧，司机，这是PQ国际帮！”作健心神不安地地对司机说。

“这这这，”司机惶惶然。

“放心吧，与您无关，这是一帮匪徒，我们得摆脱他们，”他又用英语说了一遍。

“那我送您们到警察局去！”司机踩动油门，殷勤地说。

“不，不，远一点就行！”他感到哭笑不得，“送完这趟，您就挣到一天的钱了，下午用不着再干了！”

“谢谢！”司机卖力地驾驶着。他想复活节给带来了好运气。

突然，前面驶来的那辆黑色大轿车一个右拐弯，横在马路中央。作健心又被吊到了喉咙口，意识到莫姆的喽罗已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冲过去！”瞳拉瞪大了眼睛。

“放心吧！女士，我这样的司机在巴塞罗那是可以扳手指头数到的。”司机夸耀地说，“我让他开不了车门！”

一个家伙正在打开外档的车门，出租车飞一般窜过去，只听“砰”的一声，擦着黑轿车门，把门撞了进去；黑乎乎的脑袋“哎哟”赶紧缩回到车里。

“车子修理我加倍付费！”作健兴奋地对司机说。

“谢谢！谢谢！欢迎你们到巴塞罗那来！PQ在这儿颇有名气……”当司机从反光镜里看到两个客人正互相亲热地吻着，才终于中断了自己的唠叨。

“租车在城北停了下来。这里除了几幢楼房和孤零零杂货店咖啡馆，什么也没有，几乎是一种冷冷清清的氛围。

卡拉递给司机几张美元，司机快活地笑着，一溜烟地开

远了。

找了一个小旅社，他们便住了进去。由于尚未进入旅游旺季，所以大部分旅馆空空荡荡。

在有了一个安全而不为人所知的隐蔽的小巢之后，作健和卡拉的情绪可以想象。他们在吱吱响的水板床上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此时千言万语已成废话，只有以热烈的亲吻、含情的对视来代替了。

这一夜，一对疲累的情人舒舒服服甜甜蜜蜜度过了。

使卡拉。梅维乌斯快活的是，五年来和作健的性生活。今夜第一次使她得到了全身心的满足，她望着身边酣睡的作健，也第一次真正感到自己的灵魂与肉体应该属于这个日本男人。她抬起头来，在他脸颊和额头上轻柔地吻着。

她看到了月亮，地中海上升起的月亮。

然而这是残缺的逐渐消失的旧月。

第二天，作健竭力回忆起亚当·施瓦布留给的电话号码——他要找他的阿怡和儿子，他不能沉浸在这充满不安的幸福之中——他在昨夜的梦中，见到了残月照在脸上的阿怡和俊龙，随后，月光象闪闪发亮的潮水那般迅速淹没了他们。他们在哭泣。

当他柔声告诉卡拉这个梦境之后，卡垃沉默片刻，要他去找亚当·施瓦布。“你救过他的命，作健。”

作健想知道．母子两人怎样了？是死是活？

“告诉我号码，我去找他。你就躺着休息吧！枪伤可不会这么快痊愈的！”卡拉按着他肴肩膀不让他起来。

“吻我一下！”他笑着请求。

“不，先去刷牙！”她拒绝了。“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过了半个时，她回到了这间小旅店，告诉作健，已经找到亚当·施瓦布，而且，他眼下也正要到巴塞罗那！

他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抚着她柔美的双肩，眸子闪出激动的光芒。“卡拉，爱人，”他说，“在这一切都了结之后，

和我一起去马六甲找海盗船长吧！”

“哦！”她惊讶地叫了起来，“罗曼蒂克！作健！当然你到哪儿我也到哪儿！”她沉吟了。

“怎么啦？”作健仿佛看穿了她的心思！“是我妻子吗？怎么说呢。我并不爱她，这个婚姻是我父亲逼迫的！可我不爱她！卡拉，我现在才知道，有许多叛逆的东西才最合乎自然人性，所以我喜欢你，也喜欢海盗——我讨厌那种道貌岸然的生活！可我大懦弱，所以有今天的痛苦和灾难。”

“不！”她的耳朵紧贴着他的胸膛，仿佛能听见他的心在轻声低诉，“你真是个真正的男人，和过去不一样了。你已经是另一个了。我爱你。”

“答应我、卡拉，”他捧起她的双颊，“在我们离婚后你就和我永远在一起，去马六甲。”

“答应你，”她微闭慵倦的双眼，“作健，我们都去做海盗，我做个女海盗！”

“谢谢！”他笑了，“海盗王后！”

这是人间最甜蜜的时刻，充满幻想，充满欢乐，充满阳光。

按照亚当·施瓦布在国际长途电话中约定的时间，一周以后，也就是五月二日，他们惴惴不安地来到了巴底隆特街。这和他们旅店的附近相比，同样寂静得很，而且不少是破败的无人居住的低层楼房。作健心里很纳闷，为何施瓦布要选中这个有点不祥之兆的地点接头？他好象要躲避什么似的。

三点三十分，这个美国人驶着小汽车来了。

“亚当！”他高兴地迎上去喊了一声：“伙计！”

“嘿，作健！”施瓦布也从车窗里向他招了招手，”

“瞧，这是你的老婆和孩子！”

果然是阿怡和俊龙！他心头万分喜悦。这是第二磨难后的见面。

“谢谢，亚当！”

“我可不能想象，你还好好地活着呢!？亚当·施瓦布露着发黄的牙齿，笑着说。

卡拉见阿怡走下车来,便悄悄地隐进旁进一幢破楼房。她不愿让她看到。

然而，当她从宣传品瞥见阿恰正在拚命地吻着别后的作健时，胸中似乎烯着小小一点女性嫉妒的火功；不过她尽力使自己表现得漫不经心，中她仍然怀着恐惧，恐惧她失去这个男人的胸怀。

“作健!”亚当·施瓦布说,“来本上吧,我必须和你谈谈。”说着，打开车门扔掉烟头。

作健刚在座上坐下，冷不防亚当。施瓦布掏出手枪，抵住了他的腰，他不知道这是场什么样的意外变故。

“别动，作健!”他的笑容倏忽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来我以为你只不过足个越狱犯，可现在我逮捕的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旅行支票伪造者。”

说着，他又掏出手枪，紧紧地铐住了作健，作健大惊失色：他想不到，亚当·施瓦布竟会知道伪票的事，竟会逮捕自己。

他看着他，而他又点上一支烟，默默无言地盯着窗外出神，半晌，他转过脸来。“我不得不这样做，对不起，作健!这是我的职业——我是联邦调查局的，你认出了莫姆就是马罗礼，这帮了我的大忙，因为我一直在寻找他。当然，我谢谢你在巴黎救了我的命，可……可这是两回事!”他的拳头猛碰在方向盘上，汽车嘟地响了一声。

这一声使两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子吓了一跳，显然她们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忘恩负义的家伙!”卡拉·梅维乌斯轻声骂着，下意识地握紧了手枪，“t我会开枪的!”

“我明白，亚当。我无话可说””作健冷冷地说，他知道，此时的亚当·施瓦布正陷入某种感情上的自我折磨：他想竭力把逮捕作健的事与作健救自己一命区别开来，寻找心灵上

虚幻的慰藉——然而他作不到，他此刻是痛苦的，虽则他脸上没有丝毫流露。

作健的确无话可说，因为他象是从幸福的停端一下子摔落到了灾难的地狱里。他茫然地望了望远远站着的惊恐得说不出话的妻子以及破窗里凝视着自己的卡拉·梅维乌斯。

"为什么不反抗?"亚当·施瓦布紧盯着窗外，头也不回地问了一句。

他朝亚当投去惊异的一瞥——他并不想反抗，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亚当·施瓦布也许在内心希望他作最后的挣扎和反吭，以求得一种与救命之恩相抵消的代价。

沉默。

"你有个好妻子。"施瓦布喃喃地说，随即微咬嘴唇。启动了车子。

"等等，"作健说。"你是怎么知道我伪造支票的，亚当?"他在拖延时间。"你是想听听这个故事吗?当然可以。一个比利时上校和一个日本警察调查了这个案子。上校是个印记识别专家，他翻阅了巴黎刑事警察组织总部的档案，发现这张一千元的支票纹线进刀特征和你在二年前伪造的马克纸币及护照上的特征一模一样，而在去年十月，你就从莱弗尔得监狱逃走了，尽管这种越狱不是你的意愿！两个月的时间，我想你是够制作两块版子的。"

"不错，不错。"他看到卡拉·梅维乌斯举起手枪站在车前，瞄准了亚当·施瓦布。

"我又在西班牙遇见了唐·吉诃德，可这回是女的!"他一踩油门，方向盘向右一拐，车子冲了过么；同时卡拉手中的枪也打响了，但只击中了车窗——她害怕伤着作健。

然而，擦过卡拉身边驶不多远、亚当·施瓦布就被一辆突然出现的黑色大轿车——是作键在码头看到那辆——拦住了去路，于是他只得快速掉转头向后走。

朱全威风凛凛板着脸站在车旁。另外两个家伙手中的冲。

锋枪也向亚当·施瓦布的车窗猛开了几梭子。作健感到车身仿佛在子弹的呼啸声中震动，随着亚当·施瓦布举着枪滚下车轮边，他也侧身于滚了下来，直奔卡拉。

“阿怡！快过来！”他声嘶力竭地朝妻子喊了一声，阿怡听了，急忙拉着小俊龙从远处破楼那儿跑了过来。

朱全似乎醒悟到什么，让两个男人对付施瓦布，自己则飞快地冲到跑着的阿怡身边，一把抓起俊龙退到破楼房内。阿怡惊恐地喊着孩子，眼泪从这个命运坎坷的女人的脸颊两旁挂落下来。

“阿怡！”作健边喊边不顾一切地向他妻子奔去，用戴着的手推着她回到断墙后面。

“我的儿子、俊龙！”她歇斯底里地叫着，他将她抱得紧紧的。

卡拉·梅维乌斯看清了这个女人饱经痛苦的面庞，心中泛起一股不无形状的怪滋昧。

亚当·施瓦布还在还击。那两个家伙自然不是这个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敌手、施瓦布抓住机会，很快将这两个家伙撂倒在地，然后瞄准了破搂房时的朱全射击。

两实力相当，过了几分钟的寂静，朱全突然出现在亚当·施瓦布的左面。“当心！亚当！”作健仍然止不住喊了一声，但来不及了，朱全的子弹打得业当·施瓦布“哎哟”一下瘫在了地上。于是朱全赶紧又退回到破楼房里。

卡拉开了几枪，但没击中。

朱全举起枪向卡拉回击，似，已经把子弹打尽了，他懊丧地扔下枪，从腰间拔出匕首。

作健三人看到他抓起俊龙就往摇晃着的搂梯上跑，一会儿抱着俊龙出现在阳台上。他们不知道他起干什么，然而又无法开枪。

“俊龙！”阿怡已经欲喊无力了。

只见朱全从地上捡起一根粗绳，绑在俊龙腰间，接着把

俊龙抱出阳台，用绳子系在栏杆上，让俊龙悬吊在空中。

阿怡见此惨状，心如刀割，悲痛欲绝，抽泣着闭上眼睛。

作健心中怒火猛起，但儿子的生命在朱全手中，他无法轻举妄动，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尽管卡拉·梅维乌斯也是深爱着作健的女人，而他的妻子此刻就在身边，卡拉的心情简直乱透了，难以形容是苦，是酸。对于孩子，她也想找个办法救出来，可朱全狡猾地用孩子作要挟，使她不敢贸然，何况更不能因为自己而使孩子遭受意外。

“别要花招！黑岛先生！”朱全站在孩子背后，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匕首，大声嚷着，“只要你枪声一响，我的匕首就刻断这根绳子，您儿子小命也就完蛋了！黑岛先生，我了不愿你为难，你可以领回儿子，但不是你来，我要梅维乌斯小姐上子亲手解这根绳子！”

作健与卡拉听了大吃一惊，心想朱全真是心狠手辣卡拉禁不住骂他混蛋！朱全的呆板的脸上突然露出一丝狰狞的笑。

“梅维乌斯小姐，我早就认出是你在日开着摩托车撞了我，前几天你又开枪打伤了我的左臂！小姐，让我与黑岛先生做一场公平交易吧！他得到儿子，而我得到你！”

卡拉听了，气得直咬牙，脸色也变得铁青，她不同看了眼阿怡。她发现她的眼光中含着一种微妙的感情，也许她把她当作了救命恩人，认为她可以挽救这种僵局。她感到她似乎在乞求。“别乱猜！”她命令自己；说不定阿怡并非这样想——可阿怡毕竟也是个女人呀！

她又将视线转向作健，她想，如果作健要是让自己去，那么，一定会毫不迟疑地过去——她不知道请她应该希望什么！一个女人！女人！女人！！她内心一片空白了！她似乎看到她的忧郁的双目在轻声呼唤着她的名字。多么深沉！又多么模糊！

希望自己去挽救那个生命？

还是象抓阄儿，希望自己别碰上厄运？

她不敢想，不敢去想啊！

女人啊，女人！

那个男人手中的匕首在闪着寒光。

傻龙的嚎哭。

女人啊，你的命运是什么？你难道真的会死在男人间的争斗的利刃下么？

女人！

18、芳心荡漾

一边是自己的亲儿子，是只见两次面的儿子，是不曾学会喊“爸爸”的三岁儿子。

一边是自己的情人，是将她比作人生汪洋中一块安全幸福的陆地的情人，是为他献出了全副身心的情人，是他挚爱的但求同死的情人！

男人啊，在这个时刻，他是软弱的！是没有判断力的！

他和她一样痛苦。

残忍的命运之神，竟以利刃剖开了他和她的胸膛，给他们看着彼此流着鲜血的心灵！命运！你何等残忍！

他闭起了双眼，唯恐她会产生错觉，让她去也好，不去也好，他不愿、不敢去判断。他只闭起眼睛，抹掉这无道理而冷酷的现实！

“作健！”她的眼光的颤抖。她站起身来，将手枪递给他。

“卡拉！”他的眼光也颤抖着。

“作健！我爱你，这死可以表明了这爱！”她慢步向破楼房走去。

人生啊，这千千万万的磨难和灾厄，皆为了一个“爱”字的缘故！！

她在慢慢地走去。她清楚地知请，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会杀了自己。她似乎又听到了这个丧失了人性和理智的杀人狂的狞笑。

去死吧，女人，还会有什么可以留恋的，爱已爱过了——作为一个女人，死而无憾。

作健的脸色变得苍白，他看着她走近楼房。他复又闭起双眼，轻轻打开手枪保险，顶住自己胸膛。和他所挚爱的情人同死，死而无憾——他感到空白了，什么都没留下，只有一种从未出现过的宁静轻松的感觉。

“砰砰！”

两声枪响打破了死一般的沉寂。

卡拉回过头来。

作健感到空白刹那间被某种东西填充了。

杀人狂朱全面带微笑晃了晃，手中匕首在一般垂死挣扎的力量支配下恶狠狠地斩向那根绳子。

“俊龙！”作健撕裂心肺地喊着自己的儿子，猛地冲了过去。俊龙在惊叫声中从阳台上坠落在碎砖地上。他那幼小的生命短暂地在世上停留片刻，立刻消失了。

“俊龙！我的儿子！”阿怡悲恸地晕了过去。

卡拉还保持清醒的意识，她听到了来自左边车旁的枪声，她知道是受了重伤的亚当·施瓦布开的枪。

杀人无数的朱全死了。

代价是那个充满纯洁毫无邪念的稚童的生命。亚当·施瓦布的手枪从车上“咣当”一声滑落到了地上，他的身躯无力地倚靠在车门上。他睁着双眼，艰难地大口大口喘息。

作健默默地抱起孩子，将他轻轻地放在自己出租车的前排座位上。

“让他最后和自己的罪犯父亲呆在一起吧。”他轻轻地揩着孩子脸上的血污。然后走到亚当·施瓦布身边，扶着他。

施瓦布吃力地将车伸进口袋，掏出手铐钥匙和一张莫姆

的照片。

"对不起，作健。谢谢你上次救了我，这次，这次我得完结了，我太喜欢单独行动了。打开铐子吧。这是，莫姆——的照片，背后，背后——"话未说完，亚当在他臂中咽气了。

他看着他，又瞥了一眼远处的两个死人和朱全，对人世的怅惘蓦地全部涌上了心头。

"走吧。"他对卡拉说；伸手合上亚当的双眼。

卡拉走到断墙边，拾起地上的手枪，随着作健坐进出租车。

天色开始渐渐灰暗了，象是企图以黑暗来对世界掩盖这一块激战过的血田① 它太丑恶，是人的兽性暴露之地；它太残酷，是扼杀幼小天使的生命的地方。

卡拉·梅维乌斯独自一人坐在后座。一路上，大家谁都无话可说，只有发动机在单调地呻吟悲鸣。

汽车在一处靠海的僻壤停下。

作健抱着俊龙下车，阿怡也步履蹒跚地跟着。

夫妻用双手挖出了一个坑，将孩子轻轻放入。卡拉看看这种东方方式———他们用土堆成一个小坟头，随后插上一根樱花枝。

"春天了，它会发芽开花的。孩子，爸爸让你朝东面的家乡和大海，安安静静地睡吧，做个好梦吧！"

潮水翻动者，发出阵阵哀鸣。背后正在下沉的夕阳将地中海大半个天空染得如血般殷红。

看着大海，作健攥着拳，心中暗暗决心找到莫姆，为儿子复仇。他们出照片，看见反面有两行字，第一行已被划破，依稀可见"新加坡"字样，第二行写者："古斯塔瓦·阿马戈萨街十九号。"

---

① 血田，《圣经》故事中的一个地方，引申为"杀戮的场地"、"流血之地"。

他想这是莫姆在巴塞罗那的老窝了。好吧，复仇。复仇之念占据了他的心房，他渴望开枪杀人，他要将仇人一个个从地球上干掉。

“走吧。”他拿出亚当·施瓦布的手枪，又装满子弹，放入口袋。

出租车朝城里开去。

天色已完全黑了下来，路灯亮了。

由于俊龙的死，作健和两个女人都处在了一种微妙的境地。

两个女人都沉默着。

虽然听说过自己丈夫对一个德国女人卡拉·梅维乌斯爱心耿耿，但阿怡四五年来一直没见过这个女人。当她真切地端详了这个西洋女人后，突然事情以自己也许应当永远离开这并不爱自己的丈夫。当初的确是草草地结婚的，尽管婚后和丈夫的生活上的确平平静静，但那种不和谐的气氛象魔鬼一般滞留在家庭中不肯消失。也同时讨厌他的父亲——一个古板乖戾的老头。这桩不遂人愿的婚事是美马一郎那个老家伙提出的，他为什么要让她嫁给他？结果，在那次充满了新婚的夜晚，对她说不上有什么爱的丈夫吻着她的额头、嘴唇和胸脯，让她尝到了由少女变成少妇而伴随来的快意。那时，也许不懂得什么叫爱吧，她感到无所谓，她感到做一个女人是幸运的——“男人都喜欢宠爱女人，”她想。真不赖！然而第二天，她就明白什么是爱的含义了。他一整天没有回自己温暖的窝，而她已欣喜地尝了尝自己做的饭菜，放好筷子等候在餐桌旁；直到过了半夜，她仍然没有听到渐渐熟悉的车声脚步声和敲门声。她睡了，独自一人。她睁着双眼，凝视窗外孤单的星辰；这时，她流泪了——因为她觉得冷。

打那时起，她便知道了一个“爱”字，但她并未享受这“爱”字所规定的幸福，她一次也未曾。也是打媾起一个女人的名字卡拉·梅维乌斯痛地印在了她的心上。她能做什么？她

不愿呐喊，不愿逃跑，不愿狠狠骂他；她在默默地期待，宛如在黑夜苦等白昼，宛如那孤单的星辰正苦苦地向月儿靠近；然而那又是何等漫长的距离啊！

女人啊，其身若火柴，引燃蜡炬之后，便被丢弃了：她苦苦地毫无怨言地等待着，等待这根小小的火柴在地上重新被他看见，重新被他点燃；然而，他的眼光从未投向这儿——也许他遗忘了——她想，他也许总能回想起来的吧。

她不知道是否人们所说的"女人的名字叫软弱"，她想自己仅是个女人呀。只有轻轻地关上灯、轻柔地吻她、温存地爱抚她不甚丰满的乳房，她才欣喜，才快乐，接受他从嘴、从鼻孔中喷吐出来粗沉的男人的气息。她渴望这些，然而她总是失望，因为她从未得到真正的快乐。少女渐渐成为少妇，便不再仅求以舌尖舔尝那甜蜜，而是渴望大口大口痛饮了。然而她总失望、只谛听着丈夫的熟眠的鼾声，做着自欺的梦想。

那个女人在俊龙生命销声匿迹的时刻现出了清晰的脸庞。她恨她，因为她夺走了本属于她的男人——尽管这个男人不爱自己。也许女人总这样吧？——她胡乱地猜测：也许女人总是走极端，因为她感到此时更爱自己的丈夫，她应该猛地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紧紧地贴着他的肉体吻他——更应当着这个引诱自己男人的女人的面！

然而她终于未这样。

她在俊龙挣扎于死的边缘时，她对卡拉·梅维乌斯究竟想了些什么？在那瞬间，她的嫉恨已经化为乌有！

而此刻，她恨她，希望有人朝她背后开一枪！哦，不，她终也是女人！普天下女人唯一共同的渴望是被男人爱。或许，卡拉也应该有理由被丈夫所爱！

"阿怡。"丈夫在她耳边轻声呼唤——她觉得自己仍然在餐桌旁平静地望着那女人在吃牛排——她醒来，闻到了久别了的男人那股气息。她蓦地紧紧抱住他的脖子，让他沉重地压在自己身上——她感到自己如同一个小孩子正害怕地躲在

一条温暖厚实的被子里，害怕变成了惬意——被子就是男人。

她意识到某种声音正在冲着喉咙企图出来。

变幼得纤弱而细小的残月在挣扎着闪现出光来，然而黑夜是孔武有力的，它仰展开自己的躯体，掩蔽了残月这娇小的身影。

他在吻着她，她转过脸，终于找到了她男人发烫的双唇。

那个声音也终于在这个三年后的第一个夜晚冲出了阿怡的喉咙，这是她意料之外的声音："苦啊！"她不知怎么会这样感觉。

死寂的黑夜中只有那张加太罗尼亚式木板床在象摇蓝那般吱吱响着。

这一夜是在失去儿子的痛苦和得到丈夫的爱情的幸福中度过的。这种痛苦和幸福并不是那样不和谐，那样有悖常情。这种痛苦和幸福只不过已相交融成人性最初始的那种感情上的波动了，没有任何概念——痛苦抑或幸福——只有渴望自己尚存着生命的表示，和困兽撒开四腿奔跑、和婴儿在腹胎中躁动一样——是一柱香焚尽之后剩下的一缕青烟。当她在清晨睁开惺松的双眼时，发现作健已不在室内。她几乎想惊叫起来。她感到疑惑不解，难道自己的丈夫又去找那个德国女人了吗？于是她迅速穿好外套，用手梳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随后悄悄地朝卡拉·梅维乌斯的房间走去——这是一间双人房间，但只有卡拉一人睡着，她付了两人的房钱。

阿怡弯下腰，从钥匙孔里望见卡拉·梅继乌斯独自一人穿着睡衣躺在床上正吸着烟。没有作健。她只得返身悻悻地走开。忽然门打开了，卡拉站在门口。

"太太，"她用不太流利的日文和她打招呼，她转过身来。"早上好！"

"您好！"阿怡只得回礼。

"别走，请进来吧！"她淡淡一笑，"您是在找黑岛先生吧！"

她尴尬地点点，简直无法让人看清她是在点头。一个情

人，一个妻子，无以言状地微妙，谁都觉得心头有股怪味儿。

阿怡顺从地走进她的房间坐下。她使劲掐灭了烟头。

"醒来不抽烟还想睡！"她说。

阿怡发觉卡拉的眼中布满了血丝。

"等一下，我换换衣服。"

卡拉·梅维乌斯穿上了那件鲜红的宽松的羊毛衫。

"很抱歉，太太，"卡拉说，她感到喊"太太"和"黑岛先生"这两个称呼很别扭，"黑岛先生也没告诉您？"

"是的"她点点头。

"哦，我想说，俊龙的遗体我昨天晚上已派人送到瓦尔帕莱索公墓正先埋葬了。"

"什么！"她瞪着眼睛，吃惊地问。她不知道她为何要这样做。

"请原谅，是我建议他这样做的。当然，昨天晚上是我一个人去的。俊龙不应该睡在这种碎石堆中，他最睡不着的，"她说着说着有些哽咽了，女人的母性使这两个女人有一丝相通，"他应该有个象样的地方！请放心，太太，我已经放了一朵樱花在他身边。而且，他仍然面朝东方。"

她颤抖的手指又夹起一支烟，点燃了。

"谢谢！梅小姐，谢谢！"阿怡充满感激地望着她，忽然双手捂着脸，哭泣着。卡拉走过去抚着她的肩。

"那么作健去哪里了？"阿怡抬起泪汪汪的脸。

卡拉摇了摇头。她不愿告诉她。

"他到底去哪儿啦？"

卡拉依旧痛苦地摇摇头。

阿怡低下头，抽泣着。

卡拉凝视着眼前这个可怜的女人。她忽然觉得自己是个坏女人。

"我告诉您，"她终于说了，"他去找莫姆了，他去复仇了……他不愿让您知道，也许他会……他很清楚这一点！"

“不！”她一下子变得强硬起来，一字一句地说。“不，如果他死了，不！我要和他一块死！”

“或许没这么可怕，我也希望——”

“不！梅小姐，我知道他爱您甚于爱我，”她自己都弄不明白怎么说话也大胆了，不再躲躲闪闪了，“他很喜欢您，是么？他告诉了您去哪儿，他不愿跟我说。他爱您！”

卡拉呆呆地望着她，半晌，使劲吸了口烟。

“是的。”她点头轻轻地说。“他在古斯塔瓦·阿马戈萨街十九号。”

“梅小姐，带我去找他，求求您。他死了，我也要和他一齐死，因为我爱他，爱这个并不爱我的男人！”

卡拉咬着嘴唇沉吟了一下。

“好吧。”

她没忘记带上自己那把手枪，可弹匣里只剩下五颗子弹。而且一下子也没法弄到这种口径的子弹。她把手枪塞进小巧玲珑的提包，拎着包和这个悲伤的女人一同走出旅馆。

她的脑袋有些发痛。她难以猜测，她和这个女人是不是正在走向无谓的死亡？但既然做了，纵使死亡，也无关紧要——两个女人都同样深爱着这个男人。

19、情欲双失

这两个女人怀着各自相同和不相同的心情，坐着出租车来到古斯塔瓦·阿马戈萨大街。然而，她们被眼前的情景吓来了：街对面的十九号，几辆警车正停着，警察荷枪实弹戴着头盔进进出出。卡拉意识到出了什么事。

突然，一个亚洲人押着铐住双手的作健从门里走了出来。这个亚洲人就是鹿毛名越警视正。李斯特上校和鹿毛在新加坡没有抓到J·M·甘姆，便带着特别搜查小组直飞巴塞罗那莫姆的七⺈窝，但莫姆漏网了，不知去向。于是，他们决定在阿马戈萨街十九号设下埋伏，因为鹿毛相信，肯定还会有人来这儿，但他们没料到黑岛作健自投罗网。

“作健!”阿怡撕人心肺地惨叫着，朝目惊口来的作健飞奔过去，不顾一切!“啊!”卡拉不由惊叫一声——一辆汽车刹车不及，往阿怡身上撞去!

街那端的鹿毛，见状立刻飞奔而来，企图救她，但显然晚了。阿怡血流满面，嘴唇还在微弱地蠕动着。鹿毛扶着她的头部，心里明白了一切。

黑岛作健流着眼泪跪在她身边。

“爱你——”她吃力他说出了最后一句话，“亲亲我

……”

她死了！作健忍住了痛哭。他未死，她却先去了！是自己害了她——他拼命地骂自己。这个一生没得到自己爱的女人，却为了爱自己而死了。

鹿毛轻轻地放下了她的身子。此刻他也被一种灼人的不觉压迫着，他感到连自己的血液部变得冰冰冷了——“世道感免太残酷！”他慨叹地想，“可怜的女人！”

一颗寂寞的芳心在血中死去了。

他觉得这芳心仿佛在自己的胸中跳动。自己没来得及弥补往日所欠的爱情。

“走吧，警官。”他混合各种感情的双眼看了卡拉．梅维乌斯一下。然后朝警车走去。

“把她抬到车上去。”鹿毛对旁人说，跟着作健钻进了呜呜啸叫的警车。

卡拉．梅维乌斯决定营救他，除了跟踪他的去向和关押地点。同时去银行取出她父亲赠给她的款子，并寻找一位律师———巴塞罗那城小有名气的何塞·台南多。作健也想到卡拉会来营救自己。

虽然阿恰的死可以使他做符合自己意愿的选择，而且万一被救出，就能和卡拉一起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她是他唯一深爱的女人。可他感到这样的想法是过于残忍无道了：竟然将妻子的惨死作为享受另一种幸福的机会———毕尽他并不爱她！

男人啊，你使人间变得冷酷，变得血腥、变得记忆力那么差，淡薄了一次悲惨的死亡！

“你好啊，黑岛作健！”温·李斯特上校嚼着雪茄，坐在橡木写字桌后，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盯着这个制造了奇迹的东方男人。“我有幸见到了你，坐吧。”作健坐了下来。

“我很佩服你的手艺，大师！”他继续用这种口吻说，“我一直在研究你的作品，不过那是在巴黎档案室！你将会被送

回美国，因为你伪造了那个国家的支票，而且又是越狱！你很快会成为本年度著名人物面上的杂志封面的，阳光州①的太阳！”“不，我运气不佳，上校！”作健安详地说，“我的儿子和妻子都死了”。

“我不知怎么说才对，先生。总而言之，嗯——似乎你的运气的确糟透了——总而言之，”他优雅地把烟叶吐在手中，“你会再度住进莱弗尔得监狱，当然要比住在吱吱响的巴塞罗那好多了！不过，在那儿可没法抽雷利牌雪茄②说完，上校丢掉剩下的雪茄，难受得喝了一口水洗嘴，“看来我得戒烟。”

“上校！”他突然喊道。“给我时间吧，我得抓到莫姆！是他害得我家破人亡！”

“不不！先生！”上校晃着脑袋，“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过这种请求，这太荒唐了！我的特别搜查小组正在找他呢！”

“也许您在巴塞罗那是错的。我看到过一份登了他照片的报纸——我对自己的记忆力是自信的，上校！——这份报纸叫《南方海洋邮报》，是在一个小镇出版的。”

“哦？是在加的斯③还是拉利内阿？上校似乎感兴趣了。

“不，狂佛罗里达州，小镇叫劳伦斯维尔，他曾是那儿有名望的慈善家。”

“噢，也许会在那儿。谢谢，先生！可我仍然不能放什么时间给你。人们会说，瞧！木头脑袋上校！”

“相信我，上校！”他轻而有力地说，“您难道没有儿子？”

“温．李斯特上校膝下无子。”

“那么您也有妻子吧！如果您处在我这种境地难道会不去复仇？上校！想想吧，我妻子尸骨还没埋葬。”

“这我知道，我会办的，”上校略有所思地沉吟了一下。

---

① 阳光州，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别名

② 雷利牌是——英国烟草商标名，雷利（1552—1618）是英国探险家、政治家、历史家和诗人，烟斗是他从美国印第安人那里传入欧洲

③ 均为西班牙南部沿海城市

“把她葬在瓦尔帕莱素基地吧，让她和儿子在一起！”他的嗓子有些嘶哑了。

“这我懂。”他站了起来，踱着。“好吧，我给你一周时间，你去找莫姆吧。幸好这儿我说了算，一周以后，也就是五月十二日，哦，这天是周末——乖乖地回到巴塞罗那来，别跟我耍滑头！天哪，我真是老糊涂早该退休了。”

“谢谢！谢谢！上校！”他激动泪水盈眶。他一定要杀了莫姆。

“等等！”上校喊住了他，“我得通知这儿的警察局，免得以为你又是越狱！喏，拿着这个！”他递给作健一张比纸稍厚些的卡片，随后填写了姓名和编号，以及返回限期。这是一张特别放行证。

“别弄掉了这个玩意儿，否则你会遇到麻烦马上被警察送回来的！”上校说道，“你可不象罪犯呀。”

“谢谢，我忘不了你的。”说完，作健强抑制自己内心的激动，朝办公室外走去。

“嘿，找到莫姆，和警察联系！”上校又喊道。

在走廊上，鹿毛名越遇到了这个刚刚被抓住的著名罪犯，但由于执行部长签署了放行证，只得放他出警察局，随后迅速冲进上校的临时的办公室。他十分不满上校有些丧失理智的举动，这下他终于抓到了上校的把柄。

“上校！对不起，我忍无可忍，我向你辞职，退出这个小组！”他遏制不住，怒气冲冲地说。

“安静些，鹿毛先生！我已经给了他跟踪卡，除非他到南极州或月亮上去，否则是逃不掉的！”上校微笑着对这个年轻警官说。

“不！上校，您的同情太过分了！虽然我也很同情他，决做不出这种愚蠢的事来……”

“鹿毛先生，”他打断了鹿毛的话，他喜欢他这种一丝不苟忠于职守，“您也许无法理解上了年纪的人，而老人却能理

解一切，包括杀人犯。”

鹿毛碧越听着，不由张大了嘴，睁大了眼睛——他纳闷，上校何以说出这种话来！

“至于您的辞职请求，”上校依然笑眯眯若无其事地说，“本上校目前不予批准。”

鹿毛心中一片茫然。李斯特上校有许多事需要他来扫尾。他只得依靠黑岛作健那张跟踪卡发出的讯号来监视这要报深仇大恨的罪犯了。

不过，作健哪里料到自己小心翼翼藏着唯恐遗失的这张卡片会是电子跟踪仪器，会自动发出讯号给任何一个角落的监视者。当然，他此刻不会想到逃跑这个念头，虽然当他跨出警察局大门时，曾不知觉地闪过一丝这种欲望，但他没来得及去想它，已懒得去想它。他眼下思索的是如何找到莫姆和王弘。如果找回那块五百元的版子，可以卖给当地的黑社会分子或任何一个喜欢走邪门歪道的家伙。——在巴塞罗那海滨浴场和酒吧赌场里找得到这种户头。

他决定先去找王弘要回版子，这样，即使莫姆一时无法找到，也可以有了要求放宽时间的条件——警察决不会让一块五百元的伪版流落到民间的。

“作健！”卡拉·梅维乌斯看到了正在埋头整理衣物的作健，随后又惊又喜地吻着他。

“不，卡拉，”他松开了手，走到电话旁，接通了李斯特上校。他惴惴不安地等待上校来接。

“我想今大下午埋了我的妻子。”他喃喃地说，“庄瓦尔帕莱索公墓。”

“好吧，下午三点我派车送来。”上校通情达理地说。

“您不后悔这个交易吧？”他停顿了一下问道，他听得出上校从话筒里传来的呼吸声。

“不，不后悔，先生”上校坚决地说，“如果你还能另外提供一些线索，我当然可以向合众国的陪审团先生们包括检

察官说明这一点。——我知道你是被迫的。”

“谢谢！上校，也许还有再次令您吃惊的东西出现的！”他松了一口气：幸好是个好心肠的老人！

巴塞罗那春季的海边是懒洋洋的，但又隐隐约约看地隐藏着骚动。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而墓地如通常那样寂静，只有波涛拍岸声不时传送。

作健和卡拉默默地站在自己儿子的墓旁，等待着上校派车送妻子的遗体来。

几分钟后，鹿毛闷闷不乐地从警车上下来，对作健没有理睬，以沉默来表示对上校的愤怒。他指挥几个警察手忙脚乱地把阿怡的尸体抬下车，让掘墓人将她轻轻放进四英尺深的墓穴里。

作健看着，心中充满近乎忏悔和内疚的感情。

“你运气不错，黑岛作健。”鹿毛慢慢地说，口气充满威胁，“不过，别打算逃跑，你这个坏蛋！我会要你的命的！”

作健默默地忍着，没有还击。他很清楚，没必要。他忽然想到了“逃跑”这两个字眼，如果有可能的话。……

“阿怡，放心安眠，”他心中默念着，我会去弥补一切的，即使是上帝之手杀了你，我也不会让他活着。”

鹿毛站在远处冷冷地看着他。

“就在这儿等我，”作健对卡拉说，“十二日我到旅馆里找你，等着我！”

她忧伤地点点头。对于作健来说，她是他唯一的亲人了，也是他一生最挚爱的女人；对卡拉·梅维乌斯而言，这个固执坚毅的东方男人即将踏上一条凶多吉少的复仇之路，究竟能不能在十二日见到活着的他，她不敢保证。这个男人太重要了。那一周时间将是漫长的，她会象黑暗中的航船，为找不着归程的灯塔而痛苦、发狂。

他俩一起在夕阳喷射血红色彩的水沙滩上走着，海水象鲜血那般一条线地滚到他们脚边，之后精疲力尽地消失了，只

在沙土中留下一道殷红的痕迹。

时间已剩下不多了，充满着悲哀和血腥的一个白昼即将结束。在这个时刻，作健接受了卡拉带着祈祷的吻别，直飞香港。

他告诫自己；决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杀死那个骗子手王弘。人生一刹那，只争这口气，否则活着也是苟活，是多余的，应该象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正视血腥和利刃。不过情况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他在湾仔的秘密赌场里设法找到了那个网镇——此时正在玩着黑杰克① 双目紧盯著担任发牌的人的手，神情高度紧张。作健耐性地等他赌过一圈之后便轻声地叫到小吃厅。

“这可不是假的!”他扔给阿镇两百美元，阿镇喜笑颜开地忙把钱塞进怀里。“那么，请你告诉我吧。”

“有笔和纸吗?”问得小心翼翼、好似背后有人在盯着他的脊梁骨。

“你怕什么!”作健不耐烦地挥挥手。

他赶紧写下了一个地址，随后不怀好意地对作健露齿笑了下。

“别跟我耍滑头!”他正色道，“我是个等待判决和监狱的人。”

“不，不，黑岛先生，不是这个意思。您见了他会大吃一惊的!”

“收起你这套把戏吧!”他起身就走，顺手把是赌场买的筹码②塞给阿镇。“发你的财去!”

他按着阿镇给的地址，找到了挂着出租汽车的租赁处招牌的一幢楼房。刚走进门，一个人便迎上来拦住了他。

“对不起，先生，租车请到那面。”这男人的眼光使他感

① 纸牌赌博主要的一种，赌场除吃角子老虎（自动投币机）、骰子轮盘外，通常还有用纸牌赌博的黑杰克。

② 赌场一般均规定，不论博与否，均需购买一定数量的赌筹

到天生着一股杀气，虽然这家伙把话说得挺客气。

“不，我可不租车，我是——来找王弘先生的。”

“好吧，既然您知道他在这儿，也许的确有事。”男子皱了皱眉头。说完，他让他进了里间，自己拎起电话筒说了几句。

“好吧，进吧！”他一扬头，把作健推人另一间重重的门关着的房间。顿时，作健感到有点阴森可怕。

“等着，身子别动。”说着，他走了出去。

作健心中暗自纳闷，不知让他干啥。足足站了一分钟，一扇开在墙上几乎无法看出的小门打开了，走出来一个身材不高的中年男子，同样杀气腾腾，可还是勉强露出丑陋至极的微笑。

“如果我没猜错，您就是黑岛作健先生吧！”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双眼却冷漠得毫无血元。“真是幸会啊！”

作健站着，心中猜不透这家伙究竟想干什么。

“我是来找王先生的。”他冷冰冰地说了一句——只想说一句，他不愿和这种家伙搭理。

“您的大名已经传到我们的耳朵里了。听说黑岛先生眼下有一块支票版子还在王弘手中，也许，您此次来港，目的就是这个吧！”

“是又怎么样？”

“哈哈哈哈！”这个矮个男人象一头狼那样得意地笑了起来，仿佛正在欣赏到手的猎物。黑岛先生何必瞒我们呢！我们四海帮①可是些消息灵通的人士啊。”“噢！”作健心头一惊，心想黑道这些家伙怎么也横一档？看来围绕这块版子，贪梦的眼睛越盯越多了。

“唉！”小个子叹了口气，似乎又变成了一个乞食之丐。

① “四海帮”系台湾一黑帮组织，发起于五十年代，最初由一批学生组织创建，该帮成员多为自上层人物后代，以军官，工程师，商人又电影导演等居多

"说来也是，我这个人心直口快，一肚子热心肠，可那些公子哥儿和我偏偏谈不拢，怎么说呢，怪我无能啊，谁叫我是掌票阶级呀！[①]不过现在总算有了眼前这堆摊子，可太小啦！我得改革改革呢。我一眼就认出是有名气的黑岛先生，所以我想黑岛先生到了这儿．就应该帮帮我的忙了吧？"

"办得到的话，我当然尽力。"作健从他的话里判断出他决不是可以轻易应付的人。"不过在此之前，我必须见到王先生。"

"完全可以效劳！"他让他进了这扇门。作健的腿感到有点儿酸——不让它坐下来，也许是黑道上的心理战术吧！沿着一个不深的梯子走去，来到了一个地下室的门口，门上挂着一把沉重的铜锁。矮个子唤人打了开来，里面顿时冲出一股烂霉潮湿味儿——他又联想到了莱弗尔得。

矮个子伸手打开了灯，昏暗的光线下，照着一个脏赃的中年男子的脸，他正目光呆滞地望着黑岛作健。

作健不由倒吸一口冷气：此人正是王弘！他无法料到，小聪明禀赋极大的王弘，居然被四海帮的人囚禁了起来，真是小小的讽刺。

"喂，王弘！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啊！"他嘲笑他说，"你这个伪君子，我倒挺珍惜那段友谊，你却背后捅我一刀"。

他忿忿地说着，矮个子在旁边不声不响，嘴边挂着一丝冷笑。

"啊，啊……"王弘象个疯子般地张口结舌。

"他眼下没法跟您说话，黑岛先生，他疯了，不过，我可以肯定，他这是在装疯！他心里很清楚，会把他扔到海里喂鲨鱼去的！"矮个子插嘴道，"他永远出不了这间房间，一直到他满头白发，老态龙钟！怎么样，黑岛先生，想单独和他谈谈吗？"

---

① 港台称公共汽车售票员为掌票。

作健点点头。他渴望知道这一切变故的真相，因为这涉及到那块版子。

矮个子使吩咐手下啖罗关上了门，随后登登地走上了楼梯。

作健凝视着这张熟悉的曾经是漂亮端正惹人怜爱的脸，现在却变得肮脏不堪，胡髭丛生，几乎是个囚徒了。看着他这副样子，他的心又软了焉——他回忆起，中学时代王弘是个漂亮聪明的男孩，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别的同学谁都对他不错——他是个忧郁和孤独的男孩子。这种忧郁和孤独弥漫着他的身心，直到他跨入壮年。也许一般来说，忧郁和孤独的男人终是象夕阳一样易于衰败，但他的脸，好似永久不变地保持着童稚的基调；只是由于近半年的囚禁，使他朽老了些，更少说话了。

此时，他抬起头，盯着了，眼中流露着久久不散的惊讶。等到关上门，那些脚步声渐渐消失后，他的眼光才恢复到以前那种略带忧郁的样子。

“我看出你和过去没什么两样。”作健好象唯恐惊动了他盘膝而坐的宁静安详似地轻声说。

“是啊，我没疯，只不过是有时容易陷入苦思冥想而已。我想人生真是疯狂啊，”他象在忏悔似地说，“这也许是报应，欲望使人堕落，使人神经惜乱了。就因为这块版子，我陷入了这种陷阱而难以摆脱。他们是不会轻易放了我的。”

“他们也在诱迫我交出版子。”

王弘的眼睛一下亮了许多。

“怎么样，老实说吧，王弘！”他忽然换了口吻，“妻子死了，儿子死了，也许就是这该死的东西。象你我也摆脱不了自己造出的作品的困扰。说吧。”

“在这儿不能说。”他神秘地动了下嘴唇。“你救我出去。”

他提出了条件，看来他心中那种邪恶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毁掉。

“好吧，我答应你。”他站起身来，拉响了铃声。

片刻之后，一个人打开锁，带他到了矮个子的办公室。

“谈得如何？如果您能找到那块版子，我们可以让您提成百分之三十，我印出一百万，您会得到三十万。怎么样？”矮个子说。

“藏版子的地点除了他谁也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让他带我们去那儿。”作健回答说。

“唔，看来他还是信任您的。”

”那么找到以后放了他？”

“不，还得关他一个时期，虽然这个家伙并不多言，可要说出来还是会惹出麻烦来的。”矮个子脸上浮着狡黠的笑。“我会处理他的。”

事情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当然找到版子后，作健决不会象自己说的那样把版给眼前这个丑陋凶神般的男人。

五月八日，几名怀揣武器的彪形大汉连推带搡地把王弘塞进一辆货车车厢，然后严严实实地从外面锁上了门——对他们来说，这个王弘几乎就是一百万甚至一千万美元，他们把小货车保护得象押款装甲车一样。

驶出没几分钟，天气变得撒了灰般，开始下起绵绵细雨。货车顺着海边公路，飞速地行驶。远处是一片茫茫汪洋。

黑岛作健此时心中忐忑不安，似乎隐隐在担忧着什么；前面十分模糊，雨点纷纷扑打在车窗上。

十分钟后，货车在一座酒窖前停下。这是一个贮存各种酒类的仓库。王弘在前面走着。

“把这个筒搬开。”他神色紧张在说。

不消说，在场的五个人都是同样紧张——毕竟是一块可以制造出财富的支票版子啊。

两个男人又用钢棒使劲撬开压在地面上的沉重的铁板，终于露出了一个用锁锁着的铁栅栏门，看上去象下水道入口。

“我没钥匙。”王弘摇摇头。

一个家伙掏出手枪，朝铁锁猛射几枪，锁咣当一声打断了。这一声在室内回荡着，令人生出恐怖的感觉。

细雨还在下着，天色变得象涂满了黑色，一阵阵微带凉气的风从门缝窗隙中钻了进来。

看着黑乎乎的洞口，谁也不敢贸然下去。说不定会象小说中写的一般，里面暗放了一些机关什么的。

在矮个子的催促下，一个家伙打开手枪保险，照着手电，小心翼翼地跨到梯子上。“也许这小子在骗我们!”这家伙嘟囔着。

“好啦，别罗嗦了，”矮个儿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牢骚，“你又不是不知道它的价值。等等。”他掏出打火机。“用这个，如果下面缺氧，就上来，我不会让你去死的。”

他接过打人机，咔嚓地打亮了。

突然一声厉叫，使在场人不禁为之一吓，原来一只野猫飞快地窜过他们旁边。终于，什么意外也没发生，那家伙在底下并没丧命，而是兴奋地喊了起来。作健心想是时候了，便不露声色地伸手在口袋里握住了枪。

“等那人双手捧着一个匣子走上地面，作健迅速地拔出手枪，那家伙哼地一声，仰面栽进了地下室。不及让矮个子醒悟过来，旁边的汉子又稀里糊涂地送了命。矮个见状不妙，拔腿便逃，边跑边喊：“别开枪，有话好说!”

“送佛送到西天，别让你活着惹事，”话音未落，枪声已响，矮个子象站在小块石头一端失去平衡，手舞足蹈；在第二颗子弹拼命从枪膛里冲出之后，矮个子又如同被猛烈的力量推击了背部，无声地倒下了。

王弘知道接下来要向他报复了，便也疾步朝木筒后面躲去。

“不出来我开枪了!”作健低沉的嗓音冲击着四周寂静的空间。

“好吧。”他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

"站着别动!"作健说着，打开铁盒子，一看，的确是那块铜版，心中欣百万分。

然而，再拿起版子仔细看时，不由得大惊失色！汗也淌了下来!

这不是那块版子，他自己的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是照着自己的版了同样蚀刻的，但却拙劣得多了。

"混蛋，"他咬牙切齿，将手枪对准了王弘；王弘惊慌失措，只好眼睁睁地盯着那枪口。

"你想干什么？作健?"

"这是怎么回事？说！我是即将受到判决的人，决不会顾忌多杀一个人的。"

"好好！我说我说!"王弘露出狡黠的眼光。作健尽管很愤怒，但无意要他死。正当他张口要说，仓库门被猛地推开了，一个男子浑身湿淋淋地冲了进来，手枪紧紧逼住两人。

"别动!"他大吼一声。

王弘趁作健惊讶地回首的刹那间，拔腿便逃。"砰"的一声清脆回荡的枪声，击倒了王弘。王弘象稻草人散了架似地瘫倒在地下。

"傻瓜!"作健轻声地骂了一句，握枪的手无力地垂着，"要是我决不会逃的。"

鹿毛名越!

作健脑中一闪而过这位对于罪犯顽强地追击的警官的古板的脸。

他看到了仰面躺着的王弘，无名的忧愁在他的脑中翻腾：人啊，就这样地把自己的生命抛却了，变作了一片空白！他还清楚拉记得，这个忧郁型的王弘，在孩提的游戏中最喜欢扮演的角色是新娘；然而，这家伙连回忆这种美好无邪时代的能力也在子弹的威力中与肉体俱失了。

"把枪放下!"鹿毛几次低沉地发出了命令。作健把手枪扔到了鹿毛的脚跟。

鹿毛紧紧地盯住他的双手，走到王弘尸体边，摸了摸他的鼻息。

“这家伙死了。”他抬起头对作健说。随后走到另一具尸体边，拿起那块拙劣的版子。“这家伙的确很聪明。”

“可不，”作健耸耸肩，“他在小学、中学门门得A。”

“好吧，该扔了它，还是再印一些支票？”鹿毛拿着铜板在他眼前晃了晃。“怪不得惹这么多人眼红。”

“这不是我干的。”作健冷静地说。

“相信您也在找这玩意，搞得还不赖，先生！”他古怪地作了个笑脸，然而很不和谐，“我不会让你这么干下去，难以相信十二日你会服服贴贴地走到巴塞罗那警察局，那么真版子，你做的那块版呢？”

作健摇摇脑袋。

“你打死了他，他是这儿唯一知道这块版子下落的人。

“这么说，版子永远找不到了？”他双目咄咄逼人。

“也许，可能的，他死了，谁都无法告诉你我这个秘密！”他心里略微觉得遗憾。

“那么走吧，”鹿毛把作健的手枪塞进口袋。“至于这儿，让警察们来打扫吧，你必须跟我回巴塞罗那！那个好心的上校老人，会很快派他去搞另一个案子的！”

茫茫细雨中，两人小心地朝山下去。略含愁感的春雨，看来不会立刻停的，它使人间充满了悲哀。

20、龙心虎威

作健对于那块五百元的版子，显然已死了心。王弘心计颇多，藏匿版子的地点恐不为第二者所知；况且眼下鹿毛名蜮步步紧跟，一点也不放松对他的监视，即使车过冈特。梅维乌斯的寓所，他也只能投去无法诉说的一瞥。在这幢楼房的花园里卡拉·梅维乌斯曾将自己从警察的包围圈救了出来。那种初恋时对这房子的特殊兴奋，依然在他的记忆中跳跃。

警官押着罪犯，坐上飞往欧洲的班机，他们将在巴塞罗那逮捕漏网的J·M·莫姆。

两人象普通旅客那样毫不引人注目地走在通向停机坪的长廊上，和过去一样，他又戴起了墨镜，不过这是鹿毛让他戴上的。因为鹿毛感到自己简直象是帮一笔巨款去旅行———身手不凡的黑岛作健对任何犯罪组织来说，都是无价之宝。

鹿毛猜疑着，也许会有谁如同PQ那样，从自己手中再次劫持黑岛作健！他不敢担保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离飞机起飞还有二十八分钟。

作健此时心急如焚，这完全是由于他无法脱身去找海盗

船长所说的那个许书平以及同海盗们联系。二十八分钟后飞机一起飞，那他一切都完了，过平均优悠的海盗生活的梦想就会如拍岸的巨浪，即刻变成浪花无影无踪。

鹿毛名越募地咳嗽了起来，样子十分痛苦难受；然而还是警觉地望着作健。作健心中对这个年纪和自己相仿的警官油然掠过一丝怜悯。他也该有了一个温和的家庭了吧?"他想。

"别枉费心机了，我一会儿就好。"鹿毛冷冰冰地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警告着他，他缩着头象在思索着什么，什么反应也没有。这个关键时刻，他正想着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开警官的视线——这不苟一笑的警官也许会掏出枪来打断自己一条腿！

时间在一秒一秒逝去，漫长的瞬间！他希望时间凝固起来。心在煎熬。

鹿毛不时剧烈地咳着，一手捂着嘴，一手抚着胸口。

"我得去一下厕所。"

两人同时站了起来，一前一后朝左边五十步外的厕所走去。

进了厕所，作健暗暗叫好，因为厕所中并无第三者。鹿毛一边咳着，一边注视着他。他想鹿毛此时两手都没法立刻伸进怀中掏枪，于是乘鹿毛不备，猛地用肘朝他胸前撞去。鹿毛哼一声，痛苦地蹲到了地上。作健飞快地从他怀中抢出手枪，顶着他脑袋，然后又取出他的手铐，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他一只子铐到了厕所门的拉手柄上，自己则若无其事，急步走了出去。

鹿毛挣扎着站起来，虚弱的身子———那一天的春雨淋得他差点儿送命——倚在墙上，另一只手艰难地掏出手铐钥匙，打开了铐子。待鹿毛气喘吁吁地奔出厕所来到候机厅，已不见了黑岛作健的影子，只有那扇玻璃门还发疯似地转着。他站门口，只得气恼地跺着脚，一面上气不接下气地咳着。

作健摆脱了鹿毛的监视，疾速坐上小汽车，朝湾仔区原

理臣山道驶去。当他确信背后并无警察的跟踪时，才在摩理臣山迫的许书平的联络点——嘉立韦尼珠宝行门前停了下来。

当晚，他在嘉立韦尼珠宝行经理室的电视中看到了自己的照片，并听到了播音员感情丰富的讲解："这个著名的罪犯目前秘密抵达本港。对于他此行的目的，本港警署虽已有所掌握，但决意不告诸市民，恐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警署决定加强港口码头机场以及通往大陆境内的关卡的严格检查，估计该犯现匿迹于港岛同谋处；归案之日，警方希望不致太远……"

作健对这些并不感到恐惧，相反，他轻松地舒了口气——海盗船长已答应，明天也就是十二日，让他搭他的船离开香港去巴塞罗那接卡拉。十二日！正巧一周了，他内心不禁牵挂起卡拉，他们约好在这一天见面，共同出逃，显然又得推迟。"不要紧，她是个沉着的女人。"他安慰着自己。

这天上午，天气晴朗，阳光象个直率的男人，慷慨地照着小小的港岛及其周围清澈碧蓝的海水。

使他担忧的是，他们没让他换装，他害怕警察会发现这个为之全港大搜查的男人。

"放心吧，"许书平吐了口烟圈圈，稳操胜券他说，"警察也有四海帮的兄弟，大家心中有数，当然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至于是否能抓到你老弟，那只有鬼知道了！自然罗，你只管逃命，其他也没必要知道。若不是船长引荐，我决不会舍命陪君子的。"

说完，痛快地笑了起来。

"我还想打听一下，您是否认识那个在北角英皇道开了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的矮个子？他自称四海帮。"

"嘀，是他呀，他是个流氓，不学无术的家伙，总是口口声声四海帮。你打听他干吗？"

"没什么，我从他那儿弄了辆破车。"

"那把它扔到海里去算了!"他笑了起来。

在即将日落时分，他从豪华的小游艇上到了海盗船，又见到了那帮好汉。船长表示很高兴帮他的忙——来马六甲附近各国的警戒加强，二则通过那儿的油轮也不多见，要干大的，"请光临地中海吧!"船长粗壮的腿登在船舷上。

作健当晚决定,船至新加坡后即换飞机飞往巴塞罗那,以减少在海上航行不必要的漫长艰捱的时光——从香港到巴塞罗那有八千多海里，是一次憋得使人发狂的征途；当然对海员们来说是无所谓的，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

五天以后，海盗船"金枪鱼"号停靠新加坡，作健换乘国际航班，直飞欧洲航线。

坐在舒适的航空椅上，他闭上了眼睛。半年的生生死死，恩恩爱爱，象一部历史教科书一般在眼前翻动着———他感到孤独，仿佛是在人生旷野中迷失了。只有在卡拉身边或海盗中间，他才觉得人生居然还存在着美好的无忧无虑。

当 DC—10 型客机象巨大的苍蝇落在地球的另一面时，他那种混杂着伤感和悠闲的回忆和幻想，已不复出现，代之以一种紧张的心情。

他急急忙忙地朝旅馆赶。在短短的两个星期，他几乎每一个梦境中都浮现出卡拉. 梅维乌斯姣美的脸蛋，他渴望见到她，一洗心中的孤独和失落感。

小旅馆已渐渐地失去了它几天前的宁静和舒适，开始有一对两对的旅客住了进来，绝大部分来自欧洲。

作健忐忑走进旅店——他怀疑房间是否藏着警察。虽然，实际上他一下飞机，就牢牢地掌握在特别小组中——那张跟踪卡拉被他毫不知觉地藏着，象一根缚住小鸟脚的看不见的细线。鹿毛警官的身体在春天中变得一天天虚弱了，他不停地咳着，一边对着温. 李斯特上校不满地咆哮，简直如同一只老虎。他要不顾自己的身体衰弱这一点。上校无法阻拦他。作健不知道那个板着脸的警官何时坐在卡拉. 梅维乌斯的房

间，而且，那几个不时瞧上作健一眼的男女旅客正是警察装扮的。

作健初始并不感到这种气氛，是渴望见到卡拉的那种意念使他对周围环境失去了警觉。当他发现了那些旅客略微有些异样的眼光时，终于猜出了一点儿。“蹩脚的警察！”他在心里暗自嘲笑他们。

这是奇特的一幕。当警察感到他已识破他们之后，并没有马上逮捕他——他们也怕他身上带着武器；总之，这是个亡命徒——而是彼此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阵他推开了她的房门，他听到她惊恐的叫喊，因为她并不希望他来自投罗网——而他要告诉她，一个月后，他俩将过上另一种生活。

他很快料到了这种场景：门渐渐被推开，鹿毛警官乌黑的枪口对着他，由模糊变得清晰。他看到日本的人喉结在艰难地上下滚动——鹿毛正痛苦地拼命压制着胸口喘不过气来的咳嗽。

“别这样，警官。原谅我上次无礼了，那是我不得已才干的。”他背靠着门，眼睛离开鹿毛的枪口只有一启之距。他完全可以拔出手枪，和鹿毛同归于尽，但他没这样做，他在克制自己。

●鹿毛慢慢放下手枪，突然忍不住剧烈地咳着，声音令人感到仿佛自己也在受着这罪。

鹿毛心中痛苦地想，最终是咳嗽毁了自己。他脸色涨得通红，喉咙发出着声响——他眼睁睁着着黑岛作健在几秒钟后一个箭步夺下了自己手中的枪，随着猛烈的咳嗽一口铁锈色的痰咳在了掌中。他看见黑岛作健举着手枪，象刚才那样反过来对着自己。

“真该死！”他低声地骂着，一边退到了沙发上，一边喘息着。他感到自己已经接近工作上的失败了，同事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头脑简单易于冲动的日本警察。他没招呼站在楼下的同伴，他没发出任何信号。

“别——”卡拉似乎想保护这个拼命追捕自己情人的日本警察。“不，我不会开枪。”作健一字一句有力地从齿间迸发出来。他打开弹匣，取出子弹，把枪扔给了鹿毛。

“投降吧，黑岛作健，乖乖地到楼下去。”他艰难地吐了口气，“告诉我，你在干什么？”

“不，无可奉告。”作健微微摇了摇头，内心十分平静。

“这只能加重对你的判决！”鹿毛狠狠地瞪着他，“你想和警察对抗吗？！”突然他大声地吼了起来。门紧紧地关着，下面的便衣警察无法听到二楼客房内的动静。

“对不起，鹿毛先生，我和梅维乌斯小姐必须离开你。”他把卡拉拉到身旁。

“站住！”鹿毛又大吼一声，手中另一支小巧的转轮手枪对着两人的背影。他们站住了。

片刻之后，作健没理睬身后的威胁，和卡拉走出客房。“砰”地炸裂般地震响，房间门上气窗玻璃被打得粉碎。

鹿毛没有朝他开枪，他不愿下手。此时，如同在旧金山那般，对于村懒秀曾的惨死而勾起的怅惘心情又再次浮泛到心灵的水面。就象自己一样，黑岛作健的犯罪行为同样也非出自本愿。虽然他完全有理由开枪打死这个拒捕的罪犯。

世上一切事情尤其是杀死一个人的事，本应是轻而易举可以办到，但总如一幕戏剧，迟迟无法得到这种意想不到的按理如此的结局。

那些便衣警察听到枪声，猎狗般地冲上楼来，但立刻措手不及地被作健手中凝冷无情的手枪一步一步逼了回去。他清楚这些警察不会向他还击的。

这场见面仪式以警察小小的遗憾而告结束。警察和鹿毛并不丧气，因为那张跟踪卡随时可以按照指令告知罪犯所在位置，只要他不上天入地。

就在警察们无可奈何的眼光中，这个已经磨炼出勇气的男人，和自己的爱人坐着警车扬长而去。

第二天一个秘密的消息在地方晚报上披露出来：几个男孩子在郊区的拉·法多森林中发现了一辆在昨天晚上被丢弃的沾满泥浆的警车，车上的通讯设备已被砸得稀巴烂。警察面面相觑，在这条新闻前非常尴尬难堪。巴塞罗那的警察头儿在背后毫不客气地挖苦了温·李斯特上校一通。

李斯特上校却向他们露出了老人那种慈祥可亲但有些神秘的谜样的微笑。

不过，鹿毛很快变得恼火了：跟踪信号在黑岛作健逃出旅馆二十九小时之后消失了。他略微有点后悔，当初应该一枪崩了这家伙，因为他本来就不认为黑岛作健居然能成为钓来 PQ 头脑 J·M·莫姆的诱饵，李斯特上校则坚持这个观点。

然而，眼下的确失去黑岛作健的踪影了，即使他找到了莫姆。甚至鹿毛怀疑，他一找到莫姆，便会毫不犹豫地杀了莫姆以报深仇。

五月十八目晚上大约八时，作健因为感到有些热意而脱去了外套，想到那张卡片："何必还要他，难道我的自由需要警察赠送？"他随手用力撕了它。黑暗使他没有察觉出这是一根牵着个鸟的警察施放的细线。于是，讯号消失了，在面积并个很大的拉·法多森林中消失了。警察开始了秘密的搜捕，他们封锁了森林的出口。

在沾满了露水的栎树下和草丛中，卡拉·梅维乌斯紧紧依偎着作健睡着。作健不敢掉以轻心，惟恐警察突然来临。他睁着双眼，不时扫视着半圆的残月照着的丛林。

阿怡和儿子的惨泣和惨叫出现在他耳边，母子俩人挂着泪痕的脸出现在他的眼中，但又是异常模糊，模糊，他竭力要让自己明白这不过是梦……

他突然被惊醒了，这已是黎明了——一杆双筒猎枪正对着他的湿漉漉的脑袋！

他一个老头和蔼地咧着嘴笑着，手里举着那杆猎枪。

他一下子明白眼前究竟是怎么回事。

作健心想那支猎枪决不会朝自己脑袋开火，但也不知这满脸白须的老头子究竟会干出什么事来。他只得顺从地推醒睡得很死的卡拉。

“怎么回事?”她揉了揉浮肿的双眼。

“跟他走罢，宝贝，我们遇到了皇家狩猎者。”

老头听了，收起枪，爽朗地笑了起来。两人莫名其妙。

“不,我不是什么狩猎者,这里现在连野兔也不见到一只。我是斯克①人古勒默·戈梅兹，佛朗哥② 的囚犯。巴斯克人，西班牙少数民族，分布在比利牛斯山脉巴斯克地区。见到你们我很高兴。放心吧，情人们，虽然我早就发现了警车，可我不会出卖你们的。”

“跟他走。”他对卡拉说。

三人的裤脚被露水沾湿了。春天的草丛是富于生命力的，花朵正在露出她优美自然的色彩和柔姿。

十分钟后，他们来到一座搭得很考究的木屋前面，随后低着头走进门槛。

老头古勒默·戈格兹以他巴斯克人式的好客，斟了葡萄酒在大酒杯里，放在他们桌上。

“喝吧！先生。”戈梅兹热情地说。

作健看着这个神秘的老头子，喝了一大口。实在的，他感到很渴，于是咕嘟咕嘟又喝了几口，随后递给卡拉，依然用不敢松懈的眼光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因为他知道，巴斯稀人有许多都是恐怖分子，酷爱杀人。

“再来点!”他又倒满了大杯。“七0年我从佛朗哥的监狱中逃了出来，受到警察的追捕，四处亡命，最近逃到拉·法多森林。后来佛朗哥将军宣布减刑，可我也没有出动，啊，我

① 巴斯克人，西班牙少数民族一支，分布在比利牛斯山脉巴斯克地区

② 佛朗歌将军西班牙著名独裁者。一九三六年发动西班牙内战后，实行了法西斯统治、一九七五年死去，由胡安卡洛斯国王任国家元首。

喜欢上这片幽静的森林了。"

作健心想戈梅兹和自己一样，曾经是个囚犯；不同的是他还要回到监狱，而戈梅兹则是自由地回归了自然的人。

他抬腕看了看表，意识到不能久留此地，应该尽快离开拉·法多森林，离开巴塞罗那。

"我们必须走了，谢谢您的招待，戈梅兹先生。"他和卡拉站起身来，右手在口袋里掏着。

"我不勉强了，小伙子！"

"对不起，戈梅兹先生，我买了您这块面包！"说着，他在桌上放了五十个比塞塔。

"把钱收回去，巴斯克人对朋友从来是慷慨的！"

作健很爽快地把钱收了回来。他知道，对于这种巴斯克山工，没必要客套；甚至可以说，这也许是个小小的侮辱。

"小伙子，如果需要兄弟帮忙，可以随时来找，这两杯葡萄酒喝得我很高兴，因为在拉·法多森林，除了猎人，谁也不会来的。"说着，他眉飞色舞，"这片森林是很安全的。"

他打开门，蓦地愣住了。一个警官全副武装朝他木屋走来，作健和卡拉急忙闪到一边。

"喂！古勒默老头！"这个警察老远喊了起来，显然他并没有发现逃犯作健。"看见有两个一男一女过去吗？"

"也许有过，可我那会儿我正睡觉呢，阿莱格里亚警长！"戈梅兹双手一摊。

"好吧，发现他们就报告我，懂吗？"

"别跟我用这口气说话，小子！你应该说帮助！"老头子拎起了猎枪。

"你可以朝天开枪，用你那支拨火棍！"说完，阿莱格里亚警长一挥手，几个警察和他一起朝拉·法多森林北面走去。

"您认识这个家伙？"卡拉问戈梅兹。

"您是说阿莱格里亚警长！小姐。他是个恶棍，七0年那会儿逼得我可凶呢。说不准这魔鬼就是冲你们来。"

“是的，戈梅兹先生，我是警察追捕的人。”

“不过，我看先生不象杀人犯！我有这个直觉，不瞒你说说，我在玛德里大学还读过犯罪学呢。要那最在战前，西班牙内战开始了，我也就中途退这参加了民兵。因为佛朗歌将军和德国人轰炸了我们的格尔尼卡①。”他脸上流露出了回忆往事而引起的痛苦。

他挥手朝东南方向指了指，“朝南边走出森林有海滨浴场，说不准那些警察就等着您掉进去呢，一路平安！”

他俩谢过老头，迈开脚步向东南边走去。

“喂，黑岛先生！”他老远在身后叫着，似乎想到了什么遗忘之处，“我看你们还是在这儿住上几天吧，等那帮恶棍放松些再走！我想这会儿你们走不出森林，就会把你们两个逮住的！”

听了这话，作健的确感到茫然，该去哪儿？鹿毛随时会出现在自己眼前的，到处都可能有警察的警戒线和围捕圈。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下，仍然回到木屋。

“你们可以睡一张大床，我呢，可以立刻做一个小的。我们各不相干。”他笑嘻嘻放下枪，“吃点早饭吧，尝尝我们巴斯克人名盖天下的烹调手艺！有一个中国人，一个法国姑娘作我的朋友，我可快活死了！”

“不，我是日本人，她是……”他纠正了戈梅兹的称法。他以为戈梅兹会对德国人产生厌恶感，便没有再说下去。

“这个小小的错误是无关紧要的，我可以打赌……”戈梅兹无所谓地摇着脑袋。巴斯克人爱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打赌。

作健不声不响地喝着葡萄酒。他感到自己是没有故乡的，他哪儿都不能去。除了卡拉这钟爱的女人，他什么都失去了，包括那块永远失踪的五百元铜版——它也许在某个人手，也

① 格尔尼卡，巴斯克地区的政治中心。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佛朗歌勾结希特勒空军对该城进行轰炸。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即出于此

许在某个神秘角落静静地躺着，锈蚀着，无人知晓。总而言之，自己是一条落水狗，一条丧家犬，一头被囚禁的困兽。

时间就这样度日如年地过去了，自从阿莱格里亚警长来过之后，再也没有警察来到这片迹罕至的拉·法多森林寻找他——古勒默·戈梅兹老头热情地为这个罪犯提供了庇护地，而且戈梅兹还每周去巴塞罗那市区，为他买来《巴塞罗那旅游周刊》——在里面有许书平和他约定的暗语通信，以便告诉他“船长”在何时何——接他两人——和到国家银行为卡拉．梅维乌斯取款子。戈梅兹是个聪明自信、精力充沛的好巴斯克人，作健心中充满了对他的感激，由此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他几乎想把戈梅兹老头当作自己父亲了。

森林中的生活虽然单调，但充满了爱以及和平、舒适。当他和卡拉肩靠肩地斜倚在欧洲栓皮栎树干上时，心中不由得充满了安宁和温暖。

夜夜在春末夏初的花香中入眠。

天天在巢边小鸟啼啭时醒来。

戈梅兹象童话故事中的森林老人那样整日忙个不停。

这安谧和无忧无虑的丛林生活和豪爽的巴斯克老头使他俩深深地留恋着，就宛如远归的候鸟在折磨和流离之中双双找到了自己温暖的小窝。

当戈梅兹老人第四次帮了新买的猎枪子弹和那本周刊回到拉．法多森林时，得到了盼望已久的消息：“金枪鱼”号，即将来到！这意味着囚笼将被冲破。

他俩在热烈的拥吻中迎接了这个消息。

《巴塞罗那旅游杂志》刊登着这则消息。

“蒙妮卡．汉密尔顿小姐，金发的女人，虽然已是三十八芳龄，六英尺身高和二百三十九磅的体重使她有毋庸置言的苗条身材。她真诚地寻找一位温柔的男子，年纪小点无伤大雅。青春易逝，请君择侣！来函谨请寄香港九龙尖沙嘴加连威志道禄来成衣公司费尔南德斯·萨米恩托先生收。”

意思很明显：——汉密尔顿（HamiltQn）；金（枪鱼号）六（月）二十三（日到）。至于停靠何处，作健对“费尔南德斯·萨米恩托”这相西班牙姓名不知表示什么地方。他只得请教戈梅兹，冒一下险了。

“费尔南德斯·萨米恩托？”戈梅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竭力在自己脑中搜寻着。“这个地方好象听到过，对，对，是一个小岛，一个荒凉的小岛，很小很小，兜一圈只需十五分钟不到。他为什么不到个码头或者浴场来接？”

“我也不知道。”他不想告诉戈梅兹这是一艘海盗船。萨米恩托岛在什么地方？”

“瓦尔帕莱索东面两公里不到，您望都可以望到。”

“那个海滨墓地也叫瓦帕莱索！”他想起了阿怡和俊龙，一阵凄凉涌上心头。

“不错，您好象很熟呵！”

他有满心悲哀，如何能忘得了！那儿沉睡着回不了故乡的妻儿的尸骨，他蓦地想到，要在临走前在她们坟前献上也许是最后一朵鲜花，虽然他知道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爱过这个温顺的东方女人。

21、女人泪如血

这个近一个月的丛林中的短暂而无忧的人生，使他复仇之剑变得麻痹和迟钝了。他悲哀以往的天真、儒弱和易于屈服，没有将撒慌和虚伪作为前行的向导。那时，他几乎想到了死！人生在无所适从的时候，是能轻而易举地想到死的。然而使自己没死的正是那些诱惑，包括复仇的诱惑；这些诱惑使他象困兽一般苟活。他和卡拉从拉·法多森林里迈出了第一步。戈梅兹老头肩背双筒猎枪在前面带路。

在森林的尽头，他俩告别了这位如救世者般的好心肠巴■克老头，看着他象童话老人一般朝自己的森林走去。他们是留恋这块王国的。

显然警察已经放松了对拉·法多森林出口的警戒，这使得他们在六月二十三日这天清晨安然无恙地走出了森林，来到一个多月前丢弃警车的地方。

他们如同一对旅游者，神情自若地走进一户人家，这是个蔬菜批发商的居处。只见一个魁梧的中年男子正在倚着丢满了白菜叶的货车边吸烟小憩。

“早呵，主人！”他一手举着手枪，朝那男子走去。

那男子吓得将烟掉了下来，举起了双手。

"安德烈斯!"一个女人在窗口边惊恐地喊着男人的名字，显然是他的老婆，"我的圣母啊，这时来了强盗啦!"说完，奔出屋来。

"滚回去! 米卡!"商人安德烈斯立刻恢复了过来，嚷着把自己老婆赶到屋里。"好商量，先生们，要买西红柿不付钱?"

"别罗嗦! 我们不是土匪。"

"哦，太令人伤心了——我家一无所有，"他油腔滑调地说，"先生，夫人，一无所有，除了西红柿，剩下只有我老婆了，喏!"

"你这个流氓!"他老婆站在窗口，神经质地骂起他来，"呸，不要脸!"

"瞧，先生们，女士们，她不答应。"他双肩一耸。"我们不要你老婆，安德烈斯，是吗? 我要你这辆汽车，我付钱买下，五千美金。"

"买下，五千美金?"他瞪大眼睛，一下子象触电那样离开了货车。

作健急忙拉着卡拉钻进驾驶室，发动了引擎。

"拿去吧，五千，你这辆破车!"他给了他钱，朝后倒车，开上了公路。

"这不公平，太少，太少了! 先生!"安德烈斯远远追喊着，"你是个骗子!"

"你这个流氓!"作健用他婆娘的话回敬了这个猥琐狡黠的家伙。汽车一溜烟地在公路上消失了。

巴塞罗那警察在城的边缘的公路上设置了检查关卡，这并不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决定趁着清晨车少冲过关卡。

一个头戴护盔的防暴警察正背着冲锋枪在检查两辆大卡车，于是他放慢了车速。等那两辆卡车检查完毕，他便猛地拉到高速，一踩油门，小货车象野马掠着大叫"停下!停下!"的警察身边飞驰而过。紧接着，他们听到了车后紧追上来的子弹呼啸声。

车子驶进巴塞罗那拥挤的各色各样汽车组成的车流之中，作健舒了一口气。

“再朝南开三刻钟就是瓦尔帕杀公墓了。”卡拉说道。此刻她内心充满了喜悦——她即将和自己所爱的男人永不分离地生活了。

她想到那个时候没留下一句话就离开了他实在是有些蠢了，而且现在看来大错特错——倘若人生是为了肉体这一躯壳而活着，那太贫乏和空虚了。

转眼间，阴沉的瓦尔帕莱索基地的大理石门象死人的脸那样打断了她的思绪。即将进入另一个女人或者说前情敌的墓地，这种感情是难以形容的，任何尽善尽美的语句也表达不了——然而可以这么说，一切都归于宁静了。

他手持鲜花，将花轻轻放在他们的碑前，心里默默祈祷母子两人在上帝的怀抱中不会因为没有丈夫和父亲而感寂寞。

在他直起身来时，那种几乎泯灭的复仇渴念又复活燃烧了。

他看到了J·M·莫姆。起初他大吃一惊，待定睛细看后，发现的确是莫姆。天下有这样的事！但他一想起莫姆也是西班牙人，便也不觉得什么了。他握紧了口袋里的手枪。轻轻走了过去，站在他背后。

他看清了莫姆前面的那块斑驳的墓碑，上面镌刻着："何塞·佩雷斯·吉马朗埃斯，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三日——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他的过人的记忆使他想到了佩雷斯·马罗礼——莫姆的父亲，佩雷斯·马罗礼同样死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比到今天整整四十三年了。

J·M·莫姆似乎察觉有人在背后一见，不由倒吸一口冷气。他的乌黑的枪口正对着自已：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作健看到的莫姆已不象以前整洁、潇洒了，他同样也狼狈不堪。开枪吧，黑岛先生！我好象立刻要回到我父亲的身

边去了！"他呐呐地说。

"他就是你的父亲，古马朗埃斯？"

"是的，我曾经跟你说过，我不叫马罗礼，也不叫莫姆，我是西班牙人若热·吉马朗埃斯，佩雷斯是我父亲。"他略为停顿了一下，"如果我不告诉您真相，那我死得太没意思了。"

"那好，等我知道了你所谓的真相后再杀了你！"作健怒火熊熊燃烧着。他的手指扣着扳机。

"这样死去我不觉得遗憾！黑岛先生！让我告诉你吧。我的父亲三九年去美国搞瓷器和厨房用具——他在巴塞罗那几乎破产——但是两年后他在旧金山遇到了麻烦，一群美国资本家向他高价转让了一批生产线，但他们没有对我父亲说任何东西。这批生产线半年后即将淘汰。为了买它们，我父亲耗尽了他的毕生积蓄，准备全力以赴。但半年后，新产品冲击了市场，我父亲受不了这个打击，便在纽约开枪自杀，他耗尽心血的企业也被那些资本家吞并了。于是我决心报复。报复那些资本家，报复美国。要知道，那样我是个小伙子，血气方刚，一心要报父仇。父亲的那双眼睛，我永远也无法忘记。我开始盗窃美国军队在欧洲军队的吗啡，后来向这个国家走私海洛因，开设赌场和妓院，杀那些资本家，让美国腐烂。当去年我知道美元大幅度贬值时，便想到用伪造支票来打击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象一个法老那样去勇敢地征服它——所以我喜欢和刻斯鹰的眼睛，这是复仇和征服的眼睛。我偶然在迈阿密的监狱中认识了您黑岛先生，便想用直升飞机将您

劫持出狱。嗒,算象电影成小说中的那样！我成功了,或者说成功了大半,然而现在,我也在被巴塞罗那警察追捕。哦,父亲,我立刻就要来了。"他还是那样神经质。他抬头看着黑岛作健,"开枪吧,黑岛先生！我死而无憾。我知道您的妻子和儿子全因我的缘故,由您执行枪决可以洗刷我的血腥的灵魂!"

作健听了,也不免悲叹万分,真是恩恩怨怨,剪不断,理还乱！万物事出有因,才致有生命死伤的结局。然而是这个西班牙主人魔鬼若热·吉马育埃斯杀死了自己的妻儿,并将自己逼到了死亡的边缘。

他举起了卡枪。让丑恶见鬼去吧！他忏悔了,就让他死得痛快些!

"住手!"一声吼叫,从他身后传来。他回过头,吉马朗埃斯也睁开双眼。

又是鹿毛名越和李斯特上校！他们两人象凶兽一样盯着他们。

"终于逮捕了你们,黑岛作健！还有你,吉马朗埃斯!"鹿毛显然是在病中,脸色苍白可怕。"放下枪,黑岛作健!"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作健,当心!"卡拉大喊一声,猛冲过去,鹿毛持枪逼了几步。

"别动！动我就开枪了!"鹿毛低沉而威严地喝道。

卡拉意识到此时若不拼死杀出,势必无法走脱。

远处萨米恩托岛边,已看得见正午阳光照射下的"金枪鱼"号。

作健于是毫不迟疑地朝鹿毛连发数枪,同时,鹿毛的枪声也响了,但谁都没打中。子弹打得碎石金星四溅。双方疾速隐蔽了起来。作健寻机与卡拉朝岩石杂乱磷峋的海边奔去。

"站住!"鹿毛又发出喊叫;李斯特上校也向这个"艺术大师"连连射击,他并不想打死他。

"快,船已来了,你先下去!"作健焦急地催促着卡拉。

"不,一起下去!"卡拉坚毅地摇摇头。

"不行!亲爱的,你先到小木船上去,就在左侧,我已经看到了。快!"作健推着她,一边朝鹿毛和李斯特射击,"再来增援警察,那就全完了!"

"作健!"她望着这张脸,望着这个始终与自己一起在困难和厄运中挣扎的男人的脸,心儿乎要被撕碎了。她爱他,而且在这个时刻,她觉得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百倍千倍地爱他!

他眼中滚下了热泪。

这就是自己所爱的男人啊!

她重重地吻了他一下,然后朝岩石后面爬去。

突然,一颗从鹿毛警官枪膛里飞出的子弹猛地击中了她的头部。她身子向前一晃,象抵挡不住这海风的吹拂,无力地瘫倒在岩石上。

"卡拉!我的卡拉!"他扶起她的头。她的脸上已渐渐布满了热的殷红的鲜血。鲜血淌过她美丽的头额,淌过她美丽

的睫毛和眼。他已分不清什么是泪，什么是血！他伏下头去，在她血污的头颊上紧紧地闻着，倾听着她即将停止的气息。他想痛哭，无奈泪已流尽！

她挣扎着睁开满是鲜血的眼睛，积聚了千情万爱的眼睛，慵倦地凝视着眼前的男人。

她的嘴唇蠕动着。

"说吧，说吧，我的卡拉！"他双臂抱着她，颤抖着。他听见了她最后的低诉，"即使死了，也在你怀抱里！"

她用尽了临死的全副气力，说出了这句话。

"卡拉！"他大声地呼唤着这个心爱的女人，他还盼望她再次睁开双眼，和他一起划向那艘船。

然而她那双动人的眼睛，再也无法睁开了！

22、人生啊，真谛何在？

他的心爱的女人在他怀抱中死去了。

他站起身来，停住了射击。

他看到了那朵生在岩石缝中摇曳的不屈的鲜花，轻轻地摘了下来，又轻轻地放在她高耸却不再起伏的胸口上。

然后，他走出岩石，朝鹿毛和李斯特上校走去。世界一片黑暗，任何东西部失去了生命，都化作了灰烬。爱死了，生活也该死！面对死神，他已变得麻木了。

生命是如此的啊，譬如这奔腾的海水，时时是新的一片朝崖石猛冲，一股海水消退了，另一股上来。

他向他们的枪口走去。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已全然凝固了。

“黑岛先生！”吉马朗埃斯，也就是莫姆，突然喊了起来，“生命是您的！”。

“对，生命是我的”吉马朗埃斯的话提醒了他，他决不能白

白耗去自己的生命，一定活下来，一定！

于是，他又返身蹲在石头后，随即一颗子弹擦过他的发梢呼啸而过。

“停止无谓的抵抗吧！黑岛作健！”李斯特上校在墓碑后面喊着。

作健望了望身后安静地躺着的自己唯一所爱的女人，又看了一眼自己妻儿的墓碑，一种渴望生存的本能从他心底萌动了出来。他决不能轻易去死！

人生如烟如云，是何等的短暂！瞬间便是一片灰烬，只有黄土和碑石以及鲜花作伴。如果现在死了，那么连人生的意义也无影无踪了。他暗暗发誓，再留下曾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爱过一个女人的印记！

“呜！”

“金枪鱼”号长鸣着。

他回头望了望，手枪在自己手中又欢叫起来。同时，吉马朗埃斯也在用自己的手枪还击。

李斯特上校上身一晃，显然被吉马朗埃斯击中了左臂。作健并不愿朝这位比利时上校开枪——他曾救过自己，但他不放过鹿毛，打得鹿毛前面碑石直冒青烟。

吉马朗埃斯弯着腰奔到他身边，气喘吁吁地对地说，“您走吧，黑岛先生。这儿由我抵挡，我无论如何也是个活过一个世纪的人了，我要为您和那些死去的人赎罪，即使让他们也能快快活活地回到上帝的怀中。”

听着这话,看着吉马朗埃斯这张苍老的仇人的脸,他感到一切的恩怨都化作烟云。不复存在了。而且,他也感到自己的另一种新的生命在萌动,正在脱胎而出;除了爱,这个生命对以往任何的记忆都没有留下。他感到一种超脱,一种升华,一种大轮回。"

他也不明白怎么不由自主地和这位曾是仇人的吉马朗埃斯有力地握了一下手。随后,他艰难地匍匐到岩石边,卡拉·梅维乌斯身边停下,最后——次热烈地吻着她的唇、双颊、眼睛和金色秀美的短发。那一团火红!一个摩托车手的影子在他脑中出现。

然而这竟是一次生离死别的热吻!

她不会再来吻他,再也不会含情脉脉地凝视他了。这双女人的眼睛已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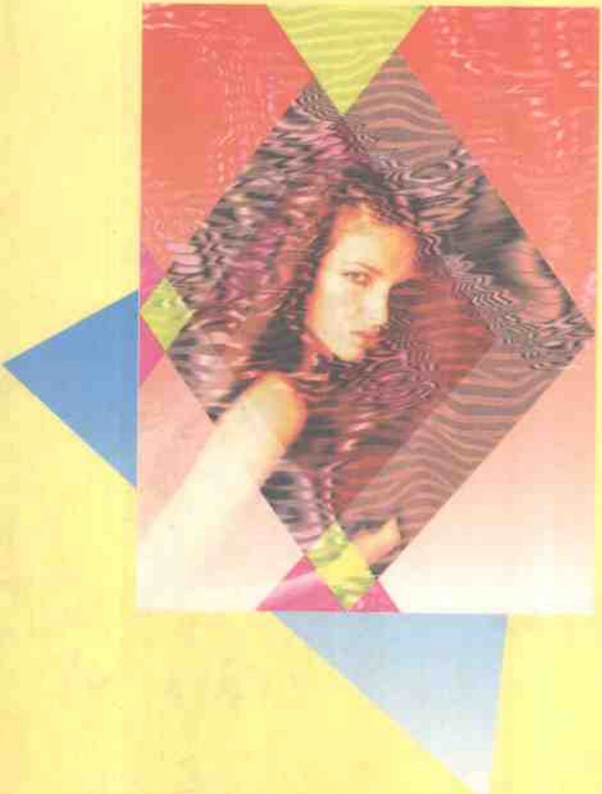
他觉得自己这艘飘零的小舟,再也不能找到那块温暖的归宿之地的岛屿了。他象一艘断了风帆的孤舟。

他最后看了她一眼,终于爬到了浸着海水的岩石上,跳进小船,用力地向萨米恩托个岛边的"金枪鱼"号划去。那个小岛似乎化作了浮在地中海上的卡拉·梅维乌斯的身躯。他用力地划着。一个巨浪接一个巨浪地滚来,企图噬啮了这个男人。他艰难地躲着他们。终于,在一个掀得很高的巨浪中,小木船被重重地打翻了。

与此同时,一声惨叫从已经很远的海边传来,象被风撕裂了那样传来。

责任编辑：陈　刚
封面设计：徐勤良

大薮春彦作品集



ISBN 7-5387-1160-0
9 787538 711608 >

ISBN7-5387-1160-0/I.1147
定价：10.80元